

朝霞

ZHAO XIA



4

1974

朝霞

目 录

· 报告文学 ·

- 浦江岸畔的战歌·····周林发 (3)
——上海市群众歌咏大会“自力更生”专场侧记
- 灿烂的画卷·····姚 真 (41)
——《户县农民画展》巡礼

· 小 说 ·

- 一篇揭矛盾的报告·····崔洪瑞 (8)
- 野营途中·····吕兴臣 (18)
- 潜力·····俞云泉 (74)
- 海滨新一代(革命故事)·····金山县金卫公社八二大队创作组 (48)
- 李鸿章出洋(故事新编)·····史 经 (55)

· 诗 ·

诗评论

- 诗如惊雷卷涛声·····瑞甫 晏晨 (38)
——喜读诗报告《西沙之战》
- 碧海红心谱凯歌·····东海舰队 王家林 (70)

1
鲁光 1974年6月4日购于昌



万里狂飙落九天……………陈祖言 (62)

——赞革命大字报

一路凯歌震云霄(歌词小辑)… 张鸿喜 严祥炫 孙明义 (46)
史俊 烁 渊 郑成义

女车工……………黄世益 (69)

春雷……………陈安安 (69)

报春花……………王亚法 (69)

· 独 幕 剧 ·

抗寒的种子(征文选刊)……复旦大学文艺宣传队集体创作 (26)

· 评 论 ·

必须批判“无冲突论”……………赵晨晖 (71)

苏修文学批判

“我们赶走了希特勒，

我们也一定赶走勃列日涅夫!”……………徐继先 (64)

——评《勃兰登堡门旁》

附：苏修中篇小说《勃兰登堡门旁》故事梗概…………… (67)

继续普及 努力提高……………金山县文化馆 (52)

——革命故事创作漫谈



浦江岸畔的战歌

——上海市群众歌咏大会“自力更生”专场侧记

周林发

春风浩荡，柳枝吐翠的春夜，浦江两岸是如此喧腾！从工厂到农村，从机关到学校，处处烈火熊熊，战歌阵阵。广大工农兵群众正在批林批孔战场上勇猛冲杀。这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响彻了战斗的号角，震撼着斗争的旋律。

现在，让我们跨进上海人民杂技场，感受一下这强烈的战斗生活的气息吧！这里，一九七四年上海市群众歌咏大会正在庄严的《东方红》歌声中开始。“我们都是战士，舞台也是战场！”近二千名来自不同生产岗位的工人怀着火热的激情，高唱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赞歌，跨上了这歌咏大会的舞台。

他们中间有码头工人方海珍的同伴，有钢铁英雄赵四海的战友，有移山填海的建筑工人，有劈风斩浪的革命海员，有手握方向盘的交运战士，有制造万匹机的机电工人，为数最多的是在七十年代第一个春天，打响造船工业翻身仗的闯将们。

“不怕狂风卷大江，不怕暴雨扑海港，造船台是斗争台，斗风斗雨斗豺狼……”歌

声象惊天的春雷，歌声象动地的战鼓。激情澎湃，气壮山河。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欢迎造船工人“来一个！”“再来一个！”这来自孕育中国第一代造船工人的船台的歌声是多么动人心弦呵！

涛声阵阵，浪花簇簇，月色下波光闪闪的浦江也在为造船工人战斗的歌声喝采。呵，奔腾的浦江为何如此激动？是不是造船工人那排山倒海的歌声震动了你的心弦？是不是造船台上那风起云涌的斗争正在你胸中翻滚？……

回溯到一八六五年，大洋奴李鸿章打着“求富”、“自强”的旗号，耗费大量民脂民膏在江边开设了中国第一个船厂——江南制造总局。然而，在这伙以置购洋机器，信奉洋本本，广请“洋匠”为办厂“精义”的洋奴手里，船台上怎么会造出争气船！一八六八年，当这座船台上用“洋货”拼凑成第一艘轮船的时候，洋奴们曾大吹大擂：“中国自强或基于此！”曾几何时，那一艘艘破舰烂船完全葬身于汪洋大海之中。

此后，改朝换代，招牌换记，可是反动统治阶级走着崇洋媚外的老路，江南制造

局又变成了洋船修配所！洋人们在江畔铺起了几个破烂的船排，用中国造船工人的血汗养肥自己，中国的造船工业一蹶不振。虽然五十多年前江边曾出现过一家由中国资本家私人开设的“大中华机器造船厂”，可是那小得可怜的船台上又何曾自己造过一条船！

可是，就在那血雨腥风的年代，就在那浸透血泪的船台上，浦江呵，你却亲眼看到了祖国造船事业的希望。这希望就是造船工人天塌能顶、地陷能撑的脊梁！这希望就是造船工人鞭抽不断、刀砍不折的铮铮铁骨！造船台上那一次又一次如火如荼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使那些吸血的洋人胆战心惊，使那些爬行的洋奴丧魂落魄。

一唱雄鸡天下白，经历多少次斗争风暴，船台终于回到造船工人手中。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下，造船工人终于掌握了船台的命运。造船台上响起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凯歌，一艘艘争气舰船争相下水，在滔滔浦江上欢叫奔驰！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日，造船工人最难忘的时刻来到啦！汽笛欢唱浪花笑，浩荡春风报喜来，伟大领袖毛主席，穿风踏浪登船台，为造船工人指方向！呵，造船工业辉煌的前景展现在人们面前，亲切的教导扎根在人们心田！黄浦江呵，你可曾听见蕴藏在造船工人胸中的钢铁誓言：毛主席呵，我们最听您的话，一定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造大船，为铺筑海上铁路作出新贡献。

大跃进浪潮汹涌澎湃，就在毛主席视察过的船台上诞生了祖国第一艘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万吨级远洋货轮“东风号”。百年老厂奏凯歌，东风吹遍浦江边。沪东船厂、上海船厂、中华船厂的船台上，一艘艘利用国产原材料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三千吨、五千吨沿海客货轮飞奔下水，欢乐的浪花簇拥着多少国产新船。

正在工人们意气风发的时刻，那个鼓吹“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崇洋谬论的卖国贼刘少奇偷偷地溜进江南船厂，妄图砍掉船台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大旗。一时船台上阴风四起，毒雾迷漫。一些满脑袋崇洋复古思想的家伙，把刘少奇的黑话奉为圣旨，重弹起“造不如买”的滥调。对国产新船横加指责，迫使“东风号”下马停产，使船台上出现大船台造“小鸭子”，大船坞放小驳子的怪现象。这些家伙想用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取代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方针，无疑是白日作梦！正是在国际上帝修反掀起反华恶浪的时刻，江南船厂、沪东船厂在全市工人阶级的支持下，造出了八千八百匹大马力柴油机，撕破了大马力船用主机依靠外国进口的老皇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东风”远航，“朝阳”出海，造船台上燃起埋葬洋奴哲学、粉碎爬行主义的革命大批判烈火。在七十年代第一个春天，打响了造船工业翻身仗……

奔腾的浦江呵，历史的见证人。你最明白造船工人的战斗歌声怎样产生，也最明白造船工人的战歌何以这样自豪，这样奔放！

“造船工人英雄汉，斗风斗浪斗狂澜”。此刻，上海人民杂技场那圆柱形的剧场里，上海船厂的歌手们正在放声高唱“小船台上大会战，自力更生造大船”。在这近百名身穿白帆布工作服的行列中，有一位身材壮实，肤色棕黑，嗓门特别洪亮的歌手，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是那么坚毅自信，那又粗又黑的浓眉正随着音乐的节奏飞扬。这位歌手正是在大打造船工业翻身仗中立下汗马功劳，闻名全行业的“土专家”老张师傅。

那是党的九大召开的喜讯传遍祖国城

乡的时候。老张和战友们提出“造出万吨轮，装上万匹机。远航亚非拉，气死帝修反！”的战斗口号。这使那些头脑里只有洋框框、洋本本的人惊慌起来：三千吨船台造万吨轮，世界造船史上哪有先例？老张和战友们说：“一颗红心两只手，自力更生样样有，正因为外国没有先例，我们偏要创造这个奇迹！”有人问道：“造万吨轮没有洋设备怎么行？”老张听后毫不犹豫地答道：“我们有的是土办法！”

当然，建造万吨轮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且不说船台怎样改造，主机怎么上马，单是弯制万吨轮上那八百多根肋骨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按照原有设备——一只三米半直径的土煤炉，要把八百多根几十毫米厚的角钢、工字钢弯成肋骨，就需要半年时间！如果等进口洋设备，那不知要等到哪年哪月。怎么办？老张的回答很简单：“不当伸手派，不吃现成饭，土法上马，干！”

新春佳节，人们也许正和亲友欢聚。可是老张这个抡大锤的火工师傅正和战友们冒着凛冽的朔风，当搬运工，做泥水匠，自己动手砌八米直径的土油炉！真是土办法，办法无穷！土油炉一上马就为建造万吨轮立了一大功。那些强头倔脑的角钢、工字钢经过八、九百度高温的土油炉一烧，在老张师傅的大锤下竟是那样地听话，要曲就曲，要直就直。而老张和他的战友们在这八、九百度高温的炉旁，帆布工作服被汗水湿透了，绞一把再干；嗓门被高温烤得冒烟了，灌几碗凉茶再干。就这样，他们仅用两个星期就完成了八百多根肋骨的弯制任务。在万吨远洋货轮“风雷号”上参观过的同志，你们仔细地看一看吧！那每一根经过惊涛骇浪考验的肋骨上都在闪耀着自力更生的光芒啊！

“土法金不换，厂穷志不穷，甘洒千吨

汗，托起万吨轮！”船厂工人的革命胸怀真是比大海还要宽广。“风雷号”刚下水，老张和战友们又在土办法上做起文章来：那台在大跃进浪潮中搞起来的土压力机，不是有人觉得刺眼吗？好，老张和战士们就为它平反！在这台土压力机上进行肋骨冷弯！他们到处寻找废旧材料，自己动手试制肋骨冷弯机，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外国人把油压式肋骨冷弯机吹得神乎其神。其实有什么了不起，我们自己设计自己造，就是要争这口气！老张和战友们组织了三结合设计试制小组。这下厂里有人皱眉头了：土法上马是迫不得已，进口设备才能解决根本问题。“这是什么屁话！你们眼里为啥只有外国洋人，没有中国工人！”老张和战友们对这股崇洋的邪风进行了猛烈回击。

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今天，老张正是带着这股战斗激情来纵情歌唱的。为啥这个进厂十六、七年从未登过台的歌手，神色那么激动，歌声那么感人？不仅因为唱的是战斗的歌，更因为唱歌的是战斗的闯将啊！

舞台上下，掌声、歌声汇成一片。从工人们的心坎上迸发出这战斗的歌声，这战斗的歌声又激动着工人们的心！此刻，最激动的要算正在剧场外等候演出的四八〇五厂老工人号子队了！

这些年过半百、两鬓如霜的老工人，是船台上的起重工。几十年来，他们唱着号子踏上船台，唱着号子同资本家和洋奴买办进行斗争，唱着号子迎来船厂的黎明，唱着号子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的号子，时代色彩最鲜明。今天，他们即将跨进剧场，用战斗的号子向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开火。这可不是一般的歌曲演唱，这是他们在向党、向人民倾吐心声！——

几年之前，四八〇五厂新建了一个采用横向滑道的船排。有位技术“权威”抄来一条苏修的“先进经验”：舰艇无论大小，落潮才能上排。号子队老工人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和反复研究，提出要打破“落潮上排，听潮由命”的洋框框。那位技术“权威”先是大念“洋经”，可是吓不住这些老工人，于是便说：“涨潮上排，从无先例，此项革新关系重大，三年之后再作处理。”号子队老工人硬是不理这一套，他们很快就搞成了“涨潮上排”这项革新，那位技术“权威”看得目瞪口呆。号子队老工人指着他的鼻子责问道：“你为啥把镣铐当项链，往我们工人脖子上套?!”

为啥把镣铐当项链往工人脖子上套?! 这话质问得多么有力! 这真是对于那些崇洋成癖、膝骨发软的人当头一棒! 更发人深思的是，十年之前，老工人号子队也参加过市里举办的一次群众歌咏大会。临上场演出之前，有位“音乐专家”对他们说：“唱解放前与洋老板斗争的号子时，要把头低下来，腰弯下来。”号子队的老工人问他为啥，他说：“那才符合历史的真实。”号子队的老工人愤怒地反驳道：“我们造船工人从来没有这个习惯! 只有脊梁骨有毛病的人，才会在洋老板面前低头哈腰!”可见在那些“权威”、“专家”中间崇洋的还是大有人在!

老工人号子队想到这些斗争怎能不激动啊! 到他们上场的时候了，你看，这些饱经沧桑的老工人，一个个昂首挺胸，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进了剧场，如果单看背影，那壮实的身板，那有力的步伐，人们一定以为是一队开赴前线的年轻战士呐!

剧场里，沪东船厂的年轻歌手们演唱《我为祖国造大船》已近尾声。几个青年工人摆出一组威武的造型。他们那粗壮的胳膊，高高地托起二万五千吨货轮“郑州号”

的模型，这集体的亮相，赢得一片热烈的掌声!

怎能不由衷地赞美呢?

在奋战“郑州号”的日日夜夜，他们付出过多少汗水，付出过多么辛勤的劳动啊! 在奋战“郑州号”时登过船台的人，见了他们的亮相，马上就会想起“郑州号”尾部船体合拢时的战斗情景来!

船尾一〇一船体分段，线型曲度特别大，结构极其复杂。是由七十吨重的浇钢尾柱、一百吨重的厚钢板拼接而成。合拢在十一月底，那时正值寒流南下，气温骤降。八级大风狂吼怒号，江水溅上船台立刻结起薄冰。严峻的考验，首先摆在起重吊装组的同志们面前：吊还是不吊? 他们的回答是：“干! 自力更生造大船，为祖国争光，就要敢于担风险!” 他们打破刮风、下雨、下雪三不吊的洋框框，与狂风严寒战斗了五个小时，终于降服了这个“庞然大物”，把一〇一分段吊上了船台! 脚手组的同志毫不迟疑，跳上三轮车，被高架吊车提上半空安装脚手架。突然，一阵卷地狂风，把三轮车吹得象秋千那样在空中飘荡，船台上战友们的心顿时紧缩起来：“太危险了，快下来吧!” 不! 三轮车上的同志挺起腰板立下誓言：自力更生造大船，为祖国争光，粉身碎骨也心甘! 他们迎着狂风，在剧烈摇晃的三轮车上装好了脚手架。合拢完毕，电焊工人举着焊枪，拖着皮带冲上来了。十多名电焊工人分好几层同时焊接，霎时间只见“郑州号”尾部一层焊花一层人，前后上下好几层，人们在焊花中奋战，焊花在人们头上飞舞。焊花灼伤了皮肤，他们毫不在意，火星掉进了脖颈，他们付之一笑。焊工们心里想的是：自力更生造大船，为祖国争光，越是艰险越向前……

这一切难道是外国造船台上所能看到、所能听到的吗? 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的革命精神，难道是懦夫懒汉们所能想象的吗？那些整天叫着“机器要进口，船是外国好”，甚至对国产巨轮的船名都要挑剔的先生们，请听听造船工人这嘹亮的歌声，请看看造船台上那火热的战斗吧！你们在洋人面前为什么自惭形秽，无地自容呢？请直起你们弯曲的腰干，抬起你们那低垂的脑袋，看看这艘国产巨轮的英姿吧！它会告诉你们，造船工人那宽阔的胸怀里装的是什么，祖国造船工业的明天将是多么辉煌！

这是上海城的一个普通的夜晚。上海之夜，是不平静的。当造船工人们在人民杂技场里引吭高歌的时候，除了那些奋战在各工作岗位上的人们，还有多少人正围在电视机旁观看这个歌咏大会啊！他们被歌声所激动，他们被歌声所鼓舞。那一个个欢腾的场面，在这篇几千字的报告文学里怎么写得完呢？现在，我只能给读者同志们介绍其中的一个场面——在波光闪闪的黄浦江上，有一艘从大洋彼岸墨西哥的港湾，刚回到祖国的国产远洋货轮“岳阳”号。此刻，远航归来的海员们正围聚在电视机旁，观看这个歌咏大会的实况转播。他们的心呵，真象辽阔的海面，在翻卷着波浪。

五个月，整整五个月了。五个月前，他们驾着国产巨轮离开了祖国的港湾，在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上为架设友谊的金桥而劈风斩浪。现在，他们战胜了太平洋的风暴，驾着国产巨轮远航归来了！电视屏幕上，船厂工人兄弟在放声歌唱《自力更生造船好》。这歌声使他们回忆起了多少次难忘的航程。他们仿佛又听到了朝鲜、阿尔巴尼亚战友的祝贺，日本朋友的称赞，黑人兄弟的感叹……

他们眼前不约而同地又展现了那感人的一幕——那是在伦敦港，一群外国朋友和侨胞赶来码头举着花束向新中国海员祝贺。在这欢乐的人群中，一位年逾花甲、双目失明、当了一辈子海员的老侨胞，伸出颤抖的胳膊，用发抖的声音请求海员们让他上船摸一摸这艘祖国自己建造的远洋巨轮。

海员们含着激动的泪花把他扶上国产巨轮，向他热情地介绍这艘巨轮的诞生过程。新中国海员们自豪的声音，使这位在外国船上受尽欺凌的老侨胞的脸上现出少有的欢乐的神态。

突然，这位老侨胞俯下身来，用双手不断地抚摸着甲板，一串晶莹的泪珠，滚下了他布满皱纹的脸颊……

老侨胞的神情使海员们的心久久不能平静！这位跑遍海角天涯的老海员为何这样激动？因为他终于等到了，不，摸到了国产的万吨巨轮。这是多么长中国人民的志气的大喜事啊！是的，一艘国产巨轮的经济价值是可以计算的，但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政治威力却是无法估量的……

“咣！咣！咣！……”余音袅袅的海关钟声在黄浦江畔的春夜里鸣响。近两千名歌手伴着钟声从上海人民杂技场，奔向各自的战斗岗位。作为一次群众歌咏大会已经结束了。然而，歌手们的嘴里还在唱，歌手们的心底还在唱。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赞歌，是永远唱不完的！

春天总是冲破凛冽的寒风来临，革命总是迎着斗争的风暴挺进。让我们高唱这支迎春的战歌，彻底砸碎崇洋媚外这具长期禁锢人们革命思想的精神枷锁，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



一篇揭矛盾的报告

崔洪瑞

全工业局的现场会议，在长江灯泡厂的食堂里召开。来自上级机关和各兄弟厂的代表人数，已大大超过了会场的容量。不少人只好坐在食堂外面的天井里，连天井两边上楼的扶梯上，也一级一级坐满了人。大会开得很热烈。

此刻，站在讲台前的是长江厂的第一把手，全公司闻名的“女闯将”——任树英。她三十出头，穿一件半新的藏青布衫，桔红色的衬衫领子翻在外面，显得清清爽爽。会场上临时吊起的几只雪亮的碘钨灯照着她开朗、端正的面庞。她一手握话筒，一手搁在讲台上，两眼安详地扫视会场。到会的人都热切地等着听她介绍生产显像管的斗争事迹。可她，面前连发言稿都没放一张。这一点，长江厂的工人最有数：任树英说生产显像管的事还要发言稿吗？那才好笑呢。你听，她开始发言了。

同志们：

去年，我们生产的显像管比原定计划翻了一番，成本下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大

家说：不容易。是啊，搞社会主义哪能没有困难！就这样，我们还差点儿被逼得下马。提起这件事，我们心里就有气。今天，我别的不说，就专门揭一揭这个矛盾！

别看我们厂小，总共才百十个人，自从接下了显像管任务，我们感到真好象中国电视工业的担子就放在自己肩膀上，大家憋着一口气，下狠心要干出一番事业来。去年九月，我们的新、老产品都提前一季度完成了全年计划。显像管还大大超产。这一超产，就出了问题。有人说好！公司系统生产电视机的东风厂送来了感谢信。由于我们显像管超产，他们电视机也超产了。也有人说糟！公司生产组的简报上登了一条：“长江灯泡厂无计划生产，造成财务上开‘红灯’。”所谓“红灯”，就是指亏空。因为当时我们的显像管成本较高，做一只只要亏损不少钱。原先是靠老产品的利润补这个亏损的，可这一回，新产品超产，“以老养新”不够了。我们自己心里那滋味，就象吃了杨梅，甜丝丝，酸溜溜。怎么办？大家并没有灰心丧气，全厂职工一分析：要把显像管

生产搞上去，就得先降低成本，要降低成本，就要大干。大家纷纷提建议，想措施，热气腾腾地写了一份决心书。

可是，问题没这么简单。过了国庆节，公司召集生产组长开会，全公司九十九家厂，去了一百人，我是第一百个。公司生产组长胡政民亲自打来电话，指定我要和厂生产组长阿宽师傅一起去。我知道，开了“红灯”，少不了挨批。批就批吧，干革命还怕批评吗？重要的是今后怎么干。

胡政民快五十岁了，是我的老上级。我们俩原在同一家大厂工作，我进厂时，他是厂长，后来他调到了公司，我调到了长江厂。去年九月，他正好刚出国回来不久。

公司生产组办公室里，胡政民穿着整洁的中山装，戴了顶黑呢帽，坐在一把转椅上抽烟。办公桌上，有只奇形怪状的玻璃烟缸。见了我们，他递给阿宽师傅一支烟，头朝旁边一偏，皱起眉毛说：“唔，真糟糕……”随手弹了弹烟灰——奇怪的是，烟灰没有弹到烟缸里，而是弹到一只破的搪瓷盆子里。“……树英，我不在家，你们怎么开‘红灯’了？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抓生产不能光凭热情呀，四季度可要好好补一补。”

我说：“我们准备进一步扩大显像管生产，狠抓成本下降。”

“怎么，你们还要搞？”老胡皱起的眉毛猛地散开，“吱”地一声，那把转椅朝我们转过来。他吃惊地看看我，又看看阿宽师傅。

阿宽师傅自在地吐出一口烟说：“骨头哪能这么软？”

我们的阿宽师傅是很有意思的，别看他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想半天才说一句话，可他肚里比谁都清楚，说出话来真是稳、准，有时还挺狠的呢。

胡政民听了这话，慢慢把椅子转了回去，没吭声。看得出，他心里老大不高兴。

阿宽师傅笑眯眯地，“笃，笃”，朝那只

怪烟缸里弹了两记烟灰——这一下，却好象把灰弹到老胡眼睛里去了似地，他突然不愉快地眯起双眼，摇了摇头，对我们挥挥手说：“走，还是到会议室去吧。”

走出办公室时，我一回头，看见胡政民很爱惜地捧着那只烟缸，又是嘴吹，又用手帕揩。我心里想，那是个啥宝贝呢，我懊恼刚才没细细瞧瞧。

开会时，胡政民故意叫几个厂着重从利润的角度汇报了三季度的生产。然后，他显得特别郑重地说：“我们工厂的干部都要成为实干家。在国外，工厂没有利润就得关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也需要积累更多的利润。”说到这里，他头一偏，眼光落到我和阿宽师傅身上，“长江灯泡厂，谈谈你们的形势吧。”

好象是下了一道命令，大家的眼光一齐向我们投来。

“开‘红灯’了。”

“‘小妹妹’开‘红灯’了。”

人们悄悄地议论。

由于我们厂小，我年纪轻，大家平时常开玩笑地称我们是“小妹妹”厂。

我站起来，拍拍衣裳，不慌不忙地说：“在各位老大哥厂面前，我们厂干得不理想，在第三季度，虽然我们按质按量完成了全年计划……”

“任树英同志，”胡政民用力一挥手，打断了我的话，“要讲本质的东西。”

胡政民居然称我“任树英同志”了，这说明他要跟我“公事公办”。我知道他说的“本质”是啥，不管！我有我的看法。我说：“要讲本质嘛，我们学习了党的十大文件，全厂拧成一股绳，决心在四季度继续大搞显像管，在大干中把成本降下来，用新的成绩打击帝修反。”

“为什么回避利润呢？不要文过饰非了。你们财务上开了‘红灯’，工人一个月

的劳动白花。这是严重的生产事故！公司要求你们好好检查，订出措施，四季度利润一定要上去！”胡政民俨然是在下命令。

“对，我们是开了‘红灯’。公司简报上不都写了吗？我们生产显像管，上马不久，经验不足，成品率不够理想，增加了成本，这是我们前进道路上出现的困难。但是，你说工人的劳动白花了，这太冤枉。我们生产的大批显像管都会装进国产的电视机，出现在百货公司的橱窗里，出现在工人文化宫、农村文化站。怎么说是劳动白花了呢？至于措施，我们已经订好了。”这时，阿宽师傅早已把群众的决心书递给了我，我面向大家，“哗”地抖开了。

各兄弟厂的同志都踊跃地围上来观看，东风厂的生产组长高兴地向我伸出手来：“好啊！你们长江厂做出多少只显像管，我们就保证出多少架电视机。”

“行，一言为定。只怕你们吃不消呢。”我激动地握着他的手说。

“不过，”我又转向光明玻璃厂的生产组长老赵，“老赵同志，你可得当好我们的坚强后盾。”“没问题，要多少，给多少。”老赵笃笃定定回答，“而且我们的成本也要降低。”“那真太好了！”我说，“光明玻璃厂的玻壳，是我们生产管子的重要原料啊。”

这时，坐在一旁的胡政民却冒火了。他用一本工作手册敲着桌子，“任树英同志，公司不能再让你这样干！”

“为什么？”我反问。

“我请你考虑生产计划的严肃性。四季度显像管一只也不许做！”这几句话就象劈头向我浇来一盆冷水，我呆住了。

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们工人群众的一张火热的决心书竟招来他这么几句冰冷的话。为了发展祖国的电视工业，我们长江厂的工人不怕爆炸，不怕挫折，失败了再来；没设备自己造，没资料自己试。在战斗的紧

要关头，多少人十二小时、二十四小时地连着干。累了，倒在椅子上睡睡，一醒，马上又投入战斗。我们为了什么呢？我曾到电视台当过两年工宣队员，看到电视台还用着一些进口设备，我心里就难过。有一些人也许看惯了，可我们是工人，是毛主席领导翻了身的工人啊！在电视台时，我常常绞着两手想心思：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靠了我们工人阶级的一双手，上天入地的东西都搞出来了，什么事还办不到呢？从工宣队回来，正好厂里大打电视工业翻身仗。我们都拚上命干。我们要为毛主席争气啊！现在竟有人不让我们搞显像管了，说这话的居然还是我们的领导，这怎么行！这个道理到哪儿也说不通！我说：“胡政民同志，你撤我的职，开我的批判会，都可以。要我们不生产显像管，我不敢答应。从你调动工作后，你好久不到我们厂来了，我希望你放下架子，到我们厂走走，看看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吧！”

“积极性？现在哪个厂的工人没有积极性？文化大革命，也不能搞得一点规矩都没有！你年纪轻，又是女同志，生产上出些问题也不多怪你。但你不能乱来，得听话。当领导的要善于引导，尽快地让生产恢复正常秩序。”

什么“规矩”，什么“正常秩序”，工人参加企业管理就没“规矩”？超过了生产计划就是乱了“正常秩序”？我这个人，脾气不算坏，你有理，骂我一顿，打我一顿都不要紧。可谁要是瞧不起工人，说文化大革命不好，我就受不了！我当时来不及细想，就冲上去一句：“文化大革命多年了，难道你还要搞‘天下第一科’？！”

这句话在会场里真象爆炸了一只显像管，人们哄哄地议论开了。几十道眼光在房间里交错，从我的脸上，又转到胡政民脸上。平时被称为“大象屁股——推不动”的

胡政民，脸色陡然变了。变红，变白。

啥道理？这里有个“典故”。文化大革命前，胡政民当厂长时在厂里搞了个一百人的工艺科，专门管、卡工人。我那时还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小姑娘，看了心里又好气又好笑，就用张白纸写了“天下第一科”五个大字朝工艺科门上一贴。工人们看了都笑煞了。为这事，胡政民把我叫到厂长室，一张纸头一支笔放在我面前，要我检查。我咬住嘴唇不肯，他没办法，就扣掉我一个季度的奖金。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工人革命造反派把这“天下第一科”给封掉了，工人参加管工艺。现在这句话揭了胡政民的“疮疤”，他沉默了会儿，终于阴沉沉地说：“你是新干部，我管不了啦。阿宽师傅，你们看着办吧。”

阿宽师傅说：“我们知道该怎么办的。”

这个会开得不欢而散。胡政民那张阴沉沉的脸象块石头压在我心上。我想，也许不该戳人家“疮疤”吧？可是，不说怎么行呢？斗争摆在面前，回避不了啊！

回到家里，我那刚学走路的女儿小缨扑过来抱着我的腿，仰着嘻笑的脸嚷着：“妈妈，我要看电视，要看毛主席！”这孩子，我带她到工人文化宫看过一次彩色电视，她就老记着。“妈妈做电视机，我大了也要做电视机。”孩子一个劲缠着我。她哪儿知道妈做电视机有多少犯难呀？我们长江厂生产显像管不也象这刚学走路的孩子一样，不怕摔跤，在摔跤中成长吗？我们需要的是热情的鞭策，有力的支持。可是，公司里个别人却想扼杀我们。是的，我说得一点不过分，就是扼杀。我把孩子紧紧抱起来，心里象火烧一样。

这天晚上，我心里烦极了。炒菜，忘了放盐；踏缝纫机，老是断线。我干脆啥也不做了，坐下来，又一次学习了党的十大通过的新党章。我下定决心要坚持斗争。

第二天一上班，工人群众围着我问：“四季度怎么干？”

“公司对我们一定支持吧？”

我说：“先别管它。我们再仔细想想，我们这样搞，是不是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毛主席号召我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我们凭工人阶级一双手，大打电视工业翻身仗，有什么不对？”老师傅们说。

“树英姐，你真是多问的！快说吧，公司支持不支持？”姑娘们挽着我的膀子直嚷。

我听了心里热呼呼，浑身是力量。我拉着两个姑娘的手说：“既然路线是对的，是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我们就干，干到底，不回头！”

“干到底，不回头！”大家一道喊。

阿宽师傅摸着胡子笑了，他说：“树英，谁要说回头，我阿宽老头就糊他的大字报。”

我说：“我要是成了绊脚石，你们就搬掉我。”大家都笑了。是的，我们走在社会主义大路上，向着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前进。回头？回头就是搞资本主义！

正高兴，忽然光明玻璃厂的生产组长老赵来了只电话，说他们四季度不能为我们生产玻壳了。真怪，昨天跟他说得好好的，怎么过了一夜就变卦了！我在电话里说：“老赵，你真辣手，关键时刻你来这一手，这是存心卡我们呀！”老赵说：“哪里！公司老胡跟我们明确说了：‘显像管不扩大外协作。’我说任树英同志，你就别跟老胡扭了。不做‘大饼’做‘油条’，反正都是建设社会主义嘛。”

“你还是关心关心我们厂，关心关心我国的电视工业吧。难道你不知道国家多么需要显像管？”我有点焦急了。

老赵停了一停，说：“讲实话吧，供应你

们一点玻壳，完全没问题。只要公司老胡说一句：‘在你厂生产许可范围内，适当帮长江厂一点忙。’只要这一句话，我们马上给你们送玻壳。”

同志们，你们看，一句话就想卡死一个厂，不知这权力是谁给的？我挂上电话，马上骑着自行车往公司赶，我要去找胡政民辩论，他凭什么这样卡我们？那天刮的是西北风，凉飕飕的。我虽只穿了件绒线衫，还是感到脸上发热，风吹上来，一点也不觉得冷，那怕是三九、四九的寒风，也压不住心头的火气。

这一天，公司生产组其他干部都下厂劳动去了，只有胡政民一人坐在办公室里写东西。



我站在他面前说：“胡政民同志，我想不通。”他似听非听，头也不抬，继续埋头写。

我随手拿起桌上的一支铅笔，“笃笃笃”地敲着桌子责问他：“你说，我们生产显像管，到底犯了哪条法？”

胡政民还是不抬头，但总算开口了：“我们公司又不是电视工业公司。市场上没有电视机，是不会找我们公司的，也不会找你们长江厂的。”

“能为发展祖国电视工业出力，我们感到光荣。”我有点激动地说。

“你呀，才当了几天干部，管了百十个人，就神气得……告诉你，国家不靠你们这种厂。目前只是过渡过渡。”胡政民抬起头来了，他眼里流露出一股很轻视人的神气。我知道，对长江厂，他根本就瞧不起。瞧不起不要紧，我们干个样子给你瞧。可是你不能扼杀我们。我说：“我有啥好神气的，还不是一头靠领导，一头靠群众。你说不出我们生产显像管犯了哪条法，你就得支持。”

胡政民皱皱眉头，说：“当初你们开始试制，我也没有反对嘛！可事实证明，你们搞不好。你知道国外显像管是怎样生产的吗？别说显像管，就拿这只烟缸来说吧，多别致！”他的眼睛向桌上的那只怪烟缸瞄了瞄，“这是一个外国厂长送给我的，我们在那个厂参观了一整天，那才叫现代化呢！”他得意洋洋地说了一通，看看我的神色不大对，才一下子煞住了。顿了顿，又说：“如果上级一定要我们搞，也得另找出路！你不听我的话，一意孤行，那你就搞去吧。有啥支持不支持的！”

“你想通过拦断我们的外协作来扼杀我们，现在你又想用什么的烟缸来吓唬我们，你想想，你的立场究竟站到哪里了？”“卜”的一声，我把手上的铅笔头给揪

断了。

他呆了半天，说：“你……我一心为了你好，想不到你对我意见这么大！”他恼羞成怒了，“作为一个支部书记，你竟带头不按计划生产，只图做新产品，利润也不要了。你就是这样当干部的！回去好好想想，再这样干，我要提交公司党委讨论。”说完，他把转椅一推，丢下我就走了。

我一个人留在办公室，心就象打鼓似地跳。我想，平时开会，胡政民他也说要政治挂帅，要抓批林整风，抓革命，促生产。可现在，群众的积极性越来越高，他却大泼冷水，这是为啥？我知道，胡政民的意思是叫我回去对群众讲：“显像管少做点。”甚至说：“不要做了。”我怎么讲得出这种话！我没有这个权利。工人生产不是为我，也不是为他胡政民。国家要打电视工业翻身仗，胡政民他却只要利润；毛主席号召我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胡政民却说不靠你们这种厂，要另找出路。向哪儿另找出路呢？我突然发现，他桌上那只玻璃烟缸原来是只“蜗牛”。褐色的蜗牛壳下伸出灰色的脑袋，难看死了！胡政民竟然从外国老板手里接受这种“礼物”，还视如珍宝，而且还甘心象蜗牛一样跟着洋人爬行，真是奇耻大辱！我算是想通了。我拿起笔写了张条子，把那只“蜗牛”肚皮朝上翻过来，压在条子上。我写的是：

老胡老胡抬起头，
不要甘心做“蜗牛”。
中国工人志气大，
自力更生争上游。
双手造出“争气管”，
气死美帝与苏修！

任树英

写完，我又加了一句：“同志：这是两条

路线的斗争！”

同志们：胡政民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听到“路线斗争”就不舒服。我这样写倒不是吓唬他，事实是这样。毛主席说：“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我决心跟胡政民斗争到底。我不怕！我靠了啥？靠了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定信念，靠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靠了我们厂百十个被胡政民瞧不起的工人群众的火热的心。我大不了“乌纱帽”不要了，戴了“乌纱帽”不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还要它干啥！即使丢了“乌纱帽”，我仍然要和大家在一起搞显像管。只要我任树英还在长江厂，还有一口气，我就要听毛主席的话，就要走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大路上，为大打电视工业翻身仗奋斗到底！

同志们：我真从心里感谢我们厂的工人群众，他们真是把心都掏给社会主义了。大家一听公司有人不支持，就试探地问我：“你是我们的当家人，你说怎么办？”我说：“很简单，两横一竖——干！”

大家“哗”地欢呼起来：

“树英，你领头干，我们跟你在一起！”

“树英，就是要反这个潮流。检讨我们跟你一起检讨。”

多动人的场面！我感动得眼眶都湿了。

可是，没有玻壳怎么办？说出来同志们也许要笑，我们组织了一个干部、群众代表团，写了一份大红的求援信，开着卡车，敲锣打鼓到光明玻璃厂“访问”去了。我们宣传党的十大路线，宣传中国工人阶级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传统，宣传广大工农兵对国产电视机的迫切需要……光明玻璃厂的老赵今天也参加会了。他当时笑着说：“你们真厉害，将了我一军！”我们没办法呀。光明玻璃厂的党支部和群众热情接待了我们，大家一起开座谈会，谈路线，谈文

化大革命在工厂引起的深刻变化，谈社会主义企业的方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工人的心串在一起，大家越谈越热络。老赵说：“那就干起来，对于老胡，暂时不要理睬他。”我说：“给他报个讯也好嘛，反正我们两相情愿搞协作，保证全面完成国家计划。”这一来，倒是将了胡政民一军，他背后说我是四处“煽风点火”。煽社会主义风，点革命的火，有何不可！他还说，他和我没什么路线斗争，对我不大热情是有的。对我不热情有啥要紧，我说，他是对社会主义不热情！

有意思的是，没几天，公司来了个通知，调我到马列读书班学习。参加这期读书班的全是各厂的生产组负责人，就是长江厂出格，去了我这个支部书记。

读书班主要学习《哥达纲领批判》，大家联系实际，批判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路线和经济观点。学习，给了我新的战斗力量。这期间，每天晚上我都四处跑，或者回厂，或者到同志们家里去，和阿宽师傅等同志交流学习体会，讨论工作。叫胡政民知道，他又要说我“煽风点火”了。那时候，我胸中实在是鼓荡着一股风，燃着一团火啊！

这次去学习的名单，是胡政民安排的。在公司党委会上，他提出将我调离长江厂，没有通得过，他就趁公司办生产干部读书班时，把我也调去了。我去了没几天，他就赶到我们厂找阿宽师傅。他说：“你我都是搞生产的，同行不说外行话，工厂怎么能没利润呢？长江厂解放以来，从没开过‘红灯’，可你们这回碰了鼻子还不转弯。你是饱经世故的人了，不能看着任树英那么任性。”

阿宽师傅说：“我说我不只是搞生产的，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搞社会主义你好像真有点外行。你为什么不想想，文化大革命前，我们这百十个人的厂能这样大批

生产显像管吗？做梦也不要想！开‘红灯’，我们会解决的。转弯？向修正主义转弯吗？”阿宽师傅说得真好！

“哎，真是有理说不清！”胡政民还自认有理呢。他接着说：“生产显像管是蚀本生意，多做多蚀，少做少蚀，不做不蚀。不做当然不行，国家安排了计划。但是，完成计划以后，再无节制地做下去，就不对了。”

阿宽师傅听了这话心里直冒火，但他还是微笑着说：“老胡，说句不中听的话，你猜：你这话使我想起啥啦？我想起过去学生意时的刁老板。那时我才两只火油箱高，刁老板用自来水管子打我们，逼着我们童工一天除了睡五、六个钟头外，都得手脚不停地为他做小灯泡。他说：‘你们不做，老子靠啥赚钱？多做多赚，少做少赚，不做不赚，谁偷懒，我打断他的骨头！’老胡，你听，这和你说的虽是两码事，但着眼点是一样的：这就是一切围绕在‘赚钱’‘蚀本’这几个字上转，如果我们都从这几个字上考虑问题，那同资本主义有啥不同！老胡，我老头儿也许比得不当吧？”这话，把胡政民气得一转屁股跑了。

读书班结束以后，我回到厂，厂里面貌大变了。很多土设备、技术革新项目都搞起来了，显像管成本在大幅度下降，产、质量直往上跃。我们想，如果公司再拨给我们一点设备，把这旧厂房翻造一下，那生产就不是翻一番的问题，而是要跳几跳。我们长江厂的工人是有雄心大志的，我们要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可是，我们申请设备，胡政民不批；申请翻造厂房，他也不准。他那颗心，就象石头一样梆梆硬，冰冰冷。他说：没有钱。可是，真的没有钱吗？同志们，说起来真叫人心疼啊！

有一次，我在工业展览会碰到一个电视办公室的同志，他告诉我，国家准备向我们公司投资。他说：“这下你们可如猛虎

添翼，要大显身手啦。”可隔了半个月，公司一分钱也没给我们。

事情终于清楚了。一天下午，我正在车间里和同志们一起搞扩大生产用的隧道烘箱，忽然，广播里喊：“任树英同志，到办公室去，有人找你。”

我从烘箱里钻出来，顾不上洗脸，就穿好棉袄，上了楼。一看，胡政民很笃定地在屋里踱方步，桌上放了一只大的黑皮包。

我很高兴，他总算有兴趣到我们厂来看看了。我告诉他，技术革新出潜力，生产显像管我们已经不亏损了。

他不以为然地点点头，拉开皮包，拿出厚厚一叠花花绿绿的外国产品说明书、广告。他象个推销商品的商人似地对我说：“开开眼界吧，这是我出国带回来的。”

我翻了翻，那些古怪的色彩，夸大的宣传，实在使人不舒服。我说：“放着吧，也许有点参考价值。”

“参考？”胡政民足足地吸了一口烟，慢悠悠地把烟头撇灭，一本正经地告诉我：最近上级机关向公司下达了更重的显像管任务，并考虑作些投资。所以他准备打报告要求向国外引进一条流水线。他说：“你们准备干老本行吧，小灯泡生产利润还是不错的。”

“要我们下马？”我脱口问。刚从热烘烘的车间上来的我，这会儿只感到背脊骨发凉。

“如果你们舍不得放下显像管，我可以考虑把进口的流水线放在你们厂。只怕你们这‘小庙’里养不下‘洋菩萨’，你嫩竹子扁担挑不起重担子。”说着他扬起脸打量打量我们的厂房，“当然事情还没决定，我先来打个招呼。不过估计问题不大，外国的那个厂长亲口答应过我，他们乐意提供。”

“就是送你‘蜗牛’烟缸的老板？”我问。

他有点不安地看看我：“你不要意气用

事。这是友谊。”说着他收拾东西就往外走。我看着他挟着皮包走到办公室门口，气得胸口发疼。让这种“友谊”见鬼去吧！我感到站在我面前的已不是胡政民，而是一只面目可憎的“蜗牛”！

“等一等！”我猛地喊住他。

他回过头，抬起手腕看看表说：“快下班了。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

“你坐在这儿！”我两眼死死盯住他，指着办公室里的一张椅子，几乎是命令式地说。

“有话好说嘛。”他不自觉地坐了半个屁股。

我转身向厂门口走去。门房间有只扩音机，可对全厂广播，平时找人，叫电话也靠它。我抓住话筒，向全厂喊话：“同志们，今天下班以后，在食堂开紧急会议……”我一连喊了三遍。喊一遍，就感到身上增添一分力量。我又到车间和阿宽师傅等几个支委交换了意见，才回到楼上办公室。

胡政民在办公室里焦躁不安地走动，见了我，他故作镇静地问：“你们要开会？”

我平静地说：“你先坐下，我向你汇报工作。”这是实话，我们全厂怎样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大搞技术革新，降低产品成本，提高工效……胡政民知道得太少了。他自言自语地说了句：“真糟糕。”无可奈何地坐了下来。

没说几句，下班铃响了。工人们不洗手，不洗脸，有的工作服都没脱，从各个工场间拥到食堂里。我请老胡一起下去，他很光火地问我：“你要干什么？”我说：“请把你的计划跟群众谈一谈。听听大家意见。”

“简直无法无天！”他捏着拳头喊道。“你又想象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搞吗？”

我平静地拍拍衣裳，说：“党的十大文献里不是说了，文化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嘛。你我都是共产党员，都是党的干

部。共产党的干部难道还怕群众吗？”

这时，阿宽师傅也带了几个人一起来请他。没办法，他只得跟我们到会场去了。同志们，就在今天我站的这个地方，胡政民第一次和我厂的群众见面。大家一听公司生产组领导来了，都很安静。

胡政民一连咳嗽了好几声，才说：“同志们……同志们……”他话说不出，汗已急得一头了。“你们这厂房不大通风啊。”说着他又掏出手帕擦汗。“同志们……”他喊第五次了，下面几个小青年已在议论：这位老胡是不是“口吃”。可是胡政民镇静了一下，终于很流利地说了：“同志们，大家在这样的条件下搞显像管很艰苦呀。最近公司打算从国外引进一条先进的显像管流水线，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考虑拨给你们长江厂……”

“这是什么意思？”没等他说完，有人站起来问。“那我们自己搞的这一套呢？”

“就不要啦。同志，要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可不能抱着老黄牛不放。”胡政民显得很轻松地说。

“那我们今天刚搞好的隧道烘箱也不要啦？这可是先进的，能提高工效好几倍呢！”一个姑娘站起来说。

会场里不安静了。忽然一个粗壮的声音问道：“那我们厂门口那两句话还要不要？”这是阿宽师傅。我们厂门口不是写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八个鲜红的大字吗？每逢过年过节，我们都记着把这八个字用红漆细细刷一遍。这八个字，不仅写在厂门口，它刻在我们工人的心上啊！

“对啊，还要不要？！”许多工人一起喊。

“这个……”胡政民答不上了。

“有钱为啥不肯花在发展我们自己的生产能力上呢？”

“这是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

拿洋拐棍压我们小厂啊！”

……………

会场沸腾了。我坐在台上，真想和工人群众一起讨论。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觉悟了的工人更可信赖？还有什么靠山比毛主席领导的革命群众更坚固？我知道群众想些什么，会说些什么，啥也不用我来说，群众说得比我好得多啦！

胡政民有点尴尬了。他回头来看我，意思象是求援。

我站起来，招呼大家安静下来，也招呼胡政民坐下来。我说：“公司胡政民同志平时很忙，难得到我们厂来，今天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汇报一下工作吧。每个小组上来一个代表。”

长江厂的群众说生产显像管是不用准备发言稿的，就象拉家常一样。大家争先恐后地涌了上来，有些同志的发言不免尖锐了一些，这个会实际上开成了个对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大会。大家的情绪沸腾到极点，只有胡政民一个人如坐针毡。

临走，他对我说：“我可算认识你了。”“认识”就“认识”吧，“认识”了又怎么样！会后，我们支委会讨论了一下，给公司党委写了信，我们不排除学习国外先进技术，但坚决反对以引进国外流水线来压制我们。中国工人阶级有志气，有能力，在不远的将来，一定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这件事，公司党委书记到我们厂来了好几次，他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党委里斗争也很激烈。”鼓励我们进一步深入开展批林整风，抓大事，促大干。

同志们，要不是活生生的斗争事实，有些人简直不敢相信还会有胡政民这样的人。现在，通过批林批孔，我们厂的职工更进一步看清了斗争的实质。通过我们的斗争，也更说明了批林批孔斗争的必要性。胡

政民，实际上就是要我们长江厂倒退，可是我们要向他大喝一声：倒退是没有出路的！我们要反复辟，向前进，而每前进一寸都要经过艰苦的斗争。我们深深体会到：舒舒服服，轻轻松松，是干不好社会主义的。革命，不可能风平浪静。在大风大浪中，能不能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一个考验，严峻的考验！考验你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不是真能做到风吹不转向，浪打不回头！

最后，我们厂的群众委托我对胡政民同志说几句话：老胡，为什么你对文化大革命总有点不舒服？对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看不惯？为什么你看不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阳关道，只看见跟着洋人爬行的独木桥？因为你背上压了个修正主义的“蜗牛壳”，听说，最近你把办公桌上的那只“蜗牛壳”拿走了，但光是拿走一件摆设是不行的，重要的是思想。我们为你担心，要帮你甩掉这个“蜗牛壳”。不然，是很危险的。你是想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南辕北辙”，行不通！我们劝你认真

读一点马列的书，毛主席的书，下决心把思想上的修正主义货色铲除。我们还劝你到批林批孔运动的浪潮中来痛痛快快洗个脸，洗个澡。来吧，长江厂的群众欢迎你来！完了。

胡政民，低头坐在天井里的一级楼梯上。人们从侧面只看见他那高高的颧骨，和眼角过多的皱纹。他左手托着脸，右手撑着膝盖，右手指缝里夹着的一支烟自燃了好久了。轰鸣的掌声惊得他猛一抬头，香烟上掉下来长长一截烟灰。

人们热烈地鼓掌。任树英脸上泛着红光，她习惯地甩了甩头发，从讲台前快步走下来，嘻笑着挤到一个姑娘旁边坐下。

掌声越来越响，形成了铿锵而热烈的节奏。这是欢呼，这是祝贺，这是批林批孔的雄壮鼓声！任树英同志，你岂止是代表了长江厂，长江厂的方向，是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啊！

（插图、题图： 施大畏）



野 营 途 中

吕
兴
臣

山吼海啸，风狂雨猛。部队顶风冒雨，经过一个下午急行军，现在已经踩上胶东半岛腰部崎岖的山路。眼下，虽是隆冬季节，但由于气压很低，再加上风拦雨阻，使人感到闷热无力，这给战士们跑路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团参谋长郑喜，脸上滴着雨水，身上闪着光亮。他一身战士打扮，腰带紧扎，挎包、手枪左右斜挂，背包稳稳当当地贴在背上，看上去威武强干，正迈着大步，走在先行连的前头。

王政委和赵团长两人分别走在其他连里。

“往后传：文艺骨干活动起来，开展宣传鼓动工作。”

“往后传：抬脚要快，放脚要慢，防止跌跤。”

“往后传：……”

担任这次野营拉练指挥的参谋长郑喜，针对目前部队遇到的困难，不时地把发现的问题和总结的经验及时传了下来。

部队在夜色中，箭似地前进着，雨水在



战士们身上象小河似地流淌。郑喜走出队列，站在路边上，观察着部队的士气，分析着战士们的情绪。

有的战士发扬友爱精神，一人肩上扛着两支枪；也有的战士宁愿自己淋雨，把雨衣包在枪上……那个做过泥瓦匠的战士孙通走过来了，这个膀宽腰圆的大力士，身上有两个背包两支枪，他腰不弯头不低，大步前进着。郑喜多高兴啊，他心里在说：战士们不仅有打硬仗的决心，而且也确实有打硬仗的行动。

郑喜转过身正要向先行连赶去，团长赵洪走过来了。他一来就问郑喜能不能按时到达202号港口。郑喜向队列一指，说：“团长，你看看每个战士那脸上的表情就知道了。”

郑喜一走，赵团长把警卫员小杜喊了过来：“你打着手电。”赵团长看看手表，再量量地图，压在心上的石头松动了一下，行军速度出乎他意料之外，如果能再加快一些，完成任务就更有把握了。接着他便和身边的小杜谈了起来。

“小杜，你看这次野营拉练怎么样？”

“比去年好。”

“哪一点好？”

“都好。”

“别太笼统，说具体点。”

“好，我说。”小杜象作总结报告似地说：“去年，走大路多，今年，爬山过河走小路；去年，走得多练得少，今年，‘走’、‘练’结合得好，真象打仗一样。就拿着装来说吧，去年部队一上路，‘叮叮咣咣’什么声音都有，今年呢，团长，你听，‘嚓嚓嚓’，步伐多少一致啊，这都是郑参谋长……”

“这些我知道。”团长的声音有些不耐烦。

小杜楞了一下，只好把话收住。

小杜下面要说的话，赵团长心里早有

数了。郑喜从连里来到团部以后，别人很少能在办公室、宿舍找到他。他觉得离开连队，离开战士，发言就没有根据，干工作就缺少办法。在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经验交流会上，在革命大批判的战场上，常常可以看到一个膀头宽厚、身材高大的年轻干部在激动地发言，谁都知道这就是新任的参谋长郑喜同志。人们还可以常常看到，有时他和战士们促膝交谈，有时还把战士请到自己宿舍里，一块儿学习、理解毛主席的建军路线，一块儿研究战略战术……赵团长所以不愿听小杜讲下去，是因为他现在想的不是这些，而是部队能不能按时到达目的地，他正为此焦虑着。

部队过了邵家河，前面就是王海岭了。先行连爬上岭背以后，发现前面山路的两边一溜灯笼火把，照得眼前通红。郑喜一看就明白了，这一定是贫下中农来欢迎部队的。所以，他心里很激动，群众冒大雨走远路，连夜赶到这里来，关心部队，鼓励子弟兵，毛主席关于野营拉练的指示是多么深入人心啊……他认为这是对部队进行路线教育的好机会。

后面的战士们听说贫下中农就等在前面，身上立时轻了好多，很快地爬上了王海岭。贫下中农见战士们来到面前了，灯笼火把顺着队列“唰”地拉开了。战士们和贫下中农就象久别的亲人，有的拉过战士的手问长道短，有的端着碗让战士喝水。他们亲热地问候着，交谈着……

一位老年社员拉着战士的手，说：“你们去的那个海口，是咱胶东的大门。当初，日本鬼子就是从那儿爬上来的。现在不是还有人派什么艇在海上偷偷摸摸地转悠吗？他们做梦也想吃咱这块大肥肉啊！”

还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女社员说：“当年的老八路就象你们这样，风里去雨里来，把反动派打得到处钻。毛主席看得远，不这

样练本领，将来就要上当。”

“喜子！”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领着她十几岁的小孙女，来找郑参谋长。她是从几里路以外冒雨赶来慰问子弟兵的。不知谁走漏了风声，她知道郑喜和赵团长就在这支队伍里。因为前几年赵团长当营长、郑喜当战士的时候，曾在她家里住过，所以，她健步前来，要找郑参谋长和赵团长。

“大娘！”郑喜跑过来了，这位大娘一下子就把他拉住了，上下打量着。

“啊哟，背上小枪啦！”老人喜得眯上了眼睛。她摸着郑喜的肩膀说：“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吧？”

郑喜憨厚地一笑，说：“可不，夜里都睡不着觉了。”

“这就对喽！”老大娘满意地对郑喜说：“喜子啊，现在这种时候，轻快不了啊！”

郑喜“呵呵呵”地笑了。

赵团长本来以为部队和群众接触一下就走的，没料到竟会停了下来。他看看手表，心里不觉一惊，便焦急地赶了上来，老远就发现郑喜和战士们同群众谈得正热火，不禁皱起眉头，要不是那位老大娘在场，他准得责备郑喜几句。

“老赵啊！”老大娘看到赵团长来了，便离开郑喜迎了上去，还认识我这老婆子吗？”

“老嫂子！”赵团长说着来到大娘的面前，“哪能不认识，我还老想着你家的热炕头呢！”

“那就好。”老大娘声音爽朗地说：“当年老八路在这儿打日本鬼子，同我们可亲呢！老赵，你是老兵了，岁数大喽，可得好好带徒弟啊……”

“说的是啊，老嫂子！”赵团长说着告别了大娘。

告别乡亲们之后，部队继续前进了。

赵团长对身旁的郑喜说：“在这里耽搁

的时间太长了，现在不是做群众工作的时候。”

郑喜感到团长的情绪不大对头，便问了一句：“为什么？”

赵团长不加思索地说：“没有时间嘛！”

郑喜说：“我们应该利用一切机会向人民群众学习。你看刚才贫下中农对战士们的鼓舞多大啊！”

赵团长不满意了，他以批评的口吻说：“郑喜同志，这两天你怎么了？我是从完成任务着想，对不对，请你考虑。”说完后就径直向前走去了。

赵团长所说的“这两天”，是有原因的。那要回溯到拉练前的一次团党委会议了。

那天会上，先是由王政委带领大家学习了毛主席关于部队野营拉练的指示，然后研究了指导思想，讨论了行动计划。就在这会上，郑喜向党委提出了一项请求，他说：

“野营拉练是训练部队，更重要的是提高指战员的路线斗争觉悟和指挥能力。我请求党委把这次野营拉练的指挥任务交给我。”

郑喜一说完，赵团长就接着发言，他说：“郑喜同志这种敢挑重担的精神是好的，不过我看这次还是让副团长彭斗同志指挥，郑喜同志当个助手。他去年搞过一次。”

“赵洪同志，”郑喜很恳切地对团长说：“看十次也比不上干一次，有你和王刚夫同志做我的老师，我想我能干好。”

“真干起来可不象想的那么容易啊。”赵团长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野营拉练就象打仗，这可不是儿童团打野外……”

“老赵，你怎么能这样说？”王政委表态了，“郑喜同志这种敢挑重担的精神很好！我看应该让郑喜同志来指挥！当然，他可能会遇到困难，我们可以做他的顾问，当他

的助手，把这次野营拉练的任务完成好。”王政委的意见，得到了其他几位团的领导同志的支持，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紧接着，就在这天夜里，赵洪又一起和郑喜到师部出席了一个会议。

会上，师长下达了命令：第一阶段，他要求各团在后天早晨四时到达 202 号港口集结待命。途中“走”与“练”要紧密结合，具体科目各团根据地形自定。道路分三条。师长具体介绍了三条道路的情况，他要各团讨论选择。

郑喜贴着赵团长的脸讲了几句什么，他见赵团长不说话，便站起来发言了。他要求走中路。因为根据师长的介绍，中路是傍山小路，左侧沿途都是高山，右侧除了海滩就是海叉，路面既窄又布满了石头，特别是横山与乳山之间的山口，那是有名的“刀刃山”，任你有多大的本事，一步也走不了半尺远。至于左路，是大道和公路，右路，要走山道过小溪，相比之下，中路的行军任务，是相当艰巨的。所以到会的同志都认为郑喜敢于找硬的啃，敢于严格训练部队，有气魄，有远见。兄弟团的同志本来正想争一争，只见师长站了起来，以极为信任的语气同意了郑喜的请求，并且满腔热情地表扬了他。

这时，坐在旁边的赵团长，心里实在不是个滋味。要是这次是王政委或他自己指挥，自然应该选中路，但现在是在缺乏经验的郑喜指挥啊！这是硬碰硬的任务，不是说说好听的。但是，他终究抑制了自己，他没有讲话，只是大口大口地抽着烟。这些话，他只能在心里说说。对师长，他也有看法，他认为师长明知这次是郑喜负责指挥部队，应该量力而行。郑喜才当了三个月的参谋长，这不是存心要出这个团的洋相吗？

出了师部，他们俩一前一后的走在路

上，谁也不说话。郑喜早已发觉团长的脸色不对。郑喜心里在说：团长是战争年代过来的人，那时候，战士们听说打仗就来劲，在战场上，专找难的打，拣硬的啃，团长总不会因为我抢了中路而不同意吧。他一时摸不透团长是怎么想的。

郑喜走近团长一步，说：“团长，我怕发言晚了，中路被兄弟团抢了去，所以我……”

“师长不是已经表扬了你吗？”赵团长说话的声音在寂静的野外显得特别响。

“我认为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去训练部队，锻炼自己。战士们都纷纷向团党委提出请求，要求给他们最艰巨的任务，他们说为了打仗，就得找苦的吃，找辣的吃，我们做领导的还能拖战士们后腿？”

赵团长走着想着，沉默了很久才说：“郑喜，你当了参谋长可要爱惜我们团的荣誉呀！你不怕困难，当然很好，可也要从实际出发嘛！我们团啥时候也没落后过，这次拉练，可不要当了‘后卫军’！”

郑喜猛一震，他有些出乎意料：团长到底在想什么？

……………

此刻，在这风雨行军的途中，郑喜和赵团长不约而同地都回想起了野营出发前的这场争论。

郑喜联想到刚才赵团长的情绪，心头不由得有些沉重。

二

绿色的山群，蓝色的大海，在战士们的两侧流水似地向后闪去。部队前进的速度在不断加快。

雨越下越大，路也越来越难走，距离上级规定的时间只有两个多钟点了。可是路

程还有二十余华里。如果后面的路能象现在走的这样，部队还可以提前到达目的地，问题是那段“刀刃山”路，正在等待着战士们呢。

赵团长心里象火烧火燎。他一会儿看手表，一会儿看地图。“四点钟”这三个字，就象三个小钟锤似地在敲他的心。他从这个团的过去，想到这个团的现在，从全团的荣誉想到他自己，越想心情越紧张越沉重。在他看来，这次野营拉练肯定是要落后了，洋相是出定了。他认为，郑喜的逞能，政委的无原则支持，师长的主观片面，是造成这次损失的根本原因……

“团长！”一个战士从前面跑了过来。

赵团长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他大步迎上去问：“什么情况？”

“前面到了‘刀刃山’，已经修上公路啦！”

“好！”赵团长高叫了一声。他立时抬起头，那红胖的脸舒展得更平坦了。赵团长这回可放心了，因为可以按时完成任务，心里暗暗地高兴。他对身边一个战士说：“快往前传，加快步伐，继续前进，争取提前完成任务。”

正在赵团长兴高采烈的时候，前面也传来了郑喜的命令：停止前进。

“什么，停止前进？胡闹！”团长急了。他抬手掀掉身上的雨衣，跨着大步，找郑喜去了。

横山与乳山之间的山口修成了公路，这的确是一个突然变化了的情况。郑喜事先就派人去察看了，公路是刚刚修好的。

刚修好的公路，又下这么大的雨，大队人马一走，会造成什么后果呢？任务虽然紧急，但是决不能损害群众的利益。郑喜下了决心，部队改道翻横山。他同时带了孙通和其他几个战士到实地进行观察。有几个战士走上新公路试了几步，果然留下

了很深的脚印。孙通站出来说：

“参谋长，修公路可不容易，大石头垫底，小石头塞空，细砂流缝，黄土盖面，代价很高，我们坚决不能走。”孙通在帮助郑喜下决心。

“参谋长，咱们爬山过去，这既符合实战的要求，又能保护公路。”战士在帮助参谋长出主意。

“参谋长，你下命令吧，就真的是‘刀刃’山，我们也要在刀尖上爬过去。”战士在向参谋长表达战斗的决心。

这字字句句听来多么鼓舞人心，这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看上去多么使人尊敬。顿时，他当机立断，下达了命令：

“停止前进！”

“为什么停止前进？”赵团长追上来，冲着郑喜责问道。

“情况是这样的，团长。”郑喜迎上去，把公路的情况和他的想法以及战士们的态度，都一一向团长作了汇报。赵团长听了以后，认为郑喜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太没有气魄了，目光这样短浅，将来怎么能指挥作战。所以，他紧绷着面孔，说：“郑喜同志，作为一个指挥员，应该果断。在战场上，在不损害局部利益便不能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你怎么办，眼看着敌人逃走吗？一小段公路就影响整个训练计划，这怎么能算是从实战出发？难道你连这点起码的军事常识都不懂吗？”

“我懂，团长。”郑喜很严肃地说：“但是，我认为这不是个一般的军事常识问题，而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路线问题。不论这段公路有多长，它都代表了群众的利益，没有群众，一切都是零，就象没有全团的群众便没有团长、参谋长的存在是一样的。群众的利益就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六条，写得很清楚：‘爱护群众的庄稼，行军作战处处注意到’。这

是咱们部队的光荣传统，既包括战时也包括平时。所以，我们不能只强调实战，而不顾群众的利益。”

正在这个时候，报务员跑来送上了师指挥所的命令：202号港口“敌情”有变，其他团都能提前到达集结地点，问赵、王团能否提前。

“你看，我早就料到会有这一下子。怎么样，现在还来得及，快下决心。”团长催促着。

“向师首长报告。”郑喜对报务员斩钉截铁地说：“保证提前到达集结地点。”

“好！”团长大声说：“命令部队，继续前进。”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郑喜知道团长弄错了，他立即纠正说：“按原来命令执行，停止前进。”

赵团长两手颤抖着，一双眼睛直瞅着郑喜，他把声音压得很低很低，但是气却很粗很粗，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郑喜同志，你还有时间观念没有，你还有任务观念没有？”

“团长，时间是不能拖，任务一定完成。”郑喜的语气坚定不移，“但是，我们时刻不能忘记我们是人民子弟兵呀！”

“你要想到这是打仗。”赵团长心急如火。

“就是因为打仗，我们更不能走公路。”郑喜回答说：“就从打仗的角度上说吧，走公路容易暴露目标，只有爬山，才更有利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才符合打仗的需要。”

“我们从公路过去，可以第一个到达目的地！”

“团长，这才是你的真实想法！”郑喜语气平静地说。

“我是团长，我有权下命令。”赵团长有些光火。

“团长，偏离毛主席革命路线，损害人民利益的命令，我们不能下！”

赵团长没有想到郑喜会这样同他针锋相对，他怒冲冲地说：“你……你才当了三个月的参谋长，就以这样态度对我！不要说我过去是你的老上级，现在我还是团长！”

“赵洪同志，”郑喜严肃而又激动地说：“你是受党培养多年的老同志，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党对人民都做过有益的贡献。在这次野营拉练中，没有象你这样的老同志在我身边，我是不会向党委提那样的请求的。可是不论新同志还是老同志，都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继续前进。我们不能躺在过去的成绩上啊！我们这次拉练，是一次很好地向人民群众学习的机会，是一次对部队的生动的路线教育。我们的头脑中如果没有路线这个纲，我们就会把部队带偏。团长，这些你都想过没有？”

“老赵，郑喜同志！”王政委来了。他身背背包，肩扛步枪，满身雨水，两腿烂泥，来到团长和郑喜的面前。他听完了郑喜的报告以后，从内心感到高兴，在这紧要关头，郑喜既能坚持原则，又能拿出办法，这是他平时努力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的结果。

“郑喜同志，爬过横山，直插202号港口，这方案完全可行。”王政委又问团长：“老赵，你看怎么样？”

赵团长望着王政委，没有吱声，心里在激烈地翻腾着。

王政委又问郑喜：“把你的方案具体说说吧。”

郑喜走近王政委，说：“走公路要转过横山山嘴，是弓背，既远又不合实战要求，还要损坏公路。爬山过去，是弓弦，路近，可以直插202号港口，部队也便于隐蔽。我们就地形训练部队，敌情是：敌人已占领横山三个山头，正在构筑工事，命令三个营

分路强攻，抢占制高点，以便争取主动，消灭敌人。”

“想得不错，我再给你补上一条：把保护公路的政治意义告诉每一个战士，力量就会倍增。老赵——”王政委看着团长问道：“听听你的意见。”

赵团长慢慢地抬起头，一时说不出话来。郑喜的话深深打动了。他不能不承认，郑喜的方案既符合实战要求又切实可行。这样的方案，自己为什么没有想到？他突然感到，自己同这位年轻的指挥员之间，有着很大的差距。至于造成这个差距的原因，他还要进一步思考。半晌，他才诚恳地说：“就这么办吧。”

“参谋长。”王政委以命令的口吻说：“按照预定方案，开始行动。”

郑喜转过身，站在路旁一个大石鼓上，命令道：“各营按照新的方案，继续前进！”

风力突然增大，雨量渐渐减弱了。王政委和赵团长插过队列，一起来到新修的公路头上。赵团长刚要抬步上去，走走试试，他一眼看到了路面上那几个明显的脚印，便又把抬起的脚放下了。正在这个时候，孙通同另一个战士，带着铁锹飞快地跑来，仔仔细细地把脚印都填平了。当赵团长知道这是郑喜的安排时，心里很震动，呆呆地怔住了。站在对面的王政委看得很清楚，赵团长脸上露出了内疚的神色。

“走，追上去。”王政委说着大步走去。

赵团长看看手表，量量地图，再抬头望望部队：“到底能不能提前到达202号港口呢？”他怀着这个问号朝部队疾步追去。

三

202号港口座落在横山的怀抱里。前面是鱼帆点点的蓝色海面，脚下是重重叠叠的红色瓦房，后面是绿色丛丛的山坡，虽

然天色刚刚放亮，这一切，却还隐约可见。

郑喜指挥的部队第一个到达集结地点。师长早已在等着了。他一见郑喜就快步迎上去，紧紧握着郑喜的手，说：“好啊，郑喜同志，祝贺你们的胜利！”师长正说着，赵团长和王政委也赶来了，师长继续说：“不论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同志，只要他能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没有完不成的任务。郑喜同志勤于学习，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敢于实践。看到这样的年轻指挥员的成长，我们这些头发变白了的同志心中多高兴啊！”

郑喜以激动的眼神看向师长，他有多少话要说啊，但是他只是敬了个礼，转身回队伍中去了……

师长转过身对赵团长说：“老赵啊，你们又打了先锋，不错。”

赵团长来到师长面前，站定以后以沉重的口气说：“师长，这次我掉队了。”

“掉队了”，这三个字从赵团长嘴里说出来，师长认为这很不容易。他了解这位老战士，这些年，在路线斗争中，他有些迟钝；在工作上，他同群众疏远了，他有些只相信自己了。今天，他能认识到自己掉队了，师长怎么能不为老战友的进步而高兴呢。所以师长说：“老赵啊，你能认识到自己掉队了，这可是很大的进步啊。相信你一定会很快地赶上来！”

师长又转向王政委，说：“你们好好开个总结会，然后搞个材料报上来。”师长说完就走了。

“老王，开始我真担心这次拉练出洋相，现在总算是胜利地完成了任务。”赵团长和王政委边走边说。

王政委说：“最主要的是这次拉练使部队受到了一次深刻的路线教育，这是最大的收获！”

“你说得很对。”赵团长深思地说。

“老赵，”王政委语重心长地说：“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可是全党的大事啊！我们对这个大事如果缺乏认识，那就要对革命犯下大错！现在，我们有些同志一听说某个同志被选拔到领导岗位上，就急忙问他的年龄、资历、功劳，这怎么行呢？这些东西只能说明过去，决不是路线斗争觉悟高低的标准，更不能当作是选拔干部的条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跑步前进才能跟上。”

赵团长走着听着。待王政委讲完以后，他紧接上说：“老王，今天党委开会，我要把

自己思想好好总结一下。”

赵团长和王政委正谈着的时候，小杜跑来了。他说：“师指挥所通知开会，研究野营拉练第二阶段的任务，郑参谋长已经去了，他叫我来向首长报告一声。”

这时，王政委和赵团长同时向对面的远处望去，只见郑喜正披着火红的朝霞，挺立在山路上，遥望着蓝色的海面。远处几只海鸟展开那长长的翅膀，一会儿紧贴水面擦过，一会儿又象闪电似地朝远处飞去，越飞越高。

（插图：贺友直）

（上接 73 页）

深，害怕甚至厌倦阶级斗争；或者是“文化工作危险论”的流毒还在头脑里作怪，不敢去接触生活中重大的矛盾；也可能由于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根本不了解现实生活中的阶级斗争；还有资产阶级文学观、艺术观的影响……等等。但是说到底，原因却是一个，那就是我们头脑里还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在起作用。这说明，不认真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就会上修正主义的当，就会与修正主义划不清界限，甚至不知

不觉成了修正主义的追随者。这还不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吗？

我们相信，通过对“无冲突论”的批判，必然会把无产阶级文艺革命向前推进一步。当然，这样的批判和斗争，并不是一次两次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战斗正无有穷期，老谱将不断袭用”。只要有阶级斗争存在，就会有人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而文艺上的“无冲突论”自然也不会绝迹。因此要准备长期斗下去。



抗寒的种子

复旦大学文艺宣传队集体创作

人物：

欧阳铁，男，26岁，某大学生物系学员。

马小闯，女，20岁，某大学生物系学员。

章林，女，35岁，某大学生物系教师。

万梅，女，21岁，某大学生物系学员。

阿福，男，27岁，贫农社员。

金娣，女，22岁，贫农社员。

学员甲、乙、丙。

章教授，男，60岁，某大学生物系教授、章林的父亲。

〔初春，江南农村，良种试验站。

〔在充满战斗激情的乐曲声中幕启。

〔马小闯、万梅正在检查已经浸好的种子。

马小闯 万梅，你的稻种检查好了吧？

万梅 检查好了。瞧，我这是抗寒一号，不多不少三百粒。你的呢？

马小闯 我的也检查好了。这是普通稻种，三百粒，和你的一样。（忽然想起）

哎，咱俩再检查检查，看看数目对不对？要不，一会儿少了一两粒，欧阳铁又要着急啦！

万梅 甭，干吗那么认真呀！

马小闯 他不是常说吗，我们工农兵学员在科研中不光要有一股子革命的闯劲，还要有一种严格的科学态度。

万梅 这倒是说得对。章教授有一次对我说，一个科学工作者，不应该是一个粗手大脚的人。

马小闯 甭，照他这么说，我这个养骏马的姑娘，可就搞不了科学啦？！（两人格格地笑起来）

万梅 哎，小闯，前两天章教授在校刊上发表的有关加强基础理论教学的文章，你研究过了吗？

马小闯 我早看过了。（从屁股底下抽出）喏，全在这儿哪！

万梅 你的看法呢？

马小闯 看法？叫我说呀，他这是“智育第一”！

万梅 （笑了一阵）你呀，真是个小闯闯！（稍停）可我觉得他讲的还是有点道理的。

马小闯 有道理？照他主张的那样，让我

们关起门来“打基础”、“打基础”，那不是和旧大学一样啦?!

万梅 文化大革命以来，学校的路线和以前不同了，我看章教授提出的问题是值得研究的。

马小闯 你呀……
〔伴随着“欧阳铁、欧阳铁!”的喊声，学员甲上。

学员甲 马小闯，寒流要来了!

马小闯 寒流来了?!

万梅 是呀! 班长呢?

学员甲 他在写上两次稻种试验的总结呢!

马小闯 在哪儿?

学员甲 在高大伯屋里。
〔学员甲、马小闯向一侧喊：“欧阳铁!”“班长!”
〔内应“喂——”。欧阳铁朝气蓬勃，英俊、朴实、和蔼、可亲，手拿一块泥土，自另一侧上。
〔马小闯、学员甲、万梅迎向欧阳铁。

马小闯 欧阳铁，寒流要来了。

学员甲 我已经知道了。快通知集合，准备第三期试验!

欧阳铁 是! (奔下)

学员甲 班长，你不是在写总结吗? 这泥土……

万梅 离开这泥土，就搞不出咱们的总结呀! (停顿) 刚才，我又到田里观察了一下，看来，大家分析的原因是对的。来! (将泥块放在桌上) 上次试验的出芽率低，就是由于未能掌握好土壤的性能特点，还有，拌的药也多了点。

欧阳铁 对呀! 照你说的，早晨我访问了

几位老贫农。高大伯他们都说是这几条原因。

〔万梅细看泥土，思考。

〔学员甲、乙、丙上。

欧阳铁 同学们，我们找出了原因，总结了经验，抗寒稻种的试验就一定能成功!

众 (满怀信心地)对!

〔章林急上。

章林 欧阳铁，学校来电话了，说要考试。

众 考试?

欧阳铁 是的，按照教学计划是该考试了。……

万梅 可我们的功课……

马小闯 可我们的试验

学员丙 又要考试，又要撒种，那怎么办?

欧阳铁 同学们，寒流就要来了，我们先作好撒种准备，好不好?

众 好!

欧阳铁 万梅，你在这儿把稻种再检查一遍。

马小闯 那我们呢?

欧阳铁 咱们先到高大伯那儿去，帮队里做好防寒工作。

众 好，走吧!

马小闯 (指桌上的种子)万梅，可别把两个品种混到一块儿去呀!

〔众随欧阳铁下。

〔万梅开始检查种子。

〔金娣陪章教授上。

章教授 哎呀，你们这段路可真难走哇。

金娣 是啊，你头一次来，走不惯吧!

〔两人进屋。

金娣 (对万梅)万梅，你们章教授来了。

万梅 章教授。

章教授 啊，是万梅呀!

金娣 万梅，你们谈吧，我去秧田测水

温。(下)

万梅 章教授,听说遗传学基础理论要考试了?

章教授 是呀!本来要你们回学校去考,后来我想还是我自己下来给你们考吧!马上准备,下午就考!

万梅 (一怔)下午就考?!

章教授 对!下午四点钟,还得把考卷带回学校去。喂,你们的功课都复习好了吧?

万梅 还没有哪!我们一直在搞种子试验。

章教授 哎呀!这样可不行啊!万梅,很多人在说你们工农兵学员“质量差”、“水平低”,如果考试考不好,将来拿什么去向工人、贫下中农汇报?交白卷吗?

万梅 (更为紧张)交白卷?(欲走。回头对章教授,指桌上的种子)章教授,你可帮我看着点呀!我去找欧阳铁。(喊)欧阳铁!(奔下)

章教授 (随手从桌上两个盘子里抓起两把种子,细看,难以分辨,摇头)这些学生的干劲真叫人佩服,可搞科学嘛,单凭这些可不行啊!

[章教授无意地将两手的种子混在一起,然后又放回盘里。但手上还沾着几颗,掏出手帕,把种子掸到盘里。]

[欧阳铁和马小闯、万梅边走边谈论上。]

万梅 章教授亲自下来给我们考试,可我们还没复习呢!

马小闯 欧阳铁,我不同意这种考试。我觉得,我们的考试不能脱离了现实斗争的实际呀。

[欧阳铁进屋,章教授迎上。]

章教授 欧阳铁,我正要找你呢!

欧阳铁 章教授,你来啦!来的好啊,你知道吗?我们第三期良种抗寒试验工作已经开始,这里还有一些问题,希望你能来和我们一起研究、解决。

章教授 可我今天到这儿来……

[广播声:同志们请注意,今天午后,有一股西伯利亚寒流将要南下,预计三、四小时后到达本县,请做好抗寒准备工作,请做好抗寒准备工作。]

众 寒流来啦!

欧阳铁 来的好啊!我们培育的良种就是要在寒流中经受严峻的锻炼和考验,我们要让它们迎着寒流破土、发芽,茁壮成长!

马小闯 说得对!我们工农兵学员不能做岩石底下的企鹅,我们要做草原上的骏马!

众 对!

章教授 今天下午要……

欧阳铁 (接过话头)要考试,对吗?

章教授 对!对!对!我把卷子也带来了。

欧阳铁 章教授,必要的考试可以进行……

章教授 就是嘛!今天的考试就非常必要,这是你们半年来学习成绩的鉴定啊!

欧阳铁 但是,要看怎么考,考什么!

章教授 按照教学计划,今天要考的就是遗传学基础理论。

欧阳铁 下午的抗寒试验工作就是直接关系到培育良种的问题,难道说参加这场战斗不是一次更好的考试吗?

章教授 什么?这也算考试?!那题目呢?

马小闯 题目?

欧阳铁 题目就是高产的种子怎么经受严

寒的考验!

章教授 这,这也没个卷子呀!

欧阳铁 农村广阔的天地就是一张大考卷啊!

章教授 这,这太抽象了。……

[金娣、阿福及学员甲、乙、丙上。]

金娣 欧阳铁!

阿福 欧阳铁!

欧阳铁 (十分亲切地)阿福、金娣,队里的防寒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金娣 社员的干劲可足了,加上你们一帮忙,这么点事,不到两个小时就干完了。

阿福 高大伯派我们来跟你们一起搞试验。

欧阳铁 太好了!

马小闯 咱们就干!

欧阳铁 咱们就干!

章教授 啊呀!欧阳铁,下午要考试……

马小闯 考试,考试,你就知道考试,没看见我们大家这么忙吗?

章教授 (对马小闯)你……(恼羞成怒,转向欧阳铁)欧阳铁,你是总支委员,又是班长,你说吧,下午考试到底还考不考?

[众目望着欧阳铁。]

欧阳铁 我说,要考!

众 考?

章教授 (拿出卷子)今天开卷考……

欧阳铁 章教授,卷子给我。(左手接过试卷,右手托起泥块)今天下午我们要利用寒流到来的大好时机,进行抗寒稻种的耐寒性测验,这是关键的一仗。(将试卷放下)我们必须全力以赴,投入战斗,夺取全胜!同学们,这是一场真正的考试呀!

[众欢跃,极其兴奋。]

章教授 唉,遗传学基础理论这门课的分
数叫我怎么打呀?

马小闯 “考,考,考,教师的法宝,分,分,
分,学生的命根”,章教授,你怎么
还在散布这一套?

章教授 可分数总是检验理论学习的标准
啊!

马小闯 我可不希罕!

欧阳铁 章教授,理论的基础是实践,检验
理论的标准也是实践。

阿福 说得对!

欧阳铁 我看哪,一张试卷实在太薄,太
轻,太小,它能写得尽我们工农兵
学员三大革命的丰富实践经验
吗?能容得下我们工农兵学员誓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广阔胸怀
吗?能量得出我们工农兵学员对
党、对毛主席的深厚阶级感情吗?
……

章教授 那,那,万梅,你是学习委员,你也
得表示个态度呀!

万梅 (犹豫地)我,我说……

欧阳铁 (鼓励地)万梅,你说吧!

万梅 我说,不考就不考呗!

马小闯 班长,你就分配任务吧!

欧阳铁 好!小李,你继续与气象站联系,
有情况随时报告。

学员甲 是。(奔下)

欧阳铁 小王,你与金娣去测地温。

学员乙 走!(同下)

金娣 万梅,你的种子检查好了吗?

欧阳铁 检查好了。

万梅 快撒种去!抗寒一号撒在东边地
里,普通稻种撒在西边地里。

万梅 哎!(拿着两盘种子奔下)

马小闯 (气愤地)欧阳铁,唉……我去给
章教授

党委打电话，这样的学生我教不了！（转身急下）

欧阳铁 章教授！……
〔章林上〕

章林 欧阳铁！

欧阳铁 章老师！

章林 高大伯说，可以撒种了。

欧阳铁 小闯他们已经去了。你在这儿看一会总结，我们开沟去。

章林 我也去！

欧阳铁 不！章教授（指头脑）……
〔章林会意地点头。〕

欧阳铁 走！
〔阿福、学员丙随欧阳铁下。〕
〔章林坐下翻阅总结。〕
〔章教授面有得意之色，上。〕

章教授 （自言自语地）党委负责同志也下去监考了。……

章林 爸爸，你来啦？

章教授 唔，（坐下，点烟）怎么样？有收获吧？

章林 收获可大啦！

章教授 有什么新的发现？

章林 新发现？！爸爸，以前，我跟你研究了十几年兰花，总想当一个有名的植物遗传学家，可到头来，我连稻麦都不认识。最近，和欧阳铁他们走出校门，到农村搞良种试验，我发现欧阳铁对良种试验怀着多么深厚的阶级感情啊！他和贫下中农一起研究、试种，没日没夜地一心扑在大田里。欧阳铁说得好啊：“要为革命搞试验，要象这抗寒的良种一样，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结果！”爸爸，脱离了人民群众，我们的研究是无所作为的呀！

章教授 我问的不是这些，这些我明白。

章林 爸爸，你并不明白。
〔欧阳铁暗上。〕

章教授 我不明白，我不明白你们办的是大学生物系，还是公社短训班？我不明白你们培养的是遗传学理论人才，还是种子培育员？

欧阳铁 我们办的是社会主义新型大学，我们培养的是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而不是什么超阶级的“理论人才”。

章教授 不管怎么说，你们不考试总是……
〔马小闯、万梅上。〕

马小闯 （调皮地）报告班长，撒种完毕。

欧阳铁 好！

章教授 欧阳铁，你们这样擅自改动教学计划，拒绝考试，我看不好办吧！

马小闯 教学计划，怎么啦？教学计划是王法？别吓唬人！

章教授 要知道，教学计划是学员、教师一起讨论的，是系革会通过的。你服从不服从？

欧阳铁 章教授，我们制订教学计划是为了有利于教育革命，还是束缚教育革命？是让教学计划服从三大革命，还是让三大革命服从教学计划？这些问题你想过没有？

章教授 那么党委要你们考试，你们考不考？

万梅 （矛盾地）那……考就考呗！

欧阳铁 （坚信地）我相信，党委是不会同意这样做的！

章教授 你的结论下得太早了。刚才我打电话到党委，想请示一下，办公室的同志说，赵书记都去监考了。
〔学员乙、丙、金娣、阿福暗上。〕

万梅 （抢上几步）什么，监考？
〔欧阳铁深思。〕

章教授 (气势汹汹)到底是你欧阳铁服从党委,还是党委服从你欧阳铁?!

章林 (忿慨地)爸爸!

万梅 (难过地)

马小闯 (期望地)欧阳铁!

[暂时的沉默。

欧阳铁 (十分激动地)同志们,我们工农兵学员最听党的话,最听毛主席的话。是党和毛主席把我们送进社会主义大学,是党和毛主席指引我们开门办学的正确方向。还记得吗?五个月前,我们的试验碰到了挫折,有人攻击我们是“极左思潮”,要我们撤回学校去,这时,是党委老赵同志亲自下来,和我们共同战斗了两天两夜。就在这个地方,他和我们一起学习毛主席的伟大教导:“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党委老赵同志亲切地给我们说:“开门办学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它会碰到阻力,它要经受各种形式的考验,但是,方向是正确的,前途是光明的。坚持下去,就是胜利。”同志们,你们说,在今天这个关键时刻,党委会叫我们停止战斗吗?

众 不会!

欧阳铁 党委一定会支持我们!

章教授 这开门办学嘛,我,也是赞成的!不过,这考试嘛,也是党委支持的。我看,下午还是考吧!

万梅 那,寒流一过,试验可怎么办呢?

章教授 寒流?……我有,……我有恒温室、冰箱,学校里都有,要低温有低温,要霜冻有霜冻,可以零下十度、二十度……

马小闯 甚至三十度、四十度。

章教授 是啊,是啊,既方便,又稳当。

马小闯 章教授,我们草原上有一句俗语:“马圈里养不出千里马”!

欧阳铁 我们山区也有一句话:“花盆里栽不出万年松”!

章教授 这不是做诗,这是搞科学!

欧阳铁 是的,我们工农兵最讲科学。科学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是三大革命中产生的。章教授,你那个冰箱,离开了三大革命实践,那才是最不科学的。

阿福 欧阳铁,小闯,讲到冰箱里搞科学,我倒想起高大伯常给我们说的一件事来了。

马小闯 什么事?

阿福 那是在一九六〇年冬天,我们还小。也是一个什么教授,拿了一包油菜种,说是冰箱里培育的抗寒种子,硬要高大伯马上种下去。

马小闯 种了没有?

阿福 高大伯说,凭他几十年种田的经验,这样的油菜是不能种的。后来县里一个什么人下命令,说是这个教授要写论文,一家什么外国杂志等着要发表,非种不可。只好种了一点。

欧阳铁 结果呢?

金娣 结果?油菜是长出来了,可先天就带来一种什么病,还传染了周围的一大片油菜。多亏高大伯想了办法,才没出大漏子。社员们要找那个教授算帐,可他早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阿福 这种“冰箱里育种,黑板上种田”的把戏,真是害煞人。

欧阳铁 这是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恶果!这条路,万万走不得啊!章教授,你说呢?

章教授 是,是,是呀!

章林 阿福,这位教授姓什么?

阿福 听说是姓……姓钟。

章林 不,他不姓钟……
〔学员甲奔上。

学员甲 欧阳铁,刚才县气象站来电话说,寒流可能提前到达,让咱们早点作好准备。

欧阳铁 提前到达?

学员甲 对,最低温度达到零下七度。

马小闯 零下七度?

欧阳铁 同志们,大家说怎么办?

众 坚守岗位,投入战斗!

章教授 你们既然一定不考试,那我回去了。

欧阳铁 章教授,我希望你能留下来,参加我们的试验工作。

章教授 不了,你们自己搞吧。

欧阳铁 章教授,再说,路这么远,你一个人来回不方便,还是在这儿住一宿,听一听、看一看,对你有好处呀。
〔风声渐强。

章教授 也好。我倒要看看你们的结论呐。

欧阳铁 结论是会有有的。同志们,跟我来!
〔众造型。切光。
〔风声大作,音乐声起。
〔舞台复明,已是夜半。欧阳铁坐在桌旁学习毛主席著作。有顷,万梅上。

万梅 欧阳铁。

欧阳铁 万梅,你怎么不休息?

万梅 不是半夜三点起床集合吗?

欧阳铁 时间还没有到呢。

万梅 我睡不着。

欧阳铁 咱们谈谈吧!

万梅 最近,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欧阳铁 什么问题?

万梅 我家祖祖辈辈没有一个大学生,

我的背后有全县贫下中农在望着我,希望我多学些知识回去。难道我能交一张白卷吗?现在有人说咱们工农兵学员“水平低”、“质量差”,我就是不服气,我要好好读点书,拿出点成绩来给他们看,为贫下中农争口气!

欧阳铁 万梅,我想的和你不完全一样。

万梅 (惊奇)怎么,难道你忘记了贫下中农的嘱托,难道你就不想争这口气?

欧阳铁 争气,要争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啊!你想想,解放前,象你我这样贫下中农的后代,连上小学的权利也没有;文化大革命以前,党组织也曾把我送进大学,可没过多久,又被资产阶级赶了出来。这些,难道是因为我们没有知识吗?

万梅 不!是国民党反动派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专了我们无产阶级的政。

欧阳铁 对呀!现在我们上大学,这是党和毛主席给的权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我们是应该珍惜时间好好学习,可是,我们还有一个管大学、改造大学的任务啊。大学这个地方,封、资、修一套是很容易回潮的。就拿眼前这场考试来说吧,一个要脱离实际,空谈理论;一个要联系实际,实战测验,这,难道仅仅是一个方式之争吗?万梅,我们应当看到,这是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呀!

万梅 (自言自语)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
〔章林与金梯上。旁听。

欧阳铁 万梅,咱们工农兵学员如果只钻

业务,不管路线,忘记了“上、管、改”的职责,大学就又会落到资产阶级手里,咱们工农兵学员就又被赶出校门。这样,怎么能够对得起送我们上大学的贫下中农,又怎能对得起党和毛主席呀!万梅,你要好好想一想啊!

万梅 (沉思)……

金娣 欧阳铁说的对呀!我们送你们上大学,不仅仅是为了学一点知识,更重要的是让你们去占领大学这块阵地,把它办成社会主义的新型大学呀!

章林 刚才阿福、金娣讲到的那个教授,你们知道是谁吗?

万梅 谁?

章林 就是我父亲。

万梅 章教授?

金娣 章教授?

章林 是的。他这个人呀,旧的一套实在顽固。

欧阳铁 这样的老教师,我们应该发挥他的作用,但是对于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我们要有足够的警惕啊!

万梅 (深有触动地)欧阳铁,章老师,金娣,我……

[马小闯,学员乙、丙等陆续上。]

欧阳铁 大家都来啦。现在是清晨三点,气温已下降到零下七度。同志们,冷不冷?

众 不冷!

欧阳铁 小闯,你穿这点可不行啊!

马小闯 别看我外面穿得少,心里可有一团火。

万梅 火?

马小闯 (一字一顿)革命青年,青春似火!

欧阳铁 说得对!我们的心是火热的,我们的战斗是火热的!同志们,这

是一个不平静的夜晚,是夺取试验胜利的夜晚。现在,按照分工,各就各位!

众 是!(纷纷下)

[众穿场,一派战斗气氛。]

[章教授上,见室内无人,环视。]

[章林匆匆上。]

章教授 怎么样?有结论了吗?

章林 (不回答他的问题)看到欧阳铁吗?

章教授 没有,什么事?

章林 (向窗外张望)欧阳铁!

[内应:“来了!”欧阳铁、马小闯上。]

章林 欧阳铁,东边地里的抗寒一号,还有不少到现在没有出芽。

欧阳铁 喔?再观察一下。

章教授 我看是冻死了。

[学员乙手捧盛有泥块的培养皿急上。]

学员乙 欧阳铁,章老师,出芽的种子有问题了。

欧阳铁 怎么?(接过培养皿观察)

学员乙 看,它的根须已经卷起,胚芽开始变黄……

章教授 (用镊子夹起一粒种子用放大镜观察)看来全完了!

欧阳铁 章老师,你再仔细观察一下。我和小王到田里去看看。章教授,你也去吧?

章教授 还不信哪!去一下也好。

[欧阳铁、学员乙、章教授同下,章林继续观察种子。]

[学员丙上。]

学员丙 章老师,章老师,你快来西边地里看看呀,出怪事了。(匆匆下)

章林 好,就来!(欲下)

[章教授上。]

章教授 我早就说过，这种试验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我通过大量实验，翻遍中外文献，早就得出了结论：高产的种子不可能同时是抗寒的，抗寒的种子也不可能同时是高产的。

章林 你是看了不少的书，可就是没有看到农村的秧田，没有看到贫下中农的希望啊！

〔欧阳铁、马小闯、学员乙上。〕

章教授 怎么没有看到？这就是你们秧田里的成果。（夹起一粒种子）一半没发芽，出芽的又死了一大半，试验三次，出芽率还仅仅百分之十左右，……

马小闯 百分之十怎么啦？

欧阳铁 这百分之十代表着方向，象征着未来，充满着希望。只要我们不断总结经验，坚持反复实践，百分之十就能转化成为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一百。

章教授 年轻人，搞科学可不能凭一股子蛮劲哪……

章林 欧阳铁，我到西边地里去一趟。

欧阳铁 好！

〔章林下。〕

章教授 现在考试没考成，稻种全冻死，回去怎么交帐？（拿出试卷）欧阳铁，还是听我的，停止试验，马上考试！

欧阳铁 （斩钉截铁地）章教授，不能这样做！

章教授 到现在还这么固执？（威胁地）要是党委来批评，你得负责任！

马小闯 不用你担心！

章教授 我早就说过，蛮干是要走弯路的！

欧阳铁 走弯路？哈！章教授，我们开门办学是一条新路。闯新路，就不

怕走弯路。即使试验暂时失败了，这条路还得走下去。即使是失败的经验，也比脱离实际的书本条条要强上一万倍。

马小闯 对！

欧阳铁 章教授，走那条“冰箱里培育油菜种”的老路，当然会顺当得多。但是，走老路是没有出路的。

马小闯 走老路就是走绝路！

章教授 这……这……（语塞，下）

欧阳铁 （对马小闯、学员乙）来！

〔三人一起分析种子情况。〕

〔万梅上。〕

万梅 欧阳铁！

欧阳铁 万梅，高大伯怎么说？

万梅 高大伯说，这种情况是正常的，有时候表面上看种子好象冻坏了，实际上还是很好的。

欧阳铁 对！我们作一次切片试验。

〔众作试验准备工作。〕

〔欧阳铁做切片，显微镜观察，小闯、万梅等围观。〕

欧阳铁 （有所发现，兴奋地站起）这就是说，试验证明，高产的种子完全可以抗寒的！小闯，你来看！

〔马小闯等争看，人心振奋。〕

〔画外音：“试验再一次证明：高产的种子同时也能够是抗寒的种子。看，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工农兵学员，正象这抗寒的良种一样，破土、发芽，茁壮成长。他们无私无畏，敢想敢干，又红又专，能文能武。现在，欧阳铁他们正在进行一场批判资产阶级的战斗！难道说，这不是一场真正的考试吗？难道说他们不是用实际行动答出了一张最好的考卷吗？”〕

马小闯 种子的内部组织并没有破坏。
欧阳铁 对！新芽刚出土，某些组织破坏了，从现象看好象不行了，实际上，这是新陈代谢的客观规律，这正说明它的生命力十分旺盛啊！
万 梅 这样说，我们的出芽率已经达到百分之五十二啦！
众 太好啦！太好啦！
欧阳铁 同学们，我们还要研究一下没有出芽的那些种子，一定要让出芽率不断提高。
马小闯 那我们到地里去！
欧阳铁 走！
〔章教授夹着几本书上。
章教授 欧阳铁，你等等。
〔欧阳铁示意众下。
欧阳铁 坐吧！
章教授 今天的事，使我想得很多，……
欧阳铁 我也想得很多。
章教授 这次我到乡下来……
欧阳铁 我们欢迎啊！
章教授 不完全是为了考试。
欧阳铁 我们能理解。
章教授 你不完全理解。昨天，是三月二十号，我心里猛然地想起了一件事。
欧阳铁 什么事？
章教授 八年前，也是这一天，怎么？你不记得了？
欧阳铁 八年前？三月二十号？
章教授 就是那一天，你在课堂上对我的兰花研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也就是那一天，我向校领导提出了抗议。没过多久，学校就借种种理由把你赶出了校门……
欧阳铁 我记得的是一九六五年四月十一号……
章教授 四月十一号？

欧阳铁 就是这一天，是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把我这个贫农的儿子赶出了大学的校门。
章教授 这件事，我是有很大责任的。几年来，它一直在我的心底里谴责我。所以，现在我下决心给你们多上点课。可你们不理解我。我真不明白，为什么直到现在，你对我还有这么大的意见呢？是不是你……
欧阳铁 我们之间存在分歧，这是事实，也是一个正常现象啊！没有矛盾，没有斗争，就没有事物的发展。在这种矛盾和斗争中，我没有把你的意见当作个人的东西来反对，我们是把它当做一种资产阶级社会思潮来反对的。
章教授 我白天找资料，晚上写讲稿，要你们多学点知识；我自己下来，给大家考试，让你们打好基础，将来为科学事业多作点贡献。这有什么错呢？这算什么思潮呢？
欧阳铁 章教授，在为什么学习知识，怎样学习知识的问题上，我们的观点和你不一样啊！
章教授 不一样？
欧阳铁 我们搞高产稻种的抗寒性试验，这是根据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从广大贫下中农的根本利益出发的。（从墙上取下一束用红纸包着的稻穗）在我上大学以前，我们队里有一百多亩高产早稻的秧苗被寒流冻坏了，可贫下中农还希望把这个品种培育起来。我走的时候，乡亲们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欧阳铁呀！欧阳铁！你是去学生物的，就把这几棵稻穗带到学校里去研究研究吧！我们一

定要培育出高产抗寒的稻种来，为夺取农业的更大丰收而斗争啊！我们等待着你的好消息！”（将稻穗递给章教授）章教授，这是我们阶级的呼声，我们能够不听吗？〔章教授握住稻穗，有所触动。〕

欧阳铁 章教授，你想想，正当我们的试验接近胜利的关键时刻，你要我们停止试验，去考试，争分数，这和工农兵学员想的一样吗？你要我们离开广阔天地，关进冰箱、恒温室，这能让大家学到真正的知识吗？这不是大错特错吗？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思潮的反映啊！

章教授 这，……可我那个结论总不会错吧！有人说我是一个高傲的科学家，我不接受；有人说我是个严格的科学家，我赞成。（翻开文献）高产的种子不可能同时是抗寒的，抗寒的种子也不可能同时是高产的。看！（指文献）这就是可靠的依据。你们今天的试验不也证明了这个结论吗？

欧阳铁 不！我们今天的试验恰恰否定了这个结论！我们的出芽率已经达到了百分之五十以上。

章教授 （惊奇地）百分之五十？其中大部分不已经冻坏了吗？

欧阳铁 （指显微镜）章教授，可靠的依据是实践。

〔章教授看显微镜。〕

章教授 （哑然）……

〔马小闯手捧一把稻种和万梅、阿福、金娣、学员乙上。〕

马小闯 欧阳铁，欧阳铁，真有意思，你看！东边地里没出芽的种子，我们挖出来一看，全是些普通稻种。

欧阳铁 喔！？

〔章林、学员丙上。〕

章林 欧阳铁，刚才我们在西边地里，发现普通稻种也有不少出了芽，仔细一看，出芽的全是“抗寒一号”。

阿福 这么说，是种子搞混了！

欧阳铁 章老师，你们那儿出芽的有多少？

学员丙 一百四十三！

金娣 东边地里是一百五十六。哎呀，还差一颗就出齐啦！

〔众兴奋。〕

欧阳铁 同志们，事实证明，高产的种子完全可以抗寒的！

〔众欢呼。〕

〔学员甲上。〕

学员甲 欧阳铁，电话。

〔欧阳铁下。〕

马小闯 万梅，这种子怎么会搞混的呀？

万梅 我动也没动过呀！

马小闯 没动，它自己长了两条腿跑到一块去啦？

万梅 （回忆）昨天我走开的时候，……（突然想起）章教授，那两个品种……

章教授 什么？那是两个品种？哎呀！我还以为是一个品种呢！昨天我随手抓了两把看看，（比手势）就这么给搞混啦……

马小闯 嘻！章教授，你这遗传学专家怎么连种子的差异性都分不出来啦？

章教授 我……（用手帕擦汗）

万梅 （突然）章教授，你别动。（从手帕上拿下一粒稻种）这就是抗寒一号啊！

〔众惊喜。〕

万梅 章教授，我这颗种子差点给你沾走了。

〔欧阳铁上。〕

万梅 (兴奋地) 欧阳铁, 我这颗种子找回来了。

欧阳铁 (接过种子) 好啊! 我们培育的是高产抗寒的良种, 一颗也不能少啊!

金娣 (接过种子) 这是抗寒的种子, 坚强的种子, 这是工农兵学员开门办学的成果呀!

[学员乙将试验报告递给欧阳铁。
欧阳铁 章教授, 这是我们的试验报告, 就作为一份集体的答卷吧! (将报告递给章教授)

马小闯 万梅, 你说能打几分呀?

[万梅、马小闯等格格地笑了。

章教授 同学们, 我本来是想考你们的, 没想到反被你们给考住了。

欧阳铁 章教授, 我们的试验还刚刚开始, 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欢迎你留下来, 和我们一起战斗。

金娣 (递过一件农具) 章教授, 给。

章教授 (感动地) 贫下中农和同学们这样

帮助我, 我……我留下。

马小闯 欢迎章教授跨出这新的一步!

[众鼓掌。

欧阳铁 同志们, 刚才党委老赵同志给我们来电话了。

众 (欣喜地) 党委来电话了, 怎么说?
欧阳铁 党委负责同志昨天亲自到几个系检查了考试中的路线问题。

章教授 不是监考?!

欧阳铁 党委老赵同志说我们做得对! 党委热烈祝贺我们所取得的胜利成果。

[众鼓掌, 一片欢腾。

欧阳铁 同志们。党委还提醒我们注意: 现在虽然是春暖花开的季节, 但还是要百倍提高警惕, 严防西伯利亚寒流的侵袭。相信我们这批抗寒的种子能够顶住寒流, 迎着春光, 茁壮成长!

[音乐高奏, 朝霞满天。

——幕落



诗如惊雷卷涛声

喜读诗报告《西沙之战》

瑞甫 晏晨



气势——何等的磅礴！
音调——何等的高昂！
读着《西沙之战》的诗篇呵，
一股浓郁的战斗气息，
直扑我们热腾腾的胸膛！

这炽热的诗句似惊雷，
挟着南海的涛声在炸响；
这愤怒的诗行如闪电，
卷着西沙的战火在发光……

啊！《西沙之战》，
这壮丽的诗篇，
就孕育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

听！如同南海在呼啸：
“西沙群岛，自古是中国的领土！”
听！好似西沙在怒吼：
休想侵犯我“千里长沙，万里石塘”！
“西沙是我们的”！
这严正的声明呵，
凝聚了七亿人民的力量！

啊！这战斗的诗篇——
用铁的事实向全世界公布了
敌人的侵略罪状：
“听！汽笛声，似哭丧，
南越伪军兵舰侵海疆！”
是西贡炮舰，横冲直撞，
把我们渔船撞翻，击伤！
是西贡伪军侵我领土，
向我军民开了第一枪！……

罪责难逃，岂容抵赖！
南海的浪花，
西沙的礁石，
都记下了这笔账！……

啊！这战斗的诗篇——
报告了西沙之战的实况：
短短的三十分钟自卫战，
“我们是：以小打大，
以弱敌强，小试锋芒”！
打得那些侵略军豕突狼奔，
打得那些老板和走狗魂飞胆丧！
什么“冥河式导弹”，
什么“科马尔级驱逐舰”；
谎言遮不住惨败的丑相！
我们的诗报告，
给他们当头一棒：
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
不是武器。
真理在我手，
正义在我方。
我南海军民英勇无畏，
只用炮弹、集束手榴弹，
就把侵略者的兵舰，
埋葬在大海汪洋！

呵，这战斗的诗篇——
飞过千山，越过万水，
在祖国的大地上传扬。
我们《西沙之战》的英雄，
——钟海、阿沙、阿春，
这一个个光辉的形象，

随着这战斗的歌声走遍四方。
在青青的麦田，
在高高的山岗；
在炼钢炉边，
在织布机旁——
亿万人民响起一个声音：
“学习捍卫祖国主权英雄的榜样！”

《西沙之战》呵，
是英雄的史诗，
是战斗的乐章！
“团结人民、教育人民、
打击敌人、消灭敌人”。
《西沙之战》正是起着这样的作用，
《西沙之战》正是具有这样的力量！
怎样来创作战斗的诗篇？
怎样去挖掘生活的“矿藏”？
如何塑造出英雄的人物？
如何提炼出闪光的思想？
《西沙之战》呵，
向我们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西沙之战》呵，
为我们做出了有益的试尝。

多少年来，对于诗歌，
每个阶级，都有不同的主张：
鼓吹“克己复礼”的孔孟之徒，
胡说什么“思无邪”，“法先王”，
他们用诗来寄托复辟的梦想。
叛徒林彪狂叫乱嚷：
“天才”加“灵感”就能写出诗章。
他的诗是一支支毒箭，

恶毒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还有那些资产阶级的“诗人”、墨客，
大讲什么“诗的意境”、“诗的联想”：
“风花雪月——吟咏玩赏，
小桥流水——意味深长。”
说穿了，就是让人们丧失斗志，
堕入“舒适安静”的梦乡。
正是，资产阶级却没有睡觉，
他们还在同我们暗中较量。
扯下《三上桃峰》的黑幕看看，
不正是阶级敌人在翻“变天账”！
他们用“诗的语言”、“歌的音符”，
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何等猖狂！

诗歌历来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每个阶级的诗，
都抒发着本阶级理想。
我们无产阶级的诗，
更不是什么“闲情逸志”的吟唱，
而是杀敌的刀，冲锋的枪。

这样的诗，才能写出人民的心声；
这样的诗，才能给人民以鼓舞力量。
光辉的《讲话》，
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革命样板戏，
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而今，《西沙之战》
这篇诗的报告呵，
又写下了诗歌创作中新的一章。
诗，就是要反映重大题材；
诗，就是要塑造英雄形象。
诗，就是要写火热的斗争；
诗，就是要有时代的闪光……

啊！气势——何等的磅礴！
音调——何等的高昂！
这《西沙之战》的诗篇呵，
象一团烈火，
象一阵狂飙，
更激起批林批孔的洪波巨浪！





灿烂的画卷

——《户县农民画展》巡礼

姚 真

行进在《户县农民画展》的大厅里，我仿佛乘上时代的列车，耳畔车轮轰鸣，风云呼啸；眼前景色飞驰，气象万千。

望着这描绘社会主义新农村生动面貌的一幅幅作品，真令人激情澎湃，心驰神往。这是社会主义祖国的光辉的缩影，这是绚丽多彩的——

时代的画卷

站在这“时代列车的窗前”，我看到，在祖国广大农村的土地上，到处摆开了批林批孔的战场，到处都响彻着批林批孔的惊雷。看，这里正在召开“公社批林整风大会”，黑压压的人头，如林似的手臂，好一派磅礴的气势！场头，粮、棉如“金山银海”，它的前面，竖起了高大的“大批判专栏”，贫下中农高举排笔，向林彪、孔老二射出了仇恨的“炮弹”。山村在沸腾，大地在燃烧，被林彪、孔老二诬蔑为“下愚”、“小人”的劳动人民，正在用战斗保卫着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站在这“时代列车的窗前”，我看到，亿

万贫下中农在党的十大精神鼓舞下，认真落实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指示，正战天斗地，谱写着“农业学大寨”的英雄凯歌。春天，桃花艳艳，麦苗青青，社员们正在田里“春锄”。盛夏，笔直的稻田里，秧苗青翠，正欢欣地吮吸着乳浆一般的“人工降雨”。深秋，社员们成群结队，沿着“金光大道”，把金灿灿的稻谷送进仓库；朝气蓬勃的姑娘们，正在“喜晒新棉”；夜晚，劳动一天的社员们已经进入梦乡，而生产队干部们还在商量“丰收之后”怎样继续革命。寒冬，“高原打井”，拦河筑坝，劈山造田，当代愚公正描绘着最新最美的画图！

站在这“时代列车的窗前”，我还看到农村人民公社社员们幸福的生活场景：“农村供销社”门前，买缝纫机、自行车、收音机和日用百货的男女老少络绎不绝；县城人民银行的柜台前，挤满了前来储蓄的人，真是“户户有存款”，农民生活蒸蒸日上。……

看着这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只感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革命风貌跃然纸上，强烈的时代气息扑人心怀。就说眼前这两幅画

吧——一幅是涝店公社桥西大队社员张兴隆画的《喜读十大公报》；一幅是苍游公社什王村大队社员刘惠生画的《抓革命，促生产》。前者画的是田头：丰收的田野上色彩缤纷，如同锦绣；新开的渠道里，碧水长流。在田间劳动休息的社员们欢聚田头，喜读十大公报，一个个脸上流露着异常的兴奋，公报精神使他们斗志倍增，干劲更足。后者画的是场院：在堆积如山的金黄玉米和铺展似海的雪白新棉前面，矗立着一块“大批判专栏”，上面贴满了社员们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大字报，社员们围在前边争相观看，一个刚从田里劳动回来的队干部，看完大字报，紧握拳头，决心彻底肃清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流毒，进一步促进生产的发展。

这真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争洗礼的我国社会主义农村最新最美的图画。站在这样的画幅前，就如同身临其境，人进画中游，怎能不被那热烘烘的革命气氛所深深感动啊！……

看着这时代的画卷，不由得想起前一时某些“画家”、“权威”所画的一些东西来！他们画的“山水”，混混沌沌，满纸乌黑一片；他们画的“农村”，冷落萧条，阴沉灰暗，如同十八世纪西方的修道院；他们画的“梯田”，荒芜贫瘠，山穷水瘦，平坡整田的社员们如同一群蚂蚁，被挤到画面的角落里去；还有什么幽暗的“天鹅湖”、凄凉的“断桥残月”……

应该说，这些“画家”和“权威”的画也有一种“时代感”，那就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时代感。他们反映的不是革命现实，而是他们这些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遗老遗少们的“理想境界”；他们描绘的不是我们的社会主义锦绣江山，而是孔老二、林彪鼓吹“克己复礼”所要“兴”的“灭国”。这不是一清二楚的事吗？！

户县农民画家们笔下出现的才是我们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这时代的画卷多么缤纷，多么辉煌，真是目不暇接，美不胜收。可是，在这最新最美的画图中，给人们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画中的人，是我们社会主义农村广大贫下中农的——

英雄的形象

刘知贵同志的《上党课》，杜志廉同志的《全家学公报》，赵坤汉同志的《公社丰收画不完》，塑造了一些令人难忘的英雄形象。你看：炕头，小黑板上一行清晰的粉笔字：路线问题，“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书记，左手攥成了拳头，右手比划着。他正在给大伙儿上党课哩。也许他讲到了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也许他讲到了文化大革命粉碎刘少奇、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胜利，也许他讲到了《龙江颂》中的江水英、《红色娘子军》中的吴清华，也许他正在讲路线斗争还要继续下去。老当益壮的大叔、大伯听上了劲，朝气蓬勃的年轻姑娘、小伙们听入了神，他们要把党的基本路线牢记心头……

灯光下，一家六口围坐在一起学公报，红小兵手捧公报读得有劲，奶奶手握鞋底忘了扎针，连两、三岁的小孙孙也挤在姐姐身边聚精会神地瞅着……

场地上，粮食堆成了山，玉米笑裂了嘴，三个小学生扒在大秤上，坐在粮袋上，描绘着丰收的景象。看哪，他们可爱的小圆脸上闪着红光，乌黑明亮的大眼睛里闪烁着未来的希望……

我们的农民画家就是这样精心刻画着这些社会主义农村的顶梁柱，大有希望的新一代。

在国画《老书记》面前，我不禁流连忘返。那是一位老干部抓紧劳动休息时间，分秒必争攻读马列著作的情景。他坐在大石

头上,是那样的全神贯注,被马列主义的真理深深吸引住,以至衔着烟斗,却忘了擦火柴吸烟。呵,这就是广大干部“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时代风貌,这就是经过批林整风出现的崭新气象!据介绍,《老书记》的作者刘志德同志,本身就是一位坚持攻读马列、坚持参加集体劳动的好干部。在一次开山造田的劳动中,他亲眼看到公社党委书记趁劳动间隙认真学习马列,便马上掏出画笔,把这一生动的细节画成了速写。以后他又从生活当中选取了许多干部参加劳动、深入群众的场面,经过艺术提炼,终于成功地刻划出“老书记”这样一个坚持攻读马列、不脱离群众、不脱离劳动的党的农村干部的光辉形象。

哪一个阶级的艺术形象,寄托着哪一个阶级的理想。户县农民画家们笔下的这些感人的英雄形象,充分体现了我国广大贫下中农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意志和决心。

可是我们前边提到的那些“画家”、“权威”,他们也画了一些人物。什么“少女和羊”,乱竹丛中卖弄风骚的女人,满脸哀愁的“杨玉环”,“超凡脱俗”的“洛神”,甚至还画乱苇丛中、破船之上,一个含怨带怒的“琵琶女”,旁边题上:“此时无声胜有声”。据调查,这个“知名”的“画家”,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严重政治问题。此人文化大革命前就起劲地画过《三下桑园赎马记》,配合京剧《海瑞罢官》的出笼,他还画了荆轲等所谓“历史人物”。他们就是用这些货色来表达他们反革命复辟的希望。这些人不正是刘少奇、林彪一伙所要“举”的“逸民”吗!

看看我们户县农民画家笔下的形象,同他们是多么壁垒分明啊!那些对文化大革命、对无产阶级专政深怀怨恨的资产阶级“画家”,用画来抒发反革命情绪。而我们户县的农民画家用画来战斗,来捍卫我们

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作品才是真正的艺术,才是——

革命的艺术

毛主席教导说:“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我们的文学艺术,应该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户县农民画很好地体现了这个方向。

这些作品紧密地配合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热情地歌颂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成为农村抓革命、促生产的重要的舆论力量。这些作品政治色彩鲜明,生活气息浓厚,表现手法淳朴有力,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达到了可喜的高度。

那些资产阶级权威老爷总是冷眼讥笑农民画“幼稚”、“拙劣”、“不合比例”等等,可是,他们还来不及冷笑就被张林同志的新作《业大更勤俭》惊得张开了嘴。请看吧!这幅画寓意深刻,反映了在创立了大家业之后,老一辈创业人谆谆教育后代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作者为英雄人物写照传神,刻画了一位精悍有神、手编柳条筐的贫农老大爷和一个健壮结实、朝气蓬勃的棒小伙。作者不但用刚劲利落的笔触把老贫农饱经风霜、将全付精力倾注在革命事业上的神情,生动、细致地刻画了出来,而且把一群肥壮的大黄牛、甩着尾巴的小牛犊都勾划得那样栩栩如生,衬托出人民公社的兴旺景象。在《户县农民画展》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夜战》、《大寨精神记心怀》两幅夜景图:一幅,在工地上挑灯“夜战”,社员们迈着虎步,推着小车你来我往;另一幅,在露天广场上,社员们在看电影《大寨红旗》,决心将“大寨精神记心怀”。尽管是夜色笼罩,然而,贫下中农豪迈的气魄、全神贯注的神态,都被明亮的光线,强

烈的色彩，清楚地照现在我们眼前。

可以说，我们农民的画，不但表现了革命内容，而且掌握了适于表现这种内容的新形式，力求达到“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

我们的农民画当然要不断前进，继续提高。但是我们要沿着自己的方向前进、提高，我们不但批判那些资产阶级画家作品的腐朽内容，而且鄙弃他们用来画“黑山水”、涂“旧仕女”的所谓笔法和技巧。我们当然要努力掌握和运用优秀的传统技法，但是决不被旧形式绊住脚。户县农民画家们在他们的作品里不是已经在大胆创新了吗！

美术领域里的春天同样是属于无产阶级的。在看了女画家李凤兰的工笔重彩画《春锄》等画之后，又为这个结论提供了新例证。春晨，麦苗儿发出浓郁的清香，淳朴勤劳的女社员们挎着篮子、紧握手锄，边拾石块，边给幼苗锄草培土。气息浓厚，线条流畅，色彩明快清新，好似一首革命的抒情诗。这幅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年画，使人联想起另一位抽象派的“画家”所作的一幅名为《公园的早晨》的油画。这个狂热地将孔老二吹捧为圣人的“名家”，充满了颓废没落的艺术情调，他用黄一块、绿一块、青一块的颜色，涂了一幅只有他自己看得懂的鬼玩艺儿。这不是我们的公园的早晨，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世界的黄昏。这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它们反映了那一世界的穷途末日；而象《春锄》这样的作品才是无产阶级的艺术。它表现了我们社会制度繁荣昌盛，永葆青春！

那些画“黑山水”的“大师”、描“旧仕女”的“能手”，在我们的社会里是没有“用武之地”的。革命人民只在一种意义上需要他们，那就是请他们做“反面教员”，以使我

们不要忘记美术界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需要的是户县农民画的作者们，如刘志德、李凤兰这样的画家。这才是——

人民的画家

这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涌现出来的一支完全新型的美术大军。在户县农民画家里，有五六十岁的老贫农，也有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有贫下中农的带头人，也有普通的社员；有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也有没上过学的几个孩子的妈妈。

这支队伍是在党的培养下，在斗争中逐渐成长壮大起来的。

秦三大队党支部书记刘志德，是个优秀的农村基层干部。过去，在市集上出售的一些箱子柜上都画有一些“莲生贵子”、“吉祥如意”等四旧东西。刘志德看到后，觉得这是关系到用什么思想占领阵地的大事，于是他主动去给左右乡邻画箱子柜，尽情赞美社会主义新农村。乡邻送钱来，他把钱全部退回去。他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宣传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风俗。从此，箱子柜上，窗户上，炕上，墙上，到处出现了刘志德宣传新思想的画。担任了党支部书记后，他工作、劳动、画画，真是“八摊子锣鼓都要敲”，但是他树立了为革命画画的思想，正确地处理了各方面的关系。一次，县委号召大力发展养猪事业，他开会回来，连夜画了一幅《猪多、肥多、粮多》的壁画，简单、明了、形象地讲了养猪的好处。第二天，社员们看到这幅画，纷纷说，肯定是老刘回来了，要传达养猪会议精神了。许多人没等正式动员，就去买了小猪崽儿。

我们还清楚地记得农民女画家李凤兰画画的历史。一九五八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户县光明公社的几个干部正围着县上发来的一张业余美术训练班通知商量。李凤兰一股风似地闯进来报名。从此，她被推上

了美术舞台。农村搞社教，她主动请战，画村史、家史；文化大革命中，她雄心勃勃，画出了工农兵的英雄谱。她担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村妇女会主任，大队、公社、县妇代会代表，挑着九口人的家务，实在忙哩。可是，手里的画笔却从未放下过。白天下地，她仔细观察；劳动休息，画几笔速写；回家做饭时，用根柴枝在地上划着构思；晚上别人睡觉，她点着小油灯画呀画呀，常常画到天明钟敲。就这样，十几年来，她画了三百多幅配合现实斗争的画。

年轻的大队干部刘知贵是在办“三史”展览会后，立志为贫下中农握定画笔的。

斗大字不识一担的杜志廉，是在一九六二年我国遭到暂时困难时，为了打击地主分子的嚣张气焰，画了革命画贴在贫下中农门上的。

才满二十的春霞姑娘，则是在批林整风的斗争中，拜刘志德为师，一个半月就拿起画笔这个武器来批判修正主义的。

在斗争中，一支一手拿锄、一手拿笔的农民画家队伍形成了，壮大了。

他们经常利用晚上、雨天和中午休息的时间搞宣传，办画报，干部群众见他们熬夜画画太辛苦，让他们白天画，他们说：“咱农民画画，不能耽误生产。”大伙建议给他们记夜班工，他们又婉言谢绝，说：“咱画画是为了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这个工不能要。”有人问他们，你们人累瘦了，眼累红了，为个啥？他们便骄傲地回答：咱为的是宣传毛泽东思想！

在抗旱最紧张的时刻，秦三大队美术组的同志连夜画了《不分昼夜抗旱，夺取粮棉双高产》、《天大旱，人大干》等画。第二天大家一看，都高兴地说：“这画画在节骨眼上了，给抗旱斗争淬了火，加了钢。”广大贫下中农多么需要自己的画家啊！那些

资产阶级“权威”们，那些追求名利，把美术作品当作私有财产，待价而沽的人，你们看一看具有崇高思想境界的户县农民画家们，难道不脸红吗？

户县农民画家走的才是前程无限的金光大道！

《户县农民画展》陈列的几百幅作品并不算多，可是它展出在批林批孔运动不断深入发展的今天，有着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这画展是一堂生动的路线斗争教育课，它给人们以——

深刻的启示

提起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国际上帝、修、反和国内一小撮阶级敌人恨得要死，怕得要命，他们叫嚷：文化大革命毁灭了中国文化。户县农民画家们以他们有力的画笔又一次戳穿了这一无耻谰言。古今中外谁曾见过这样多的手捏锄杆的“庄稼人”拿起画笔，画出了这样辉煌的画卷呢？可说没有。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干扰，迎来了无产阶级文艺山花烂漫的新的春天！广大工农兵是无产阶级文化的主人。他们正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创造光辉的新文化。《户县农民画展》正是闪烁着这新的革命的光辉啊！

斗争在继续。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还要同无产阶级文艺路线进行反复较量。前一个时期在文艺领域里包括美术界不是有黑线“回潮”的现象吗？但这是垂死的东西的挣扎反扑，历史注定他们终究要走进坟墓。而《户县农民画展》象一片绚丽的朝霞，显示出新生事物的无限生命力，预示着无产阶级文艺的美好未来！

（题图：邹鸿民）

一
路
凯
歌
震
云
霄

〔歌词小辑〕

钢铁工人就是钢

张鸿喜 严祥炫

烟雾里冲，嗨！火光里闯，
我们日夜战斗在炼钢炉旁。
十大东风吹，
批林批孔火更旺，
党给的钢钎威力无比，
炼得万里山河放红光。

红旗在飞，嗨！战鼓在响，
我们昂首阔步在大庆路上。

汗水滚滚流，
钢水卷起跃进浪，
党指的前程灿烂辉煌，
我们反帝反修斗志昂扬。

（副歌）哎嗨……

千锤百炼，红心向党，
我们钢铁工人就是钢，
我们钢铁工人就是革命的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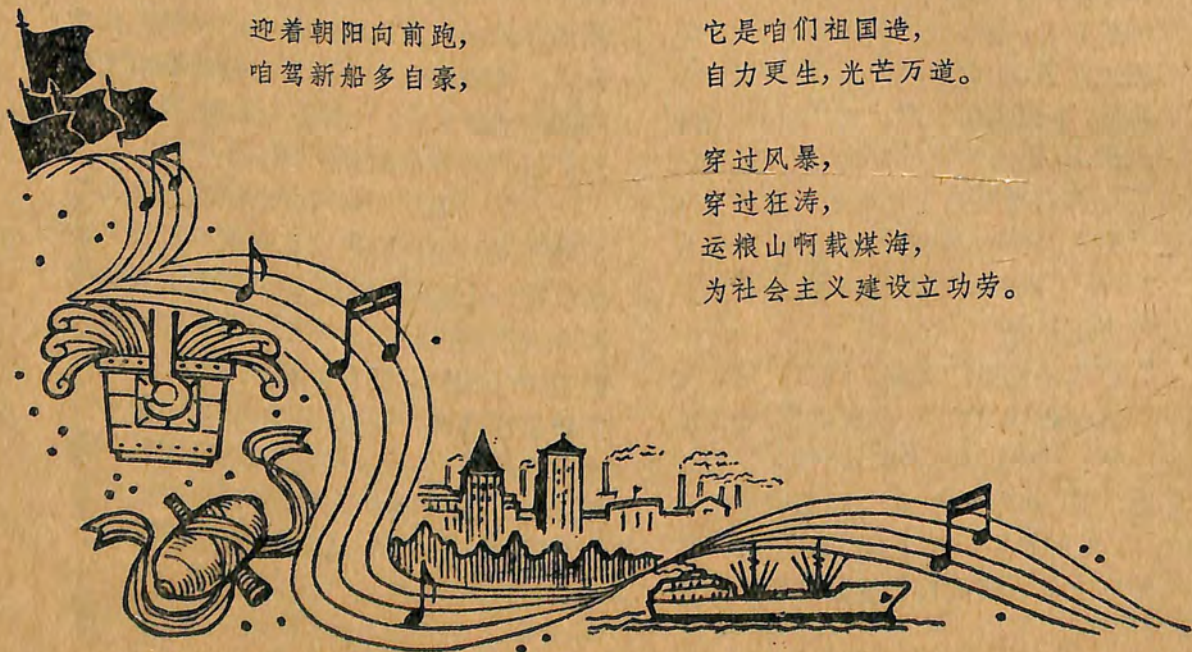
咱驾新船多自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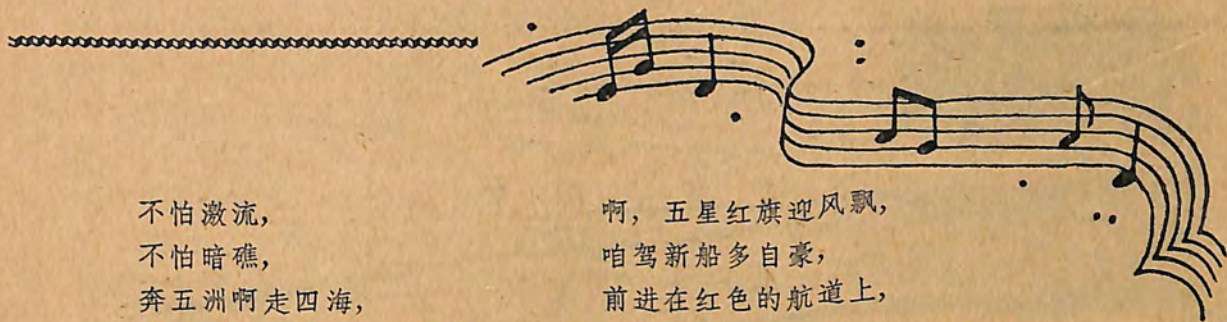
孙明义

迎着朝阳向前跑，
咱驾新船多自豪，

它是咱们祖国造，
自力更生，光芒万道。

穿过风暴，
穿过狂涛，
运粮山啊载煤海，
为社会主义建设立功劳。





不怕激流，
不怕暗礁，
奔五洲啊走四海，
为世界人民铺架友谊桥。

啊，五星红旗迎风飘，
咱驾新船多自豪，
前进在红色的航道上，
一路凯歌震云霄。

我们是码头女司机

史俊 烁渊

海港汽笛欢唱，
江岸车轮飞奔，
我们是码头女司机，
日夜装卸为革命。

开起铲车赛快艇，
大庆红旗把路引，
千包万件搬着走，
运南送北咱调动。
方向盘，握得紧，
冲破风雨永不停，
你追我赶夺高产，
喜报映得满江红。

开起吊车天地动，
铁臂挥舞力无穷，
钢山粮山轻轻提，
革命友谊咱传送。
披彩霞，驾东风，
放眼天下豪情涌，
英姿飒爽战码头，
继续革命立新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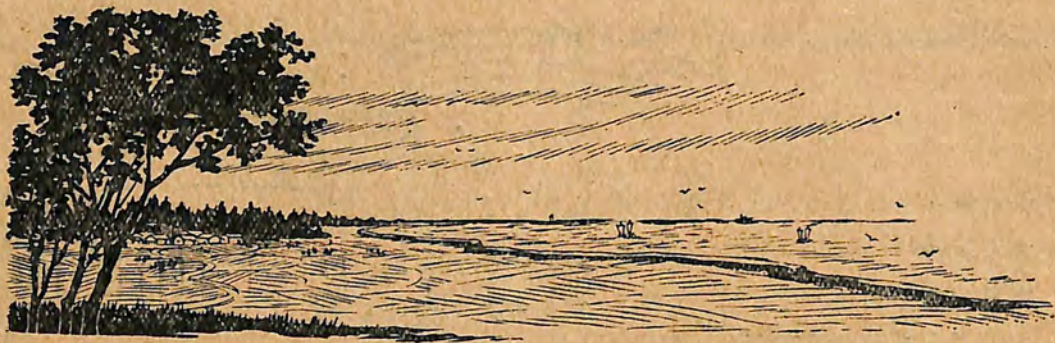
海港汽笛欢唱，
江岸车轮飞奔，
我们是码头女司机，
我们是码头的主人。

飒爽英姿纺织工，
一轮红日照心胸，
千束银纱连五洲，
万匹锦缎映天红。
快快纺呀，快快织呀，
梭声哗哗，机声隆隆。
巡回路上跟着党，
革命生产打先锋。

飒爽英姿纺织工，
日夜战斗在车弄。
台台布机红旗飘，
条条银河风雷动。
快快纺呀，快快织呀，
梭声哗哗，机声隆隆。
继续革命不停步，
豪情壮志贯长虹。

纺织工人之歌

郑成义



海 滨 新 一 代

金山县金卫公社八二大队创作组

东海之滨，杭州湾畔，有个水稻连续十年稳产高产的先进单位，叫海滨生产队。副队长赵志高，四十多岁年纪，是个有名的种田老手。自从队长老陆调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以后，队里的生产安排全由志高一人顶着。志高风里雨里，日夜操心，使出全副本领。今年夏熟和早稻又都增产。他思前顾后，别样蛮称心，就是一帮小青年犟牛烈马不听话，使他头疼。尤其是新党员张春英，简直是个“炸药包”，动不动提意见，开大炮，再不就是今天一个建议，明天一个要求，把他好端端安排的工作弄得乱了套，真是伤脑筋。时值八月中旬，队里“三抢”结束。一天早上，志高掂了把铁锹，出去望田头。走过仓库门前的大场，看见有一帮人围在一起，朝墙上指指点点，说说笑笑。志高走过去一看，是张大字报，上面写着：

队长赵志高，
年纪不算老，
思想长了毛，
科学试验不想搞，
看见青年把头摇。
奉劝赵队长：
井底青蛙做不得，
保守思想要去掉。

张春英刘海刚 ×月×日

志高看到这里，脑子里“嗡”的一下，一股无名火冲了上来，别转屁股，就朝大队走。心里气啊！居然说我是井里的“田鸡”，思想还“长毛”，我这个队长还干得下去啊？他不禁又埋怨起老陆来了。都是他把这些青年“宠”坏的。就说张春英吧，一个三年前回乡的知识青年，黄毛丫头，平平常常。可是老陆呢，横看好，竖看好，象觅着了宝，弄得她身上长刺，头上出角，带着小青年跟我闹别扭，还说我不重视青年试验田。真是天晓得！二亩三分试验田，巴掌大一块，就算高产了，也是老鼠尾巴熬汤——油水不大。可我，是一队之长，要管好全队二百三十亩，这才是大头！意见谁不会提？队里这副担子，你来挑挑试试？反正我是气也受够了，大字报也吃足了，我向大队要求过多次，无论如何要派个队长来！哪晓得，找老陆一谈，他又大吃一惊。党支部已经决定选拔春英担任海滨队队长。志高差一点跳起来，小姑娘扛大梁，肩胛实在太嫩，再说当了队长，以后还一头钻在试验田里，丢下大田不管，秋后拿什么向国家交待？但是，老陆严肃地同他讲，不要小看了二、三亩试验田，试验田是带头

田，是为我们全大队不断创高产带头闯路的，春英看得比你远。老陆还谈了好多，从对春英的看法谈起，谈到一个老干部对待青年一代应有的态度。志高想：怪哩，我认为春英使我头痛的地方，老陆却认为是优点，两个人的看法完全两样，是不是我思想上真的“长毛”了？想了一会，才勉强说：“好吧，让她试试。”老陆要他同春英谈谈，再征求群众意见。志高回到队里，就去寻春英。跑到试验田，看见她正赤着脚，弯着腰，象是在耘稻。春英今年二十刚出头，结实的身子，中等个子，黑油油的辫子搭肩头，亮晶晶的眼睛挺灵秀。她看见志高，就笑盈盈招呼。志高叫她上了岸，告诉她党支部的意见。春英伸伸舌头，眼睛一忽闪：“哎呀，真要挑‘重担’了！”志高一本正经地说：“是啊，担子是重的。今后考虑问题要全面，不要只顾试验田。”春英低头想了一会，胸脯一挺，坚定地说：“我一定不辜负党的期望，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志高见春英不再硬劲要搞试验田，心事一落。哪晓得两个人第二天就为试验田的事闹矛盾。

事情是这样的：第二天上午，志高参加大队植保会议回来，经过河西大田，发现有些地方稻叶子上有白斑点，这是纹枯病的初发症状。他在河西兜了一个圈子，不见春英，心里有些不痛快。走到河东，看见春英和刘海刚两个在试验田里打药水。心想，大田里有毛病不管，还钻在试验田里，又是一个不痛快。等到走近，看了看两个人打药水，火实在耐不住了，“海刚，搞些什么名堂？东南角里药水为啥不打？从来不见有这样的打药水的！”志高不好直接对春英发火，便冲着海刚喊起来。海刚是青年科学小组副组长，他脾气耿直，也是个“炮筒子”。志高这样“训”，他可不卖帐，“没有调查研究，不要瞎批评。东南角为啥不打药水，你问问春英。”这一炮把志

高“轰”闷了，他不晓得葫芦里卖啥药，就对春英说：“你现在是一队之长了，哪能还一天到晚钻在试验田里呢？”春英闪着她的亮眼睛，惊奇地问：“做队长就不好搞试验田？”“我是说你应该关心大田，不要抓了芝麻，丢了西瓜。”“我倒以为当队长，更要关心试验田，解剖麻雀，用个别指导一般。”志高想，嘴巴铁硬没有用，解决实际问题才见真功。他皱紧眉头说：“我不跟你磨嘴皮子。我问你，大田里发现纹枯病，你晓得哦？”“晓得。”“要不要治？”“要治。”“那你在做啥？”春英笑了：“你刚开会回来，不问情由，就‘通通通’开炮，叫我怎么说呢？”志高想，倒也是，今天火气是旺了些，有点急躁，就说：“好吧，你说说怎么办？”于是春英就把了解的情况和自己的打算说给志高听。原来昨天中午收工时，春英又到试验田去观察，看到有些稻叶有白斑，便下田仔细查看，发现了一个过去不曾注意到的情况：纹枯病集中在西北一角。今天早上，她发动科学小组里的青年去踏田检查，也发现有类似情况。大家认为“三抢”期间，



一般都刮东南风，病菌夹杂在垃圾、灰尘里被风吹在西北角。所以纹枯病总是先在西北角发生，再逐步向东南方向蔓延。如果发现早，就不需要全面打药水。刚才春英和海刚在试验田打药水集中打在西北角，正是从实际出发。如果明天检查，情况好转，大田也可以这样做，既省人工，又省农药。春英说得有枝有叶，有根有据，志高听得连连点头，觉得小姑娘工作深入，考虑周到，当队长是棵好苗。看起来还是领导的眼光准，便痛快地说：“就这么办！”

打了药水，又追了一次肥，河西大田的稻秧果然“轰”起来了，只见一片青翠碧绿，惹人喜爱。但是怪事来了，河东的田块不但不发，反而发黄变瘦，青年试验田尤其严重，孤零零象小葱，焦黄消瘦稀松松。大家说不出是啥原因。春英向志高讨教，志高也吃不准：“可能是缺肥，再施些田粉看看。”春英有些怀疑，河西河东，肥水条件相同，为啥一个发，一个不发。她正在考虑，海刚却一个劲儿催：“快施吧，时间不等人，施肥总没有害处。”春英说：“慢，要施先在试验田里试，大田下一步再说。”于是她和海刚两个人又在试验田施了一次化肥。谁知毛病更重了，稻秧又黄又瘦象个干瘪老头子。青年们心里急得着了火。志高也直搔头皮。正在这个时候，横里又杀出程咬金，大队派人来通知，说公社来电话，明天外省几个兄弟公社的干部要来参观，特别提出要看看试验田，叫春英马上去大队研究。志高说：“现在稻田出毛病，向领导反映一下，这次免了吧。”春英说：“人家路远迢迢，满腔热情跑来，怎么可以拒绝参观呢？请兄弟公社干部帮我们找找原因，不是个好机会吗？”说罢，就到大队去了。中午时候，春英从大队回来，经过河西大田，却见海刚和志高两个站在田头吵架。她想，这两人倒有意思，事情这样急，竟有闲功夫吵架。两人

看见春英，都抢着把自己的理由说出来，争取春英支持。原来春英走后，志高心里总有个疙瘩。他想：春英啊春英，你真是黄毛鸭子初下水，不识路程远。明天兄弟单位来，看到试验田的稻秧这么坏，你这个新队长的面子往哪里放？我得为她想个两全之计。他急中生智，拔起牌子走到河西，拣了一块稻秧长势最好的田把牌子插下去。完成了这个“紧急措施”，顺便又到田头兜兜。海刚呢，快收工时，想起还有件衣服放在试验田岸上，就急急忙忙跑来取。一看试验田牌子不见了，衣服也忘了拿，寻起牌子来。从河东寻到河西，寻啊寻啊，突然眼前一亮，那块牌子象个威武的哨兵矗立在田间。咦？牌子不长翅膀，怎么会飞到这里呢？他裤脚管一卷，顺秧路走进田里，用力一拔，提起牌子走上岸，正要回河西，被志高看见喊住。两个人一个要拔，一个要插，争执不下，吵起来了。志高说完自己的理由，从口袋里摸出香烟点着，吸了几口，等春英表态。海刚面孔铁板，张大眼睛瞪着志高，空气相当紧张。春英笑着说：“志高叔，你这样一来，试验田就有新名字了。”“啥名字？”“同你的香烟一样，叫‘飞马牌’。”海刚一听，禁不住噗哧一笑。志高面孔涨得绯红，申辩说：“‘飞马’‘飞牛’，还不是为了你的面子不丢。”春英说：“你拔得掉试验田的牌子，拔不掉试验田的毛病，面子还是保不住。我看还是‘飞’回去吧。”志高想不通，坚持说：“要拔也要等人家参观以后再拔。”海刚不让：“不，现在就要拔。”志高又来了火：“那我就去大队打电话，叫他们不要来。”说完，猛一转身想走，只听得春英严厉地喊了一声：“赵志高同志！”这一声象有千斤力量，一下把志高刹住步子扳转身。只见春英的圆脸上现着严肃的神情。隔了一会，又诚恳地说：“志高叔，你不了解我们青年的心。我们种试验田不是为了面上光彩，也不是

为了多收几斤粮食，是要当好科学种田的尖兵，为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贡献力量。你现在拔掉牌子，不正象拔掉我们的心吗？”志高叹了口气说：“唉，田里的毛病急人啊！”春英坚定地说：“毛病一定会找出来，现在一起到我家里去，吃了饭就找贫下中农来商量。”

三个人沿着河边大路向春英家走去。这一带已有三个多月不曾下雨。天气干旱，“秋老虎”特别厉害。中午的太阳照上来，热辣辣的，衣服都湿透了。一路走着，春英总觉得港滩边有些异样，因为有心事，没有顾得上细看。回到家吃过饭，春英请来几个老贫农，一道在竹园里商量。大家分析了稻秧的病情，总觉得情况有些特殊，说不出是啥原因。一位老贫农说：“别的毛病识不准，我看只有一种可能性。河东一带，原本是盐碱地。今年干得厉害，可能引起盐碱回升。这个毛病已经十多年没有发生了。”春英听到这里，眼睛一闪，“啊呀”一声，立起身就跑。来到港滩边，撮起一些土，仔细一看，上面隐隐有一层灰白色的东西，用舌头舔舔，是咸的，原来那是盐花。她又急步来到试验田，拔起一棵稻，只见稻根墨黑，象一团乱头发，尝一尝，也是咸的，她惊喜地喊：“志高叔，海刚，快来看！”其实不用喊，他们已经脚跟脚跟来了。春英伸出左手，给他们看看泥，又伸出右手给他们看看稻根：“都是咸的！”志高瞪大眼睛问：“是盐碱回升？”“对！最近天旱高热，地下水向上蒸发时会把盐分吊上来。”志高拍拍额角头：“对呀！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上面去。是盐碱回升就有办法治。”春英说：“好！我现在马上去公社化验，你们找贫下中农商量抢救措施。”经过化验，证实是盐碱回升。春英从公社回来，压服盐碱回升的战斗已经打响了。海刚领着男青年们挖深沟，女青年们在田里深耕稻。渠道里流水哗哗，不

断灌进田里又流到河里。志高肩扛铁锹，在田间巡视着灌水的情况。三日过去，稻秧转青，海滨队的青年又赢得了胜利。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霜降已过，“三秋”大忙进入高潮阶段。海滨队不断传出丰收捷报。青年试验田二亩三分后季稻平均亩产又过千斤关，成了额角头顶扁担——头挑。志高通过治纹枯病、战盐碱两件事，真正看到了试验田的作用。种好带头田，带动一大片，支部书记说得有道理。所以他非常主动，一清早就捐了试验田的牌子，喊上春英和海刚一起去落实一下明年试验田的计划。他脚步轻松，面带笑容，兴奋地说：“这一次我要拣一块最满意的田给你们做试验。”春英说：“我们是想拣一块最满意的田。”三个人谈谈说说，不觉来到小桥边。志高正要上桥到河西去，春英喊住了：“志高叔，方向错了。”志高说：“过桥朝西，一点勿错。”在志高心里，河西那块四亩头是最满意的田。那块田地势高，田脚壮，通风爽，灌溉方便，历来熟熟高产，社员称作“小米囤”。这块田作试验，产量肯定更高。可是春英不这样想，她要拣一块基础最差的田做试验，那样的田如能高产，就更有普遍意义。两个人又想到两岔里去了。春英喊住志高，向左转，朝东走，来到最东头一块五亩四分的低塘田。那里已经靠近海塘，田里盐分重，土质差，产量一向比较低。春英接过牌子，往田里一插：“喏，‘飞马牌’就飞在这里。”海刚拍手叫好：“舒舒服服学不了大寨，顺顺当当高产没味道，这种田搞试验才有劲呢！”春英说：“志高叔，这就是我们青年人的心意！”志高看着这两个意气风发的小青年，心情非常激动：“现在的青年一代胜过一代，我们海滨队大有希望！”

这之后，海滨队的青年们，在春英的带动下，又投入了一场新的战斗！

（插图：汪观清）

继续普及 努力提高

——革命故事创作漫谈

金山县文化馆

在党的十大精神的鼓舞下，群众性的革命故事活动也更加活跃起来。编出更多更好的革命故事，进一步把这一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普及推广，巩固地占领城镇和农村的思想文化阵地，这是故事创作者的一项战斗任务。

创作革命故事要不断发掘新的题材。对革命故事来说，主要靠就地取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批林整风运动推动下，广大贫下中农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中，社会主义觉悟不断提高，新人、新事、新思想、新风尚不断涌现，这为创作革命故事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就从我县的情况来看，有写农业学大寨的《三进五龙江》；有写战备方面的《我们要有准备》；有宣传移风易俗的《老队长迎亲》；有讲卫生血防工作的《两只钉螺》；有歌颂青年一代成长的《海滨新一代》，等等。真是丰富多采。就地取材，正象故事作者说的，好象“蜜蜂飞进百花园，采不完的花，酿不完的蜜”。那么，为什么我们有些同志感到本地区无东西可写呢？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没有真正深入实际，或者不善于观察、分析周围的人物和事件。革命故事是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在革命人民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

熟悉了当地赤脚医生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的先进事迹，才能编出《红莲用草药》的故事；了解了当地阶级斗争的情况，才能编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故事。但是，编故事并不是实际情况的照搬，而是要通过观察和分析找出群众斗争生活中本质的、典型的、规律性的东西来。《老队长迎亲》的故事，是故事员在同贫下中农一起摇着船在河里捞水萍、鬲河泥的时候，看到有一只船摇着嫁妆，接了新娘子上婆家去，他就把社员摇船去积肥同接新娘子的事串在一起，编写了移风易俗为题材的革命故事。这是作者把实际生活中的事情经过观察、分析、提炼的结果。十几年来，我们县编写出的七、八百只革命故事，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取材于本地的“土特产”，很受群众的欢迎。当然，提倡就地取材，不是束缚我们的手脚。为了繁荣故事创作，也可以适当地把小说、报告文学、电影等好的文学作品改编成革命故事。

提高革命故事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故事创作的一个重要课题。劳动人民喜爱革命故事这一文艺形式，主要是由于它针对性强，触及时事，密切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和政治任务，起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作用。例如在当

前批林批孔的伟大斗争中，革命故事就是一件锐利的武器。立场观点鲜明，战斗性强，这是广大群众对创作革命故事的要求。《老队长迎亲》等革命故事，就是在群众这种强烈的政治愿望促进下，经过反复修改，不断提高了它的战斗力的。《老队长迎亲》在群众中传开后，贫下中农一方面肯定了它的战斗作用，同时又指出了它还有不彻底的地方，如老队长答应老伴摇船去迎亲，说明他对传统观念还没有作彻底的决裂，又举了很多勤俭办喜事的先进事例，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进一步加强了这个故事的战斗性。

故事离不开人物。故事中的人物是不是一定要真人真事？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是文艺和生活的辩证关系。故事既是一种文艺形式，就不能受真人真事的限制。有些革命故事在创作初期，往往是把现实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新人、新事、新思想及时编成故事，在群众中起到了一定的鼓动和教育作用。但作为文艺创作，应该在加工修改的过程中，逐步地摆脱真人真事的局限性，把现实生活中许多英雄人物的优秀品质和动人事迹，加以集中概括和典型化。故事《海滨新一代》最早是根据本地广大社员在抗旱斗争中，战胜盐碱回升的灾害，夺取农业丰收的事迹编写的。故事中的人物、情节都局限于真人真事，并且只反映了人同自然界的斗争，作品感染力也就不强。后来，故事员边讲演，边调查，看到了本大队和兄弟大队在战胜盐碱回升斗争中，充满着两种思想、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于是他努力把这种矛盾斗争集中起来，加以典型化，在两种思想的对立斗争中，着力塑造了青年妇女新干部张春英的英雄形象，歌颂了青年干部朝气蓬勃、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认为故事只有写本地区、本单位的真人真事才能教育人，这种认识是片面的。故

事中的人物和事件，虽然都是以现实生活中的原料为依据，但故事作品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从而能在群众中起更大的教育作用。

故事是要讲给群众听的。它的特点应该是：听得进，讲得出，传得开。象《老队长迎亲》、《红莲用草药》、《新老大》、《海滨新一代》等较受劳动人民欢迎的革命故事，就都是运用了故事艺术的特点，去表现革命的政治内容。这些特点，又是在群众性的创作活动中形成的。许多好的革命故事，都是在广泛的流传中，经过群众你一句，我一句的口头修改，然后，经过故事创作者进行提炼加工才成功的。所以要提高革命故事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不能闭门造车，而是要到群众中去，听取群众的意见，在群众性创作的基础上去提高。这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学习群众的语言。

故事是一种语言艺术。没有富有生活气息的鲜明生动、口语化、形象化的语言，就不能把故事内容有声有色地表达出来。许多流传较广的革命故事，都是在讲演和交流中，吸收了劳动人民朴实的、生动活泼的语言，使故事泥土味很足，讲起来很上口。象《老队长迎亲》中，社员们说：“迎亲、迎亲，迎来了两船水萍，新事新办可真好啊！”一句话就表达了贫下中农对新风尚的热烈歌颂。《海滨新一代》中，赵志高看了张春英等写的大字报，说了这样一段话：“就说这个春英吧，一个三年前回乡的知识青年，黄毛丫头平平常常，可是老陆呢，横看好，竖看好，象觅着了宝，弄得她身上长刺，头上出角，带着小青年跟我闹别扭。”几句话，就生动地刻划出赵志高的保守，老陆对青年一代的爱护和期望，春英的敢于斗争的性格。这些丰富的语言，是在实践中不断向群众学习的结果。毛主席教导我

们：“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为什么有些故事不能流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缺乏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有些故事写了许多漂亮的词句，但故事员讲起来舌头打疙瘩，听的人也很吃力，这就难以为群众喜闻乐见，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要创作更多更好的革命故事，就要有一支创作队伍，并使之在斗争实践和创作实践中不断提高。我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只组织七、八个人编故事，结果呢，故事员没有故事讲，革命故事不能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坏书坏故事就一度泛滥起来。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发动广大故事员也来编故事，各公社都建立起故事创作组，各大队都有创作员，形成了一支五百多人的创作队伍，创作出大批的革命故事。开始，有的同志认为，故事员只会讲故事，不会编故事。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迷信。故事是在口头创作的基础上再写成文字的，书面的故事多数是口头故事的记录。我县有一个五十多岁没有文化的老贫农，怀着积极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治热情，不仅会讲故事，而且编出了好几只革命故事。这说明讲故事的，完全能够编故事，而且还可以编得很好。提倡故事员编故事，故事创作队伍就能扩大，故事创作就能繁荣。

队伍建立起来后，怎样逐步提高创作水平？提高的方法，不是离开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单纯去学创作技巧，而是要到群众中去提高，向群众学习，向生活学习。扎根在群众中土生土长的故事员，大多数是革命的知识青年，他们有文化，有革命干劲，这是编故事的有利条件。但他们身上也有弱点，对贫下中农的思想感情还了解得不深，由于缺乏阶级斗争的经验，对党的

基本路线的认识也不深，对本地区的情况和农业生产的知识也不很熟悉。他们往往不善于发现周围的先进人物、先进思想和新生事物的萌芽。因此，首先要帮助他们在斗争中不断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提高他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自觉性，提高他们观察和分析事物的能力，提高他们为革命写故事的责任感。要鼓励他们不脱离生活，不脱离群众，不脱离劳动，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做人民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

创作革命故事，当然也要掌握它的艺术技巧。所谓技巧，无非是用艺术手法反映生活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不会凭空而来，而是在创作实践中逐步掌握、提高。有的同志关门钻研艺术技巧，结果编出来的故事，群众批评：“不象我们这里的‘土特产’，听不懂！”可见，离开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土壤，你的“艺术性”就不受劳动人民的欢迎。还有一些编故事的同志，只编不讲，编出来的故事往往不上口、不动听，听的人也感到乏味。因此，我们提倡编故事的人也要讲故事。

要提高创作人员的创作水平，有关部门要热情地支持他们的创作，为提高他们的创作水平创造条件。我们县依靠各级党组织，经常组织故事创作员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在坚持对他们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同时，利用各种机会让他们参加各项政治活动，为他们调查、访问、了解当地的阶级斗争的历史和现状，扩大生活面提供条件。许多公社、大队的领导干部经常同创作组的同志一起集体讨论，出点子，提出修改意见。县里每年召开几次故事创作交流会，总结交流创作经验，还经常地举办创作学习班，集体讨论、修改稿子，推动全县革命故事活动的开展。

李 鸿 章 出 洋

史 经

一八九六年三月的一天，上海港码头“鸣”地一声长鸣，一艘名叫爱纳司脱西蒙号的法国轮船，烟囱口突突地吐着浓密的黑烟，慢慢地离开上海，向一望无际的洋面驶去。这艘轮船上的乘客提起来赫赫有名，非同寻常，为首的是清朝政府出使欧美各国的“钦差头等出使大臣”、太子少保、文和殿大学士、赏戴三眼花翎、赏穿黄马褂、前直隶总督李鸿章，官衔写起来得长长一大串，要一口气念完倒是挺费力的。钦差出朝，地动山摇。同船的有一大批随员，其中有他的儿子李经方、亲信罗丰禄和洋顾问。

爱纳司脱西蒙号驶离黄浦江后，海面平静，万里无浪。七十多岁的干瘪老头李鸿章，端坐在官舱里一张铺着虎皮的椅子上，满面春风，手拈着一小撮山羊胡子在同他儿子李经方计议这次出洋的行程和打算，颇有天下滔滔、舍我其谁之慨。他们两人商量了半天，李鸿章把眼望着李经方，沉吟半晌，微咳了一声，说：“经方，刚才讲到的这些事，关系重大，必须找罗观察共同计议一下。”

“是！”李经方回答着。他站起身来向舱门外站着的侍卫嘴唇动了一下，狭窄的通道上立即响起了一串“中堂大人有请罗

观察老爷”的响亮喊声。

罗观察何许人也？他是李鸿章的亲信，名叫罗丰禄，外号“洋务通”。此人头子活络，八面玲珑，既会诗云子曰，又懂得几句“爱、皮、西、地”，称得上是学贯中外，满腹经纶。这次李鸿章出洋，少不得把这位宝贝幕僚带在身边，为了堂堂天朝的体面，还让他挂了个三品观察衔。李鸿章传令一下，罗丰禄赶紧狗颠屁股跑来，一进舱门，就是一躬到地。

“中堂召见晚生，不知有何吩咐？”罗丰禄眼观鼻、鼻观心地装出了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

李鸿章摆了摆手，示意罗丰禄坐下。他慢条斯理地端起了手边翡翠烟嘴白银镶金的水烟壶，站在一旁的跟班赶紧嚓的一声，点着了纸捻子，毕恭毕敬地伸过去点着了水烟。李鸿章闭着眼睛咕噜咕噜地吸了几口，刚一张开眼，又立即眯成一条细线，阴沉沉的目光盯着罗丰禄，又扫视了坐在右旁的李经方，清了清嗓子，然后一字一句地说：“这次出使西洋，是很不容易的啊！此行上托大清朝的气运、皇太后皇帝的洪福，下赖同班各位亲王、中堂们的信托，当为朝廷谋长治久安之计，以建立百年不拔之

基。”说罢，看了看李经方和罗丰禄。

“是啊！这次出使西洋，的确出乎意料之外。”李经方舐了舐嘴唇说。他感到又感慨又高兴，声音渐渐地高起来：“去年在东洋签订《马关条约》，国内一片反对声，好生厉害。我心想从此恐无再起的希望，谁知这番蒙皇太后、皇上的恩宠和老人家在外国的崇高声誉，又要老人家出洋考察，虽说路途上不免要受点风波颠簸之苦，为国效劳，也是理所应当。何况这回的场面比前几次更大，可以说是够风光的了。我们一定要……”李经方越说越激动起来，本想继续发挥，忽见李鸿章阴沉沉的目光往他身上扫，自知把话说溜了嘴，在当中堂的父亲面前太嫌放肆，有亏人子之礼，赶紧把还没有说完的话咽回到肚子里去。

李鸿章抬了抬眼皮，似问非问地向着罗丰禄，说：“丰禄，你呢？”罗丰禄察颜辨色，听了李鸿章父子的话头，转了转眼珠，马上接着说：“是这样啊！去年中堂东洋议和，以圣人柔远之道对待东洋岛夷，挽回了兵连祸结的局势，使天下重视太平，此乃朝廷的大幸，中堂的奇功。可恨那些小民不识好歹，以爱国自命，轻言战争，痛诋和局，公然辱骂中堂，街头巷尾，遍贴揭帖，声势实在厉害！还有那御史安维峻也兴风作浪，上摺弹劾，对中堂大人落井下石，好不可恶……”

李鸿章一句一句听下去，陷入沉思，听到后来，不禁有点烦躁，他那早已花白了的山羊胡子也有点颤动。他陡地两眼睁开，打断了罗丰禄的话说：“去年的事暂且搁下。我孔圣人有言，小不忍则乱大谋，什么丧权辱国啊，全是书生之谈。自从周秦以后，对待外夷之法，征战者后必不继，羁縻者事必久长。当前最要紧的是办好洋务，苦苦跟在外国屁股后面学，做到那处，说到那处。我辈在位一日，即须努力一日。这

次去俄国，还要去德、英、法、美等国，总要好谋而成，不要再闹得满城风雨啊！”

“卑职正要回禀中堂。这俄国是不好惹的，此次到俄国虽说是去祝贺俄皇的加冕典礼，但它示意要中堂这样有担当的人去，后面必有文章，对它的要求必须严守秘密，万万不可走漏风声，以免引起麻烦。”

“还有，这回去德国、英国，必须趁机多购洋枪洋炮和西洋船舰，重整北洋声威。不过，洋人也实在不够讲情义，以前买来的大炮，一试放就爆炸；买来的炮弹、弹药混掺泥沙；买来的船舰，行驶迟缓，打不了仗，出不了远洋，使我中堂大人受了不少委曲，朝廷内外的口碑十分不佳。此次出洋，倒要留心一二，免得上当吃亏，招致非议。”罗丰禄说完了这几句话，眼光往李鸿章脸上一溜，心里有点忐忑不定。

“不对！”李鸿章面色往下一沉：“丰禄，此话有点欠理。外国的东西总比中国的好，我李某人办了三十年洋务，学到了一个乖，就是造船不如买船。招商轮船是我开办洋务几十年来最得意的手笔，得力全仗购买外国轮船。外国人的船就是比中国的好，外国人就是比中国人聪明。甲午之败，败在我华员技术不佳，不善操纵机器，不能归罪于洋人的船舰枪炮有毛病。须知我中华不论是有贝之财，还是无贝之才，不独远逊西洋，抑实不如日本。我们要保大清朝廷，不搞洋务，不依靠外国人，又有什么办法呢？”

李经方、罗丰禄听了这番卖国议论，赶忙连声称“是”。李鸿章瘦削而枯黄的双颊上，显得有点兴奋。他用手摸了摸胡子，接着说：“联络西洋，购买枪炮船舰，是此行要务。搞洋务，不能怕多费财，不能怕缓收效，只要跟着洋人，百年之后，或有与外洋争胜之日。心急可喝不得热粥汤啊！”李鸿章说完这些话，眼睛一闭，头往后一仰。罗丰禄是在李鸿章身边耽惯了，知道谈话

已经结束，就轻手轻脚地退出了官舱。李鸿章喃喃地自言自语念道：“要保朝廷，要保圣道，不能不仰仗洋人。中不如西，学西可也。”这时，舱内亮起了灯，舱外是海天茫茫，一片暮色。

几天之后，爱纳司脱西蒙号轮船驶进了苏伊士运河的埃及亚历山大港。

这天，亚历山大港出奇的热闹，挤满了各国使节、军火商和看客。原来，李鸿章放洋的消息传出后，欧美各国政府和富商大贾，都盘算着清朝政府经过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必需筹借赔款和重建北洋海军，李鸿章此番西来，眼见正是一笔极大的好买卖，便纷纷发出电报邀请李鸿章到本国访问。当李鸿章的行程指向苏伊士运河时，各国使节纷纷来到亚历山大港等候，他们有一个想法，谁先把李鸿章接了去，谁就会从这个大官僚买办身上取得更多的利益。沙皇俄国对中国领土十分垂涎，一得到情报，为把李鸿章这个肉票先抢到手，作了充分准备，特派乌赫唐斯基亲王带领一批人员乘专轮赶来。乌赫唐斯基看到德、英、法、美等国的代表和商人乱哄哄一团，便利用他的亲王身份和李鸿章的亲俄态度，以快速行动把李鸿章一行拥上了俄国轮船，风驰电掣般直向敖得萨开去。

经过这幕绑票式的紧张迎接，李鸿章就开始了对外国家的访问。

李鸿章到俄国，停留一个半月。沙皇尼古拉二世对他优礼备至，百般笼络，李鸿章贿赂到手，银子是白的，眼乌珠是黑的，管它什么民族和国家的利益，笔尖一挥，偷偷摸摸地在圣彼得堡签下了《中俄密约》，出卖了中国的东三省主权。李鸿章合同到手，怡然自得，吹吹打打、风风光光地离开了圣彼得堡，由俄去德访问。

到德国，德皇威廉二世为李鸿章专门

布置了一次军事演习，以炫耀德国的军威。那天，威廉二世盛陈仪仗，领着李鸿章一同观操，在检阅台的中央，仿照着中国官场的气派，张红缎徽，置虎皮椅，李鸿章受宠若惊。一队队德国士兵腆着肚子扛着枪、耀武扬威地迈着大步走过检阅台，伴着一阵阵震耳欲聋的大炮轰鸣声，李鸿章看得目瞪口呆，深深神往。看完，定了定神说：“我北洋军队要是能有十几营这样的天兵，内固邦国之本，外存列强之林，那才神气呢！”李鸿章的心完全被那些洋枪洋炮俘虏了。

李鸿章对以“铁血宰相”闻名的俾斯麦，仰慕已久，专诚去拜会了他。俾斯麦特别关照李鸿章说：“你们必须拥有多多的克虏伯大炮。你要知道，克虏伯先生建立了巨大的功业，对我们德国有伟大的贡献，我们德国军队能够称雄天下，就全依靠克虏伯兵工厂提供了优良的武器装备。爱森（克虏伯军火工业所在地）今日的轰鸣是和平曲，明天它将用千万尊大炮之口，为整个德国发言。”俾斯麦的一席话，又一次大大地震动了李鸿章的衰弱神经，使他感到既惶悚，又迷惑。

提到克虏伯，是李鸿章早已耳熟的名称。原来只知道是个厂，是一个制造洋枪洋炮的大工厂，他曾经用这个厂的枪炮装备淮军打太平军，打捻军，用农民军的鲜血染红了缨帽上的顶子，步步高升，直到今天的高位。饮水必须思源。他辗转打听，才知道这个厂就是一个叫克虏伯的大资本家开办的，怎样会制造出这样多神奇的武器来，他一直很向往，现在克虏伯三个字在他的眼睛里更具有诱人的魅力。

几天后，李鸿章乘坐着威廉二世给他专备的四轮六马皇车，带同李经方和洋顾问德璀琳直奔爱森，访晤军火大王克虏伯。

矮胖的克虏伯把李鸿章接到豪华的会客厅，对这个来自远东的阔绰主顾，备极殷

勤，亲自递上雪茄，端上咖啡。李鸿章对克虜伯厂本来早已神驰，此刻，克虜伯先生就出现在他的眼面前，当然更不会放过这个登门求“宝”的机会。双方说了些客套话后，渐入正题。克虜伯移动着滚圆的身躯凑近李鸿章，装出一副慎重的样子说：“噢，贵国应该建立一支足够数量的炮兵。我这里有各种口径的大炮，最新的大炮，只要阁下需要，尽可提供方便。”克虜伯还怕李鸿章没有入港，又加重语气说：“一个大国，一定要有一支实际的炮兵，强大的炮兵。”这个被称为“爱森皇帝”的军火老板，用嘶哑的声音唱起了甜蜜的催眠曲，他对李鸿章的态度是那样地亲密，活象阔别多年重逢的老朋友，真心诚意地充当起李鸿章使团的军事顾问，为他们盘算、出点子。

“阁下肺腑之言，鄙人十分感激。”李鸿章听了译员的翻译后，表示了由衷的感谢。接着，他用略带矜持的口气说：“我北洋舰队添购洋炮，历来专向贵厂购买。敝处陆营所用各种口径的洋炮，也大多向贵厂购买。我虽然自造枪炮，但比起贵厂来，实有天壤之别。我国有人极力主张自己制造枪炮，但我深知炼铁炼钢，技术复杂，决非三五年间所能告成。贵厂制造的枪炮用钢，乃独创之秘诀，欧洲各国各厂都及不上。想我中国试办伊始，岂能仿造！此番西来求经觅宝，对贵厂寄托了很大的希望。”他吸了口雪茄，略顿一下，又继续说道：“贵厂是世界著名的军事工业，技术日新月异，参天地之化育，夺造化之巧工。此来造访，意欲定购一批枪炮和船舰，但要好的新式的。请看在贵国对大清的友好关系上，望能做到货真价实，诚实不欺。”

“那里，那里？”坐在沙发上翘着腿的德璀琳马上接口说。“德意志帝国历来对大清帝国十分友好。我国臣民对中堂的热心为国办事，尤其感到钦佩。”德璀琳边说边翘

起了大拇指。他接着用手一拍胸膛，喜形于色地说：“我德璀琳虽说是个德国人，但在中国办税务已多年，忠心耿耿地为大清帝国效劳，可算是半个中国人，中国可说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以人格担保，克虜伯先生对中堂十分尊敬，决不会把次货充好货，一定是国际上的新产品，中堂尽可放心。”说罢望着克虜伯。

“当然是这样，一定是新产品、新技术。”克虜伯赶紧会意地应道。但是，他心里却在想：“这个瘟牲，实在太没有志气了！不过，他对我德国来说，倒是个刮刮叫的好买办。”

一笔数量可观的军火买卖就这样地在克虜伯的会客厅迅速成交了，其中包括订购海容、海筹、海琛三艘巡洋舰。克虜伯为了拉紧主顾关系，放长线钓大鱼，主动提出要赠送给清朝政府六门崭新的大炮。据说这六门大炮价值十万零八千两银子。当然，克虜伯是不会白送的，赠品价值和给李鸿章的大笔“佣金”，事实上都在军火交易的巨额利润中得到了补偿。

在克虜伯的陪同下，李鸿章缓慢地走过堆满灰屑和废料的场地，参观了枪炮厂和造船厂。这些厂的经理、工程师都把自己的产品吹嘘得天花乱坠，李鸿章和李经方见一样，赞一样，满口称羨不已，在他们的眼中，外国的东西可以说是没有一件不好的。他们平时耳朵里听到个“洋”字，膝盖就有点发软。这次身临其境，当然是目迷神眩，简直不知道该怎样表达赞赏的心情了。但是，当他们在厂里游历的时候，那些挥着铁锤、浑身淌汗的工人们，却都向他们投射了一道道奇怪和轻蔑的眼光。

从厂房到工地没有兜上半个圈子，平时养尊处优、坐惯了八人大轿的李鸿章不禁感到很疲乏，累得快要连脚也抬不动了。他不想参观全厂了，再说，这种琐事也用不

到他李中堂去一一过问。他用眼睛向李经方一楞。李经方立即懂得了他父亲的意思，向克虜伯表示感谢和告辞。临别前，克虜伯殷切地赠送李鸿章一方全厂模型和一套枪炮船舰模型。李鸿章叫李经方接过模型，称谢再三，摸了又摸，视为珍宝。当李鸿章还在彼得堡参观国际博览会上看到这些模型时，就曾经向德国代表表示，要去德国实地参观。这一回，他总算如愿以偿，带着满足的心情回到行馆，当躺在床上时，虽然身体十分疲乏，但是爱森的“轰鸣”，那些机器、大炮、兵舰、模型……，仍在他脑海里一上一下翻腾，恍若游历人间仙境，想来想去只恨自己脸皮太黄，鼻子不高，这可真是“今世权充走狗，他生当作欧美人”的了。

离开德国后，李鸿章历访荷兰、比利时、法国，然后到了英国。他对英国阿姆斯特朗军火工业深感兴趣，可以说是不亚于德国的克虜伯。他抵达伦敦拜会英国首相后，立即乘车来到阿姆斯特朗军火工业的所在地——格拉斯哥城。满头白发的大资本家阿姆斯特朗彬彬有礼地迎接了这位清朝的钦差大臣。两个老头，一个西装毕挺，一个锦袍蟒褂，一个是军火商，一个是大买办，一肥一瘦，进入马车的车厢，驾驶座上穿着制服的马车夫神气地挺直了身躯，高高地举起了鞭子，只听得“啦”的一响，马车直往阿姆斯特朗厂驶去。

船坞里高高地耸立着的铁甲舰，一下子就把李鸿章的目光给吸引住了。“巍乎高哉！洋人可真是了不起啊！”李鸿章从心底里发出了赞美声，阴沉沉的目光向左右随从扫过去，示意他们搀扶自己登上舰身。

这一下，可把陪伴在一旁的李经方、罗丰禄给吓坏了。堂堂的中国钦差大臣，撩起袍服攀登外国的正在建造中的铁甲舰，岂不有损大清国体。他们一个个你望我，我望你，谁也不愿动身过去搀扶他。

“唔，你们怎么了？”李鸿章从鼻子里哼出了这句话，声音里可以听得出颇有些怒气。“你们以为有损国体是不是？须知我此番出洋，目的在于量中华之物力，买西方之利器，为我大清朝奠定万世一统之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过来，扶我登舰！”

李经方、罗丰禄一见李鸿章发怒，赶紧战战兢兢地过去搀扶他登舰。李鸿章登上舰身东张张，西望望，心旷神怡，感到十分满足。他不时询问陪同参观的主人，千方百计地搜寻洋人技术高超的证据，以便回国去卖弄见闻渊博，好堵死朝野反对派的嘴巴。他一下舰身，就十分感叹地说：“我过去早就预言，中国如欲自强，非购卖外国的铁甲舰不可。今日参观贵厂，更深信此言不谬。”

一脸肥肉的阿姆斯特朗听了译员的译话，嘴角浮现出了一丝狡猾的微笑。

李鸿章这个洋奴的逻辑与别人是不一样的。他过去向英、德两国买的船舰，不但式样陈旧落后，而且钢板、机件也是旧货拼凑起来的，外表上油漆一新，十分堂皇，实际上却是破铜烂铁，不堪一击。甲午中日海战的事实证明，帝国主义是决不会把好东西卖给中国去对付帝国主义的！但是，李鸿章始终认为这不是外国资本家卖假货骗人，而是中国人自己不争气，不会使用。他坚决抱定“一分价钱一分货”的信念，认为洋货越是“昂价”，就越是“最新之式”，“先声已足夺人”，不管花费多少外汇，也一定要设法买到手。这次，李鸿章又以高价向阿姆斯特朗厂订购了海天、海圻两艘巡洋舰。其实，他所付出的定价，已超过了原值的两三倍，阿姆斯特朗拿着这笔预付款，就可另办一个同样规模的车间了。

李鸿章结束了阿姆斯特朗厂的参观后，踌躇满志，自觉不虚此行。接着，他便按原定打算，渡过太平洋，前往另一个资本主义大国美国去觅“宝”了。美国，是他这

次出使西洋各国的最后一程。

十月初的一个上午，从天津码头到市内的主要街道，布满了岗哨。一队队兵弁，吆喝、驱赶着来往行人，封锁着通衢要道。

一些茶楼酒店倒是挤满了人。其中有上市赶集的庄稼汉，也有拉人力车为生的车夫，还有被裁撤、靠干零活为生的防勇和各种摊贩。他们因为今天开不了市，索性到茶楼酒店歇个脚，沏壶茶，喝杯酒，谈谈山海经，听听新闻。所以这些地方竟比往常还要热闹。

“又发生什么事情啦？”汇集在一家茶楼里的人互相打听。

“李中堂从外洋回来，今天到达天津，制台大人和许多官爷都去码头迎接啦。待一回，他们都将从这儿经过。”茶楼伙计一边给顾客冲茶水一边滔滔不绝地说。

“噢！原来是钦差大臣回国，怪不得这样威风。”

“钦差！什么钦差！去年去东洋送了台湾省，这回又不知送了什么，简直是汉奸。”

“洋枪，洋船，洋货，见了洋人的东西活象见了亲老子一样，求呀！拜呀！我真不明白这些官老爷安的什么心。总有一天要把他们全都……”

他们有的叹气，有的拍桌，你一言，我一语，吵吵嚷嚷，正在发泄胸中的闷气。忽然一阵鸣锣声，马蹄声，一队旗牌和兵弁打前，接着是一乘八人抬着的绿呢大轿和一长串呢轿，疾驰而过。茶楼里的人有的怒目相视，有的窃窃耳语。

李鸿章下榻行辕，准备在天津休息些日子，然后去北京复命。几天中，行辕车马盈门，大大小小的官员相继拜访，川流不息，除天津的外，还有从北京和外地赶来的，也有领事、主教、大班一类外国人。他们都来向李鸿章问安致贺，更有许多人是

想从李鸿章及其随员那里听些海外奇谈。

傍晚，李鸿章送走一批来客，大厅里只剩下了他的儿子李经方、李经述和几个亲信幕僚。吃过晚饭，李鸿章仍回坐到居中的一张楠木靠椅上，摆一摆手，叫他们各自坐下。李鸿章嗽了两声，随即开腔说：“近日来客多，谈的事也多。我已告诉王文韶制军、张荫桓侍郎他们，这次远涉重洋，遍历欧美，向各国呈递国书，各国政府隆重礼待，对我大清国十分友好，沿途顺便购买了一批新式舰、炮，以壮我北洋军的声威。看来中国二十年内无事，总可得也。”他说到这里，嘴角不禁浮现出了得意的微笑，但是，忽而双眉又紧紧地皱了起来，沉吟了半晌说：“只是有人传言，说翁同龢师傅老盯住问俄国的事，你们可听外面有什么风声？”讲到这里，李鸿章又低声问李经方，“从外国买来送给庆亲王（奕劻）、李总管（莲英）的礼物送去了吗？”李经方赶忙回答：“昨天派人送往北京去了。”李鸿章点了点头，又回过脸看着各人，等待他们回话。

一个幕僚欠了欠身子，环顾一下室内，向李鸿章说：“同僚中都说中堂如此高龄，离家去国，远涉重洋，不避风波，为国宣劳，实在十分钦佩。但是，朝廷内外舆论鼎沸，对中堂这次出使西洋说长道短的却也大有人在。人言可畏啊！”

“唔，他们说些什么？”李鸿章问。

这个幕僚移动椅子靠近李鸿章说：“据卑职的亲戚告诉我，有一帮子人专门同中堂作对，说中堂过去花了许多钱，买来的大炮兵船，全不中用，这回又花高价去买，还不是一样。又说中堂只相信洋人，明明中国有的，可以自己造的，却把它搁在一旁，不知为什么要这样干……”

“他们懂什么？”李鸿章不等这个幕僚说完，急促地道：“今日谈洋务，乃圣之时也。目前举国朝野，人人怕谈洋务，厌谈洋

务，事情一来，不是张皇，就是鲁莽，那有不误国的道理？我再不谈洋务，大清天下还能靠什么来维持呢？外洋机器日日新，又日新，过去买的船炮是二三十年前的出品，陈旧了，我们又不懂得保养，所以不甚合用。这次出国买的都是刚出厂或正在制造中的新品。我天朝立国，一向以诚待人，洋人必亦以诚待我，既出高价，必有高货。朝中衮衮诸公，迂远而阔于事情，全是书生俗吏之见，岂不可笑！”

话音未落，另一个幕僚立即凑上来说：“中堂是当今最识时务的俊杰，苦心孤诣为我大清天下，举国共瞻，海外敬仰，深通‘圣之时也’之道。那些半瓶醋的书生俗吏不懂装懂，无事生非，实在可恶。”

“你还听到些什么？”李鸿章两眼射出恶狠狠的目光追问。

“卑职听人说，这几天街巷议论纷纷。他们胡说中堂上次到东洋去，签订《马关条约》，又割地，又赔款。这回到西洋也不会有好名堂，还不是给洋人作揖磕头，辱国丧权。有些话就更不好听了……”

原来颇为得意的李经方坐在一旁越听越犯愁，阴郁的乌云笼罩着两颊，代替了原来满脸春风的得意面色，忧郁地插话说：“舆论的问题可不能轻视，弄得不好是会出大事的。去年，那批年少气盛的举人发起‘公车上书’，把老人家骂得可够苦啊！我奉命去东洋兵舰上交割台湾，被一群暴徒围住，几乎命丧海上，真是好险呀！上午，有人隐约地说英文报纸已经把《中俄密约》揭了出来，如果事情属实，倒要提防一二。”

李鸿章与幕僚面面相觑，正苦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侍候李鸿章的亲信弁目忽地闯了进来，单腿下跪打了一个阡后，就慌慌张张地把手里的一张揭帖递给李经方，说：“报少大人，这张揭帖是从府门旁边的墙壁上揭下来的，上面的浆糊还未干呢！”

李经方颤抖着手接过了揭帖，抬头望了望李鸿章。李鸿章示意念给他听。李经方颤抖着声音念道：“原忍致今，羽翼洋人，趋炎附势，肆虐成群……”

厅堂里鸦雀无声，连地上掉一个针的声音都能听得见。李鸿章瘦削的脸绷得紧紧的。最初说话的那个幕僚寻思了半天，才慢吞吞地说道：“回禀中堂。这次中堂一回到天津，就有不少人传言山东有些地方，近来出现了一种名叫义和拳的邪教，他们专同洋人作对，骂依附洋人的人是二鬼子，说是如果执迷不悟，甘当洋人的走狗，定必痛惩不贷。他们痛恨洋货，说洋货吸去了中国人的血汗，百姓中附从的人颇多。这股风潮逐渐蔓延，京津一带民情不稳。天津这个地方可也是容易闹事的啊！”

幕僚的话刚落音，另一个弁目又慌张地闯进大厅，刚一跪下单腿，就结结巴巴地禀报说：“报、报、报大人、少大人，可了不得了！前街黑鸦鸦一大片游民，聚众闹事，领头的手里拿着点燃的火把，许多人手里拿着棍棒，正向行辕这个方向呼喊而来。兵勇们挡也挡不住。请大人赶快暂避。”

李鸿章大惊失色。但是，这个大卖国贼毕竟是经过大场面的，他定了定神说：“堵紧辕门，请天津道多派兵勇来，快！快！快！”边说身子边簌簌地抖，脚步趑趄，踉踉跄跄地躲进了内室。

厅堂里留下的幕僚个个愁眉苦脸，瘫倒在椅子上。个别胆子大的跑到院子里，从大门的门缝隙里望出去，只见一大群人黑压压地拥在辕门外，一眼望不到边，估计不出究竟有多少人。通红的火把，照亮着一张张激动的脸，群情激愤，愈聚愈多。

“惩办卖国贼！”“审判卖国犯！”“冲进去，捉住他！”不知是谁呼起了口号，激昂的呼声在人群中此起彼伏。

万里狂飙落九天

——赞革命大字报

陈祖言

扫荡着——
一切妖风阴霾，
集中起——
七亿人高昂的呐喊，
看吧！
千万张大字报呵，
掀起新的革命狂澜。
决不能让
孔老二的亡灵
再四处游说——
“复礼”倒退；
决不能让
林彪的“联合舰队”
再射出毒焰——
复辟变天。
一场批林批孔的大战呵，
象万里狂飙落九天！

谁说这是
笔墨官司，
有啥稀罕——
这可是一场真正的
两军对战！

看，在大字报燃起的
熊熊火光中，
孔家店残留的货色
被烧得
一团焦烂。
看！在大字报发出的
隆隆炮声中
林家联合舰队的贼船
被打得
屑飞尘散。
我们呵
就是要用大字报
向反动阶级
宣战！决战！

看着革命的大字报，
怎么能不
思潮起伏，
浮想联翩：
那斗争的哲学
不正充溢着
每张每篇？
那时代的脉搏

不正跳跃在
字里行间？
在大声疾呼中
分明能听到
进军的鼓点。
那一个个惊叹号
不就是
一颗颗炸弹！
——炸开了，
炸开了封、资、修的
层层防线。

看着革命的大字报，
怎么能不
豪情满怀，
斗志更坚？
青年人在反潮流中
挑起了
革命重担；
老战士在大风浪里
焕发出
青春光焰；
一起朝真理的高峰
步步登攀。
那闪光的思想
不正是
催春的惊雷，
——催开了，

催开了新事物的
百花争艳！

呵！写着大字报，
我们的思绪
能推到很远很远：
从井冈山的星星之火，
到延安窑洞不眠的灯盏。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向我们发出进军的召唤，
亿万张大字报呵
就铺天盖地，
如万里狂澜，
卷起了一月革命风暴，
望不尽文化大革命气象万千……

呵！写着大字报，
我们气吞河山，
看战斗一场接一场，
历史一篇又一篇，
革命的诗章，
永远不能打上句点！
我们呵！
更激扬文字，
大字书写，
写出继续革命的誓言呵，
写出历史的发展……





“我们赶走了希特勒， 我们也一定赶走勃列日涅夫！”

——评《勃兰登堡门旁》

徐继先

一九七〇年，苏修控制的华沙条约国武装部队，在东柏林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三年之后，以这场演习为背景的中篇小说《勃兰登堡门旁》便出笼了，并被大肆吹捧为反映了当代“最重大的主题之一”——“国际主义”的作品。

社会帝国主义却宣传起国际主义来了，岂不滑天下之大稽吗？《勃兰登堡门旁》就是这样的一篇绝妙佳作。这部小说，洋洋十多万言，其实情节很简单：它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在柏林负过伤的苏军退伍军人卡什塔诺夫，到柏林探望他的在驻德苏军中服役的儿子，看到不但“柏林城市变了”，连“人也变了”，尤其是他目睹了他儿子同德军一起进行名曰“兄弟友谊”的战斗演习后，这个原来旧恨满腔的老头子，终于被“国际主义”的“友谊”所熏化了，唱起“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赞歌”来了。

实际上的大国霸权主义，小说偏偏说这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国际主义”；实际上的侵略，小说偏偏说这是“友谊”。在这部小说里，是非就是这样完全颠倒着的。

小说中的一个驻德苏军上校普罗霍洛

夫曾振振有词地吹嘘说：“他们学习打仗不是为了去跨越别人的边界，而是为使那些有时想要跨越别人边界的人，别迈出冒失的步子。”人们不禁要问，你，普罗霍洛夫上校，不正践踏着别国的领土吗？不、不、不，普罗霍洛夫上校把这叫作“战斗的兄弟友谊”。正是由于这种“友谊”的需要，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布拉格的街道一夜之中被苏修的铁蹄蹂躏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民族权利被苏修剥夺殆尽。也正是由于这种“友谊”的需要，苏修在东德驻有三、四十万军队（小说中的这位普罗霍洛夫上校先生当然也是其中的一分子了，而且是一个颇为重要的分子），在匈牙利驻有六万军队，在波兰驻有四、五万军队……。既然美其名曰“战斗的兄弟友谊”，那么所有这些国家在苏联驻有一兵一卒没有？它的答数是：0。这种单方面的“友谊”真是太不平等，太叫人难堪了。更有甚者，苏修军队在各驻在国还可以享有种种特权，只要在“苏军有不安全之感时，可采取各种措施以消除威胁”。这种“友谊”，就是建筑在侵占别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基础上的。普罗霍

洛夫上校自己招供道：“我一辈子都是坐在箱子上的，今天在这里，明天又到那里。”这倒有点使人相信，因为，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勃列日涅夫们看来，就如小说中所写的：“到波兰或保加利亚去，比到诺夫戈罗德或苏兹达尔去要容易。”他们“跨越别人的边界”，如同在自己的国土上旅行，甚至还要神气活现些，以显“社会主义大家庭”里“一家之长”的威风啊！所以，当大大小小的勃列日涅夫们要来跟你“友谊”、“友谊”的时候，千万要警惕。黄鼠狼给鸡拜年，安的可不是好心。他们的“友谊”就是侵略和掠夺。

苏修在军事上“跨过别人的边界”或者到处张牙舞爪炫耀其军事实力，其政治目的，无非是搞“逼宫”，要那些中小国家的领导集团就社会帝国主义之范，围着苏修的指挥棒转，为其称霸世界的狼子野心服务罢了。

然而军事上“跨过别人的边界”，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在政治上、经济上“跨过别人的边界”。资产阶级是为攫取最大利润而生存的。勃列日涅夫们当然不例外。按照“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所谓分工，苏修为某些东欧国家规定这样的“前景”：保加利亚只准发展农业。“前景”就是成为苏修的“果菜园”和“宅旁园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只准发展机械加工等某些工业，“前景”也不妙，只能成为苏修的附属加工厂；匈牙利呢？给你发展些传统的工业已经不错了，“前景”也还是成为苏修的工业附庸。既然某些东欧国家不允许有自己的完整独立的经济，经济命脉被掌握在苏修手中，当然只能唯命是听了。然而这又是一种多么不公平的买卖！以石油贸易为例，苏修卖给某些东欧国家的石油售价要比国际市场高一倍以上，而其从另一些东欧国家进口的石油价格却要比国际市场低许多。一九六九年，由于苏修对东德出口价格高于对西德

出口价格，光这一年，被苏修额外榨取的暴利就有二亿多卢布，占该年东德出口总额的近六分之一。这种经济上的残酷剥削和无耻掠夺，大概也是叫做“战斗的兄弟友谊”吧！这不禁使我们想起了鲁迅杂文《牺牲谟》中那个骗走了人家最后一条裤子，还自吹是“成人之美”的恶棍的丑恶嘴脸。当然，那个恶棍也算不了什么，与今日的苏修相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以“友谊”之名，行占领、剥削、掠夺之实，这就是社会帝国主义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这种政策是由它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苏修叛徒集团在国内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一小撮特权阶层垄断着苏联的国民经济，垄断已经成为苏修社会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列宁指出，垄断的必然结果是侵略、扩张，争夺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现代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结果。垄断资本集团主宰的资本帝国主义是这样，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统治的社会帝国主义也是这样。了解了这一点，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疯狂扩张就好懂了；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满嘴“友谊”也就好懂了。有侵略，就有反抗。现在，苏修到处伸手，到处扩张，结果到处碰壁，它的帝国主义真面目已经越来越暴露。为了掩盖它的越来越大的扩张野心，就不得不把“友谊”的廉价口号叫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响。《勃兰登堡门旁》这样一部用友谊掩盖侵略的小说，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笼的，它适应了苏修叛徒集团对外政策的需要，因而受到赏识，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勃兰登堡门旁》还故意地把以普罗霍洛夫上校为代表的苏军一伙，编造成为当年是把东欧人民从法西斯铁蹄下解放出来的救世主，而今天又是东欧人民的恩赐者。为了使这种编造能够达到吹嘘“友谊”的目的

的,小说是很下了一番功夫的。“华沙过去并不是这样的”,“一片废墟”,“现在建了那么多大厦”;“柏林过去也不是这样的”,现在,呵,“绿树成荫”,“行人如织”,多繁华,怎么来的?还不是靠普罗霍洛夫者们解放你们,帮助你们建设起来的!可是从这种自吹自擂的“友谊”中,人们却看到了社会帝国主义的恶习,嗅到了大国霸权主义的臭气!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把支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看作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没有什么值得吹嘘的。并且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都是相互支持的,援助不是单方面的。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确实给东欧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以很大的影响,但是,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本身也是同东欧各国人民长期的反法西斯斗争所给予的支持分不开的。而东欧各国的解放,则总归是这些国家人民的长期斗争的结果,“首先是依靠自己的斗争,其次才是国际的援助。”而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修正主义上台,就是大资产阶级上台,就是法西斯上台。苏修叛徒集团就是当代的法西斯、当代的希特勒,是骑在东欧人民头上敲骨吸髓的死敌。它们根本没有资格谈论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它们恬不知耻地以“反法西斯英雄”自居,把自己打扮成普渡众生、救苦救难的救世主,这只能说明他们歪曲客观事实已经到了何等卑鄙的程度。

为了要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小说中精心安排了诸如此类的情节:在飞机上要为“从莫斯科走到柏林的人干杯”,因为他们是“功臣”;在波兰兵营参观历史厅时,白发苍苍的波兰军官流利地用俄语解说:“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五日……全师宣誓……忠于对苏联的联盟”,因为“是苏联给了我手里的……武器来同我们共同的敌人

作斗争……。”小说还蓄意编造了德国人汉斯、库尔特父子等许多人物,通过他们的嘴,为苏修侵略、霸占东欧歌功颂德,似乎今天东欧各国人民是当真把苏修的法西斯统治当作“友谊”来领受的。你看,在工厂里,到处张贴着歌颂同苏联友谊的大幅标语;至于象卡什塔诺夫这样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服过役的退役军人到汉斯家里去作客,那简直成了救世主光临,真是一派“无论你走到哪里,都会遇到友谊”的情景。可惜,这种盛况只存在于小说的杜撰之中,在现实的东欧却是不存在的。一九六八年苏修用刺刀和坦克制造了“捷克事件”以后,塔斯社不也发了许许多多所谓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热烈欢迎“兄弟的苏军”来把他们“从背离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拯救出来”的消息吗?但是,真实情况却是从一九六八年十月到十一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布拉格就发生了多次公开的示威游行,数以千计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高举“宁死不屈”、“我们要自由,不要俄国的奴役”等标语和旗帜,抗议苏修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示威群众不怕苏修占领军的镇压,愤怒地冲向苏修大使馆,向着苏修大使馆高呼:“俄国佬滚回去!”“我们赶走了希特勒,我们也一定赶走勃列日涅夫!”这才是东欧人民的真正形象。这种光辉形象不但存在于广大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之中,也存在于其他东欧国家人民之中。去年华沙上演了一个以反抗老沙皇对波兰人民的压迫为主题的历史剧《先人祭》,轰动全波兰,不正说明了广大波兰人民决心从新沙皇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的新觉醒吗?毛主席说过:各国人民“不会拥护修正主义,有些人暂时拥护,将来终究会抛弃它。”这就是历史的真理!

当然,苏修侵占和控制东欧,仅仅是它妄图称霸全世界的桥头堡。十九世纪的老沙皇尼古拉一世曾经叫嚣:“俄国国旗不论

在哪里升起,就不应当再降下来。”而今天,老沙皇的魔影正深深地印在克里姆林宫的新贵族的肥脑中,他们正重温把侵略之旗升到全世界的旧梦。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倒是说出了勃列日涅夫之流在公开场合羞羞答答不敢公开说出的话:“士兵们从战壕里跳出来,马上就遮住了半个地球,就象遮住半个地球仪一样。”区区东欧,何足

以填新沙皇称霸世界的欲望?要遮住半个以至整个地球,这才是新沙皇梦寐以求的心愿。这不正恰恰暴露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同美帝既争夺又勾结,妄图称霸世界的狂妄野心吗?

捷克人民说得好:“我们赶走了希特勒,我们也一定赶走勃列日涅夫!”胜利属于东欧人民!胜利属于世界人民!

附:

苏修中篇小说《勃兰登堡门旁》故事梗概

一九七〇年,图拉州某集体农庄的养蜂人卡什塔诺夫搞到了一张前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旅行证,兴冲冲地从莫斯科飞向柏林。

卡什塔诺夫到德国去的目的,不同于一般的旅行者。首先,他是想去看望正在驻德苏军中服役的儿子。其次,他想去看看二十五年前到过的德国土地,特别是去看看柏林市内有名的勃兰登堡门。当年,他就是在胜利前夕,在勃兰登堡门旁负了重伤,被送回了苏联。至今他的身上仍有未取出的弹片,每逢阴雨就作痛。他一向认为,正是这块弹片毁了他的前程,使他至今只能当一个养蜂人。

想当初,卡什塔诺夫是步行着打到柏林的,前面有地雷炮火挡路,后面留下无数的士兵墓。而现在,从莫斯科飞到柏林,只化了两个半小时。他在飞机上看到德国的土地,感慨地想道:“既然自己的亲生儿子在那里生活服役,那么这个别人的国家也就不怎么是别人的了。”

卡什塔诺夫一到柏林的旅馆里,就向旅行团请假,独自来到翁捷尔—登—林登大街,沿着这

条大街走到了勃兰登堡门。大街上绿树成荫,行人如织,已经丝毫看不出战争遗迹,只有勃兰登堡门还是当年的老样子:六根沉重的圆柱,上面有四只青铜的狮子。许多人在门前拍照留念。卡什塔诺夫看到这种和平景象,又想到自己身上的弹片,心中感到十分委屈。他决定无论如何要把儿子带到这儿来一次,让他看看当初老子负伤的地方。

接着,卡什塔诺夫乘火车到郊区一个驻德苏军的兵营里,见到了儿子谢尔盖。在兵营门口,卡什塔诺夫还遇见了这个部队的首长普罗霍洛夫上校。他们俩是老战友,二十五年前,普罗霍洛夫在进攻柏林的苏军中当中尉排长时,卡什塔诺夫是他排里的一名中士。上校热情地邀请卡什塔诺夫到他家去吃饭。卡什塔诺夫到了他家里,看到上校的住所很宽敞,但傢俱摆设得好象都很不妥贴,很不固定。上校解释说,这是因为主人的性格“传给了东西”,他自己“一辈子都是坐在箱子上的,今天到这里,明天又到那里”。

当天夜里,华沙条约七国军队的“战斗的兄弟友谊”演习开始了。谢尔盖所在的摩托化步兵部

队也出发参加演习。

一天，普罗霍洛夫上校来到观察台上。从观察台通过望远镜可以清楚看到演习场面。当天的演习计划是：强渡一条大河。左翼由苏军的直升飞机载着捷克的空降兵到对岸降落。中央由波兰坦克开路，随后苏军的摩托化步兵跟着渡河。右翼由匈牙利工兵搭起浮桥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家人民军通过。在这一切行动之前先由保加利亚飞机进行轰炸。

普罗霍洛夫拿起望远镜，一条河流就出现在眼前。使他十分惊奇的是，今天他部下的摩托化步兵参加演习所走的进攻道路，竟同二十五年前他当排长进攻柏林时的道路相重复。一九四五年四月，他率领全排士兵渡河强攻河对岸的一座给水塔，被塔里的德国机枪打死了一大半，战斗结束时只剩下了六个人，其中之一就是卡什塔诺夫。今天，他看到卡什塔诺夫的儿子谢尔盖指挥着一个班，和德国的国家人民军巧妙地配合，成功地占领了同一座塔。儿子也走上了父亲的战斗道路，这真是奇迹。不过这不是战争的重演。“他们学习打仗不是为了要跨越别人的边界，而是为了让那些想这样做的人不敢采取冒失的步骤。”

演习顺利结束了，谢尔盖所在的连队邀请保、波、捷、德四国军人到营地联欢。谢尔盖在演习中结识的一个年轻德国兵库尔特带着自己的父亲汉斯来了。谢尔盖的父亲卡什塔诺夫也由上校接到了营地。

卡什塔诺夫在儿子参加演习期间，随旅行团

参观访问了许多德国的工厂农村，到处受到友好的欢迎。在各国士兵联欢会上，德国兵库尔特及其父亲汉斯对卡什塔诺夫也十分尊敬、友好。卡什塔诺夫同汉斯并肩坐着看节目，想到这个汉斯也曾参加过侵苏战争，而他们的儿子竟成了好朋友，心中感慨万千。后来，他应邀到汉斯家作客，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他看到墙上挂着一幅围着黑边的照片。原来，这是汉斯的弟弟，在莫斯科城下战死。卡什塔诺夫就想，原来战争也对这一家留下了伤痕。虽然现在希特勒已经死了，可是子弹仍在地球上空呼啸，每一朵乌云都有可能变成一场暴风雨。不过，武力可以用武力来对付，具有伟大意义的是，现在面对暴风雨站着的已不仅仅是伊凡们，同伊凡们并肩站在一起的还有库尔特们、斯杰凡们、弗朗蒂舍基们……

经过在德国的一段时间访问，卡什塔诺夫的思想感情起了变化。他对自己前程被毁的委屈情绪消失了。所以在他回国前最后一天，他和谢尔盖一起在柏林城内游玩时，他决定不带儿子去看勃兰登堡门，而是邀请汉斯父子一起去游特列普托夫公园。在公园中，他们看到了一个著名的大雕像：一个苏军战士巍然屹立，一手拿剑，一手爱护地抱着一个被救的儿童。

卡什塔诺夫觉得这个战士非常象那个在给水塔前牺牲了的战友利比亚宁，谢尔盖说象他的父亲，好象是根据他父亲战时的旧照片雕塑的，而汉斯则说：象谢尔盖，年轻又漂亮！

征 求 订 户 启 事

本刊自今年七月份起，交由邮电局在全国发行。凡要订阅本刊的读者，请径向当地邮电局办理订阅手续。每期定价 0.25 元，每季订费 0.75 元。

女 车 工

黄 世 益

手揪按钮，电门跃上闸，
马达应声霹雷炸；
眼瞅钢轴，机头旋似飞，
车刀铮铮闪光华。

是谁喜驾大车床？
墙上捷报飞彩霞。
她，祖国第一代女车工，
火辣辣脾性铁打的娃！

有重担——
亮出肩膀：抗得下！
有难题——
挺起腰板：咱不怕！

那柄闪光的钢尺，
刻度里——记录战斗生涯；
那掀动油烟的铁屑，
一缕缕——展开锦绣图画。

——“一二五”钢轴映着她的笑脸，
油井钻杆绽着她的汗花……
妇女能顶半片天，
听，隆隆机声好回答！

啊，女的车工铁打的娃，
党打开“三从四德”铁锁枷，
你似车刀奋战在时代刀架上，
铮铮铮，热血乐为革命洒……



(插图：方向明画)

春 雷

陈 安 安

隆冬车间赛阳春，
浴汗奋战热气腾，
支书举锤喊“大干”，
炸响春雷第一声！

报 春 花

王 亚 法

焊花就是报春花，
早把船台春讯发，
未待东风绿枝头，
千轮争把大江下。

碧海红心谱凯歌

东海舰队 王家林

巡逻东海，
守卫前沿，
我们聚集在层层甲板上，
我们簇拥在座座炮塔前，
我们喜读《西沙之战》，
——这来自南海的战斗诗篇！

在那贼爪侵袭的时刻，
我们发出了钢铁的誓言：
祖国的领土，一寸也不准侵占！
祖国的主权，半点也不准侵犯！
仇满怀，恨满腔，
握钢枪，挥铁拳，
我们急盼任务，
我们枕戈待旦……。

今天啊，
祖国的旗帜，
重又飘扬在南海海天，

我们从《西沙之战》中，
知道了西沙战友怎样勇敢作战，
知道了西沙战友怎样把豺狼驱赶！

啊，英勇的西沙战友：
你们守卫着南海大门，
南大门外，有横行霸道的鲨鱼，掀风
作澜；
我们保卫在东海要塞，
东要塞边，有野心勃勃的熊罴，舞爪
瞪眼。

我们日夜巡逻，严阵以待，
我们时刻准备把敌人歼。
战友呵，只待一声命令下，
我们定象你们那样——
碧海红心谱凯歌，
大浪淘尽帝、修、反！

肃清“无冲突论”的流毒

必须批判“无冲突论”

赵晨晖

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文艺领域里反对复辟倒退的斗争也在深入发展。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文艺工作者对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回潮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形势大好。

“无冲突论”是文艺黑线回潮的一个突出表现。这是前进与倒退、革命与反革命的阶级斗争在文艺上的反映，不是一般的艺术问题、认识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是坚持还是反对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这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也是我们与刘少奇、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实质。“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毛主席反复强调的这一条基本路线，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生命线，是引导我国人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保证。一切修正主义者为了实现资本主义复辟迷梦，都要反对这一条基本路线，而竭力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刘

少奇说什么“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林彪叫嚷我国已经“毫无修正主义了”，目的都是为了反对党的基本路线。而“无冲突论”正是反动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在新形势下在文艺上的表现和反映。“无冲突论”从根本上抹煞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事实，把充满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社会描绘成毫无矛盾的“君子国”，从而掩盖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无冲突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重新抬头，是林彪“克己复礼”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的必然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修正主义路线头目的倒台，资本主义复辟阴谋的破产，无产阶级专政的空前巩固，给了国内外阶级敌人以致命的打击。而对于修正主义者更为可怕的是，人民群众在革命中大大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党的基本路线日益深入人心。林彪之流懂得，要实行政治上的复辟，必须先在意形态领域里实行复辟，也就是要把人民群众的思想拉向倒退。于是，他鼓吹唯心主义的“天才”史观，胡说创造

历史是少数“天才”们的事，恶毒诬蔑人民群众；他攻击我们对帝、修、反的斗争“过分”了，“做绝了”，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宣扬“仁爱忠恕”、“中庸之道”；他大要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对自己的党羽授“韬晦”之术。所有这些都是要解除人民的思想武装，妄图使人民群众相信，阶级斗争不存在了，路线斗争不存在了，党的基本路线可以取消了。总之，是要用“阶级斗争熄灭论”取代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用“中庸之道”取代无产阶级的斗争哲学，为资本主义复辟扫清道路。这是一种十分险恶的“换心术”。林彪向来是重视“笔杆子”的，“无冲突论”的重新出现也就不奇怪了。这倒使我们得到一条有益的经验：越是革命取得伟大胜利、革命形势大好的时候，越是要牢记党的基本路线，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如果从哪个角落里刮出“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黑风，那就要警惕，有人在妄图复辟。而且还要注意，在文艺上，“无冲突论”的倾向又可能抬头了。

政治路线决定着文艺路线。“无冲突论”既然从根本上否定了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自然也是对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根本否定。无产阶级文艺是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有力武器。因此，无产阶级文艺必须旗帜鲜明，充满革命斗争精神，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而要这样，不表现阶级斗争是不行的。刘少奇、林彪之流鼓吹“无冲突论”，提倡什么“娱乐性文艺”、“无害文艺”、“咖啡文艺”，就是要阉割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斗争精神，剥夺无产阶级手里的战斗武器。你们要表现激烈的阶级斗争吗？要歌颂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和胜利吗？他们说“太刺激了”，“工农兵不爱看”。太刺激吗？确实很刺激，可是刺激了谁呢？不过是他们

这一伙梦想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工农兵不爱看吗？纯粹是骗人的鬼话！是他们自己不爱看，他们爱的是《海瑞罢官》、《三上桃峰》那一类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刺激”无产阶级的毒草。所谓“无害文艺”，实际上是对无产阶级有害，对资产阶级有益。

“无冲突论”同时也是对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反动。革命样板戏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无产阶级进行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的光辉成果。她坚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坚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思想，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武装夺取政权、坚持社会主义时期继续革命的壮丽画卷，并且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塑造了一批光彩夺目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革命样板戏代表着社会主义文艺革命的方向。沿着这个方向前进，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将更加繁荣，将更有力地发挥“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作用。这就引起了敌人的仇视和恐惧。否定革命样板戏的方向，反对样板戏创作原则的普遍意义，也就成为修正主义在文艺领域里复辟倒退的重要内容。而“无冲突论”就是为这一政治目的服务的。所谓“不喜欢看斗争激烈的戏，太刺激了，要看轻歌曼舞”，就是妄图用“无冲突论”来否定革命样板戏的方向，夺回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失去的阵地。《三上桃峰》的炮制者和支持者不是声嘶力竭地叫嚷：“这出戏好就好在突破了革命样板戏的框框”吗？他们所说的“框框”，就是无产阶级文艺创作必须遵循的原则。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敌人反对样板戏的创作原则，正说明我们的方向走对了，正说明文艺作品深刻反映阶级斗争，积极投入到灭资兴无的革命洪流中去，好得很！我们要沿着这条正

确的道路走下去，走到底。

必须指出，“无冲突论”的提倡者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反对写矛盾，真的一心一意去描绘什么“无差别境界”，去表演所谓“轻歌曼舞”的。一九五七年，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时候，周扬就高兴得不得了：“骂党骂得好，共产党应该骂骂。”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国内外阶级敌人以为复辟的时机已到，猖獗一时，周扬又大声叫嚷：“应该揭露社会主义制度的阴暗面，要大胆地写社会主义的各种矛盾和斗争，要写愤怒的作品，把矛盾都展开了，我看就很有味道。”一会儿提倡“娱乐性的作品”，提倡“无冲突论”，一会儿又鼓吹“大胆地写社会主义的各种矛盾和斗争”，这岂不矛盾吗？不矛盾。“无冲突论”和“暴露社会主义制度的阴暗面”是一个黑根上生出来的。是修正主义利用文艺进行反党活动时交替使用的两手。当它们要掩护资产阶级进攻的时候，要阻止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时候，就用“阶级斗争熄灭论”和“无冲突论”；而当它们自以为时机成熟、气候适宜的时候，便要撕下“中庸”的假面，赤膊上阵，“干预生活”，“暴露黑暗”了。林彪又何尝不是同时使用着两手呢？一面叫嚷“毫无修正主义了”，一面炮制《“571工程”纪要》，准备反革命政变；一面鼓吹“咖啡文艺”，一面大写反党黑诗，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要翻案篡权。他们这样做，自以为得计，而结果却正好暴露了他们鼓吹“无冲突论”的真正目的。人们对“无冲突论”的反动实质也因之看得更清楚了。

“无冲突论”既然是这样的货色，不批怎么行？不批，就是听任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回潮；不批，就是听任修正主义占领文艺阵地。“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借口自己部门的“特殊性”而搞“无冲突论”的做法是绝对错误的。在阶级社

会里，不可能有超乎于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外的“世外桃源”。“我们这里特别纯，就是没有阶级斗争。”错了，世界上绝对的纯是没有的。“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你那里岂能例外？而且，受“无冲突论”这种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理论的影响如此之深，正恰恰说明你所生活的环境不是真空，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已经在你那里反映出来了。再不警觉起来，再不开展批判，就更加不得了。

批判“无冲突论”，要从政治上揭露它的反动实质。只有把林彪所鼓吹的“克己复礼”、“中庸之道”批深批透，才能把“无冲突论”批深批透。因此，要把批判“无冲突论”与批林批孔紧密结合起来。

批判“无冲突论”，还要抓住它的代表性的论点和代表性的作品。《三上桃峰》和它的炮制者、支持者们的种种言论是很好的反面教材，应该抓住不放，深入批判。

“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进一步总结和学习革命样板戏的经验，把《三上桃峰》之类的毒草与革命样板戏放在一起比较一下，将更能够揭露“无冲突论”的实质，划清无产阶级文艺路线和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界限。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革命文艺队伍内部，也有一些同志受到这种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在创作和评论中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无冲突论”的倾向。它与刘少奇、林彪之流从反革命的政治目的出发，鼓吹“无冲突论”，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也应该看到，如果不重视并努力肃清这种影响，就会给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抬头提供市场，起到帮助敌人、麻痹人民的作用。“无冲突论”为什么能够影响我们？具体原因各不相同：或者是受“孔孟之道”的毒害较

（下转 25 页）

潜 力

俞 云 泉

—

阀门车间革委会副主任徐金荣，为了图安静，一个人带了把算盘，悄悄地躲进了一间小阁楼，在里面的的笃笃打着算盘。

徐金荣今年三十七岁，文化大革命前一年当了车间主任。抓生产自认为有一套。最近车间里增加了一批援外任务，他心里一盘算，这个月大约还缺三十个劳动力，可是算盘珠子一响，不好，他还少算了二十个。他急忙离开小阁楼，想打电话给正在党委开会的严冬梅，把这个确凿数字告诉她，好让她向党委如实汇报。因此，他奔到支部办公室就拿起了电话机：“喂喂，请严冬梅听……”

“我来了。”车间党支部书记严冬梅在门口轻声应了一句，慢慢走了进来。她约莫二十七、八岁，中等个儿，穿着蓝卡其背带裤，短发上扣着只浅蓝色工作帽，脸上笑盈盈的，给人以乐观、开朗的感觉。

徐金荣赶忙放下电话机问：“会议结束了？”

严冬梅“嗯”了一声。

徐金荣又急着问：“党委给我们多少劳动力？”

严冬梅伸出三个手指。

“三十？”

“不，三个。”

“只三个？”徐金荣急得眼睛都睁圆了。“冬梅呀，刚才我算了笔细账，不是缺三十个，而是缺五十个，可你只要了三个？！”说着，他转过身去就要给党委打电话。

严冬梅毅然走过去按住电话机，说：“老徐，有困难还是我们自己想法解决吧！”

徐金荣说：“你把困难藏在肚子里，领导怎么知道呢？”

严冬梅说：“领导手里没有现成的劳动力，要到各个车间去抽调，可各个车间劳动力都很紧张啊！”

徐金荣无力地将电话听筒搁在桌子上，坐下来说：“我们车间缺人最多，情况特殊嘛！”

严冬梅将听筒放到电话机上，坐到徐金荣的对面说：“是呀，我们缺人最多，但是，只要把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革命积极性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就没有办不好的事情！”接着，严冬梅告诉徐金荣说，这次要来的三个人中有个关雪珍，这个同志过去也是我们车间的，曾经设想要革掉手工研磨的命，这次她回到“娘家”来，要是能把过去的设想变成现实，不就解决了一大部分

劳动力吗？

徐金荣一听，把头摇得如货郎鼓一般。说起关雪珍，她早先也是这个车间的。这个同志虽然身体弱，气力小，家务重，有时因病、因事，影响了一点生产，可是她有股冲劲，爱动脑筋。过去在车间时，因同徐金荣意见不合，顶过几次。后来，徐金荣把她调去当了晒图工。这会，徐金荣听说她也来，脑子里马上浮出了关雪珍的形象，说：“她能顶什么用！何况她最近又生了对双胞胎，顶不了一个劳动力。”

严冬梅沉思了一会，说：“我了解过了，这个同志敢于斗争，关心集体，过去提出过革掉手工研磨的命！只要能发挥她的积极性，就不会只起一个劳动力的作用。”

徐金荣非常生气，说：“得了吧！手工研磨的命是容易革的吗？老工人李德明动了好几年脑筋，也没有想出办法！”

严冬梅本想把徐金荣的话驳回去的，可提到李德明，又忽然想起一个事来。她说：“老徐，李德明师傅提了个意见，他认为车间技术组的政治力量薄弱，和工人群众结合不够，对产品结构不敢大胆开刀。他要求到技术组去和技术人员一起革掉手工研磨的命。我看这个意见很宝贵，值得考虑！”

徐金荣无心考虑李德明的意见，便随口说：“这个问题好商量。眼前最要紧的，是缺五十个劳动力！”

两人商量了好久，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严冬梅着重考虑的是如何抓好批林批孔，批判林彪一伙诬蔑劳动人民的罪行，批判修正主义企业路线，充分发挥广大工人群众的积极性。而徐金荣考虑的则是实际工时，提出干部顶班、工人加班的计划。

严冬梅心想：徐金荣为什么把人只看作一个工时计算单位？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呢？严冬梅喜欢在笔记本上记些问题。这会儿，她掏出了口袋里的红皮笔记

本，记下了她担任支部书记后碰到的第一个大问题。

二

午饭后，严冬梅去托儿所给孩子喂好了奶，准备回办公室。她一边走，一边想着当天的工作，特别是关雪珍等三个同志来后的安排。这关雪珍是个中年工人，能不能让她参加三结合技术组呢？正想时，忽听有人叫道：

“冬梅，怎么低着头走路呀？莫不是重担把你压垮啦！”

严冬梅抬头一看，是李德明师傅。李师傅头发有点花白，脸色却红堂堂的，说起话来，又粗犷又洪亮，有时也喜欢开个玩笑。严冬梅微笑地对他说：“有你这棵老松树撑腰，压不垮！”

李德明扯开嗓门说：“我可只会给你刮鼻子，当心别哭鼻子！”

严冬梅笑道：“我的眼睛里从来不会涨水！”

说罢，两人哈哈大笑起来。少顷，李德明收住笑脸，开始刮对方的“鼻子”了：“怎么，你们把我的意见当成耳边风了？”

严冬梅知道李德明指的是要求到技术组去的事。因为党支部几个支委都赞成这样做，连徐金荣也说“好商量”，因此，严冬梅便果断地回答：“行！”

李德明说：“听说关雪珍也有改造手工研磨的想法，她对错误思想也敢顶，我看让她也到技术组去吧，众人拾柴火焰高啊。”

严冬梅笑着说：“就是哩！”

生产上还缺四十七个劳动力，这使徐金荣十分着急。他吃罢午饭，就到车间里去转游，看看有没有潜力可挖。忽见李德明在车床边整理工具箱，脑子一下开了窍：李德明做车床只能管一台，做磨床却可以管

两台，这不是多出一个劳动力了吗？他高兴地对李德明说：

“李师傅，和你商量个事呢。”

“你说吧！”

“想把你的工作调一调。”

“我知道了，等会就到技术组去报到！”

徐金荣差点又叫出“啊”来。他这才想起严冬梅传达的“宝贵意见”。他二话没说，转身就跑。到支部办公室劈头就问严冬梅：“你真的要让李德明到技术组去？”

严冬梅点头道：“是呀。还有关雪珍同志，我也想去，成立一个三结合攻关小组，加强思想工作专攻手工研磨。”

徐金荣发了急，说：“抽出一个李德明，实际上抽出了两个人；你去党委要来了三个，又要把关雪珍抽出来，实际上只要来了两个；二比二等于零！”停了停又说，“你对关雪珍这么看重，我真弄不懂！关雪珍连生产指标也完不成，还想弄这弄那，把这种人弄到三结合小组有啥用？……”话还没有说完，被外面一声重重的关门声打断了。关门的正是关雪珍。严冬梅冲出办公室，见关雪珍正气虎虎地往回走。严冬梅追上去拉住她的肩膀，带着深厚的感情说：“关雪珍同志，你，你要到哪里去？”

关雪珍站住脚，把手里的调令单捏得紧紧的，说：“找领导去！反正不到你们车间来！”

这时，徐金荣喊着严冬梅的名字，也追了上来。他见关雪珍走远了，才说：“你拦她干吗？要是厂领导同意她的要求，还可重新调一个强劳动力来呢。”

严冬梅气得连手指也有点发抖了。她把一绺头发塞进帽沿说：“老徐，你，你用这种态度对待我们工人群众呀？”

徐金荣摇着头，说：“客观事实摆着呢！她有两个小毛头，人家喂一次奶半小时，她喂一次奶要一小时，再加她体质弱，动作

慢，一天能做多少工时！”

严冬梅一把摘下了工作帽，团在胸前说：“她是我们的阶级姊妹，只要她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她一定能为革命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恰在这时，李德明来到旁边。他是想来商量三结合小组的，不想听到了徐金荣和严冬梅的对话。他可没有严冬梅那么耐心细致：“冬梅说得对！老徐，你一天到晚算着劳力，把工人当作死板的工时，你这不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

这最后一句话实在使徐金荣受不了。他觉得自己从小当徒工，解放后一心一意为着社会主义，怎么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他气得嘴唇皮颤动着，猛地转身跑了。

严冬梅追上去喊：“老徐，徐金荣，徐金荣同志……”

三

夜，已经很深了。严冬梅坐在桌边，翻开了那本红皮笔记本，在上次记的那个问题下面，写上了这样一段话：

徐金荣把人看作一个死板的工时计算单位，老工人李德明说他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此话该怎么理解？

她翻开一本《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眼前出现一行刚劲有力的字体：“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她想，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一定要坚持毛主席为我们指出的这一点，要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把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要把关雪珍找回来！……

玻璃窗上响起了一阵叮叮咚咚的声音，雨点敲醒了严冬梅。早晨天刚放亮，严冬梅起来忙碌了一番，抱起孩子就往外走。她准备把孩子放到厂里后，再去关雪珍家里。

严冬梅走到半路，遇见提早上班的李德明老师傅！

李德明两手拉开雨衣，对严冬梅说：“把孩子给我，你去找关雪珍。”

还须说什么呢，严冬梅马上把孩子送到李德明的手里，把雨衣裹好，说：“李师傅，你放心吧，我一定把关雪珍接到车间里来！”

再说，这天一大早，徐金荣就来到了车间，他放心不下车间的生产。

车间的东面，工作台排成了一字长蛇阵，两边坐满了几十个人，都在紧张地做手工研磨生活。严冬梅和关雪珍坐在一起，李德明和陈技术员坐在她们对面。徐金荣不由得脸上绽开了笑纹：你严冬梅到底还是接受了我的意见，下来顶班劳动啦！想着，他也坐下来做生活。

关雪珍因为生活生疏，研磨速度慢，虽然拚命加快速度，但仍只能抵工人老师傅的一半。

严冬梅关心地说：“你别急，先慢一点做，慢慢就熟练了！”

关雪珍感激地望了严冬梅一眼，想起了早晨的事：冬梅赶到她家，帮她抱着孩子上班，边走边谈，针对她的思想，启发她作为主人翁的责任感。冬梅的声音，又在她的耳边回响。关雪珍这样想着，又使劲用力研磨。

严冬梅给了她一块手帕，叫她擦擦额上的汗。

关雪珍拿着手帕，却不擦汗，她抖动着手腕说：“真不管用，看我连一个劳动力也不顶上！”

严冬梅接上去说：“我们不是把你当作一个劳动力要来的，我们是把你当作革命力量要来的呢！”

关雪珍噗嗤一声笑了起来，她说：“我算得上嘛？”

严冬梅认真地说：“首先，你反对把工人仅仅当作一个劳动力使用，敢于向党委反映情况，这就是一种敢于斗争的革命力量呀！”

原来，昨天关雪珍拿了调令单到车间来报到，听到了徐金荣的话，心想：“原来你是这样看待一个工人的呀！”火气一上来，她就跑到党委反映去了……

这时，严冬梅又补充道：“过去，你不是曾经想革掉手工研磨的命，这也是一种可贵的革命精神嘛！”

真想不到，新任的支部书记对自己这么了解，这么信任，关雪珍反而不好意思起来，面孔涨得红红的。

严冬梅又说：“现在，手工研磨已经阻碍了生产的发展，急需要得到解决。希望你到三结合小组去，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

关雪珍疑惑地问：“真的？”

一声未吭的李德明，这时抬起头来说：“当然真的！现在我们三结合小组已经开始了第一课，先在劳动中体会体会手工研磨的味道，晚上学习批林批孔的文件，批判林彪的‘上智下愚’‘男尊女卑’的反动观点！明天动手搞革新！”

搞了半天，原来自己已经参加了三结合小组活动，关雪珍不觉活跃起来，话也多了。她说：“说真的，我感到形势发展很快，我们的生产赶不上形势的需要，心里非常着急！我就想搞一点革新，把生产搞上去。可是我们的徐金荣同志老是对我皱眉头。”说到这里，她看了看徐金荣，“这就影响了我搞革新的信心。”

徐金荣听着一直不响，他开始有点感到惭愧，自己对工人皱眉头当然不好呀！可想着想着他又不通了：昨天李德明说自己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今天关雪珍把她的落后又归到了自己头上，真是！

四

徐金荣看完生产日报表，两根眉毛打成了结。半个月过去了，生产虽比上月同期有了提高，但离计划要求还差一大截呢！为了解决劳动力的不足，徐金荣几次提出要利用大学习、大批判的时间来多加班、多加点，但几次都被严冬梅顶了回去。今天，徐金荣再也不能忍让了，他把日报表一卷，向支部办公室跑去。

“呼”的一声推门进去，见严冬梅静静地坐在写字桌边，正在红皮笔记本上写着什么。徐金荣一句话也不说，将日报表往严冬梅面前用力一掷，说：“今天晚上全部加班！”

严冬梅抬起头来，惊讶地问：“今天晚上不是安排了批林批孔的会吗？怎么又要变了？”

徐金荣虎着脸说：“学习可以拖一拖，可生产不能再拖啦！不加班，到月底拿什么填表？向上级交空格报表吗？”

在这半个月里，严冬梅主要在抓批林批孔运动。狠抓革命，才能猛促生产哪！现在一听统计报表，忽然产生了一个联想。她说：“生产报表，到月底一定要填得满满的，不允许有半格空白。可是老徐呀，你有没有统计过：我们的革命先辈洒了多少鲜血，抛了多少头颅，才换来了今天？你有没有想过，在列宁的故乡，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领导权，将来工人阶级再起来革命，又要付出多少代价？你再想一想，要是我们只管加班加点，不管头脑中的纲和线，一旦让林彪一类骗子的反革命阴谋得逞，又将有多少人头要落地？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员，我们又怎样用战斗来填写一张历史的报表呢？”

“冬梅！冬梅！”门外传来了关雪珍的

声音，接着她兴冲冲地跑了进来。她一把拉住严冬梅说：“冬梅，快去，我们马上要进行泵压试验了！”

严冬梅回头对徐金荣说：“老徐，一起去看看吧。”

原来，三结合小组对手工研磨作了反复研究，设想了好多革新方案。关雪珍提出，如果把阀门上的那个瘤一刀斩了，就能用自动研磨机研磨，但割了瘤会影响产品质量；李德明就对产品结构作了改进，来弥补割瘤造成的不足；陈技术员也进行了精确的计算，进一步完善了他们的方案；究竟行不行，要等试验后才能作出结论。

没有瘤的安全阀，已经装上了泵压台，试验开始了。

按照技术规定，压力升到三百公斤，安全阀就会自动跳开，放去压力。可是，现在升到三百十公斤，安全阀还是沉默不动。如果再往上升，有可能引起爆炸，大爆象炸弹，小爆象利剑，冲出来的水能把墙壁穿个孔！为此，徐金荣提出说：“经过试验，已经证明割瘤失败了，不要再升压啦！”

关雪珍摘下工作帽，抹着额上的汗珠，坚持说：“不，就是失败，也要得到一个失败的数据，再升压！”

要不要再升压呢？陈技术员看看严冬梅，严冬梅看看李德明，李德明想了想说：“雪珍说得对，应该再升压。它还有个安全系数呢。”

马达在飞转，水泵在上下跳动，压力表指针在继续上升，快到三百三十公斤了，安全阀还是沉默不动，也许这沉默中蕴酿着突然爆炸！人们的呼吸屏住了。关雪珍却把帽子一扔，象个内科医生般的，两手按在安全阀上，想感觉一下它内脏的微波震动，以便从中得到直感。徐金荣见她来了这么个行动，象什么东西在他心里猛地撞击了一下，暗暗地对自己说：“想不到她还有

这么个猛劲儿！”

严冬梅猛地冲上去，一把拉开了关雪珍，将自己的耳朵贴在安全阀上！突然，“噤”地一声响，徐金荣不由自主地冲上去拉严冬梅，可是严冬梅脸上绽开了笑纹，安全阀跳开了，压力表降到了零。

割瘤试验虽然暂时失败了，徐金荣的思想却掀起了阵阵波涛，久久不能平静。他对关雪珍有了新的认识，感到这个顶不上劳动力的妈妈好比一块蕴藏在深处的金子，经严冬梅一擦就发出熠熠的光芒，而自己却把它当作一块暗淡无光的废铜，甚至想把她踢开去！与严冬梅、关雪珍相比，自己是多么不应该呀！徐金荣惭愧难当，他急步走到关雪珍面前，负疚地说：“关雪珍同志，我接受你对我提出的严肃批评；欢迎你以后不断地向我提意见！”

徐金荣的突然认错，使关雪珍感到意外。她想了一想，说：“我也有错误缺点，拿要求退回调令单这件事来说，也作得不够恰当，认为阀门车间领导把我看死了，因此不愿到阀门车间来，只向上面反映。你看，我的心胸多窄啊！……”

看着两人坦率地自我批评，严冬梅笑着对徐金荣说：“作为一个干部，当看到工人同志存在情绪时，就要想想这情绪是否与自己的思想政治路线有关，同自己的领导作风有关？对待工人群众抱什么态度，这是坚持什么路线的问题。老徐，你认错是好的，但思想上的根子还要进一步地挖一挖。你说对不对？”

徐金荣用手撑着脑袋，正思索严冬梅的话意时，有个青年叫他去支部办公室听电话。

电话是厂生产组打来的，问徐金荣这个月的生产指标能不能完成，是否非要增加劳动力不可？接着还说：“老徐，听说有人批评你有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你很不服

气呀，现在想通了没有？”

徐金荣拿着听筒，张大嘴巴说不出话来。他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双手抱住脑袋，抓着发根，将胳膊支在桌面上，恰好面对着严冬梅摊着的红皮笔记本。这是刚才严冬梅被关雪珍拖走时忘在桌上的。只见上面写着：

李德明批评徐金荣存在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我现在理解了。李师傅在前天的批林批孔会议上说，他过去在一个弄堂小厂里做工，老板是个大耳朵，乡下还有几百亩田。当时，他还比较幼稚，一心钻研技术。有一次，他改革了一副冲模，提高了生产七倍，省去了七道工序。但是，这七道工序上的七个工人被大耳朵老板解雇了。李德明非常着急，他去向大耳朵说理，但大耳朵回答说：“我雇佣的是工人，不是牛；牛到了冬天，没田耕也得给它吃稻草，工人没事做我总不能供饭给他们吃呀？”李师傅十分痛悔，觉得这是做了一件对不起阶级兄弟的事。后来大耳朵再叫他改革冲模，他再也不干了。大耳朵没办法，只得叫工人延长工作时间，一天干十六小时，但工人背后磨洋工，一小时的活干它两小时，把老板气得连两只大耳朵也搭拉了下来。……今天，资产阶级的统治是被推翻了的，但是这种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还是严重地存在某些人的头脑内，无产阶级同他们的斗争还是长期的，尖锐的……

徐金荣本来不太喜欢看文章，看多了就头胀。今天，却把严冬梅记的笔记连看了三遍。看完了，他霍地站起身来，“瞪瞪”地跑出了办公室。

五

严冬梅走上讲台，环视了一下坐满会场的人们，又看了看手表，心想：李德明、关雪珍、陈技术员等怎么还不来？刚才离开泵压试验间的时候，她还特别关照他们，要是查不出失败原因，先搁一搁，等开完批林批孔会再说。现在离开会时间只有两分钟了呀！

正在这时，从外面急急匆匆跑进一个人来，是徐金荣。他径直跑到讲台边，拿过了话筒，会场气氛突然紧张起来，因为好多工人都知道，徐金荣是主张今天加班加点的，要是他这么一讲，说不定会引起一场论战呢！

严冬梅却向徐金荣点了点头。徐金荣就说开了：“同志们，有人批评我有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我当时非常反感，我徐金荣想社会主义都来不及呢！”

有人听了点头。

徐金荣接着说：“我虽然不想剥削人，但是，把工人当劳动力使用，却的确是资产阶级的观点！”

人们惊愕！

徐金荣又说：“在旧社会，老板把我们工人看得连牛马还不如，把我们工人当活工具，我们工人的智慧当然就不能发挥出

来；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今天，我却以死板的工时单位来计算工人群众的力量，实际上也是把工人当作工具！这是我现在初步的认识，正象严冬梅同志说的，我思想上的根子还要进一步地挖一挖！”

人们惊喜地点着头。

这时，李德明、关雪珍、陈技术员等跑来了，他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喜讯：割瘤试验成功啦！原来是阀簧有了故障，才影响了安全阀的灵敏度；现在排除了故障，一到三百公斤就能跳开，质量很好。徐金荣更是兴奋，他说：“你们看到了吗？过去，由于我的资产阶级作风，使关雪珍的情绪非常低落。现在，她和李德明师傅一样，真正成了工厂的主人，同志们，我们有这么多自觉的工人群众，还有什么难关不可越呢！”

在徐金荣说话的当口，严冬梅在红皮笔记本上写着：“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工人和干部的积极性，就象埋藏在地下的矿藏，开不完，挖不尽，用不光！”

这时，徐金荣的话完了，他歉然说：“我把会议打扰了，现在开始批林批孔吧。”

严冬梅笑道：“你不是已经开始了吗！？”

徐金荣一愣，也笑了：“对，但这还仅仅是开始。”

人们热烈地鼓起掌来……





业大更勤俭

户县牛东公社
车丰盛大队社员 张林



朝霞

1974/4

ZHAO XIA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日出版

定价: 0.25 元